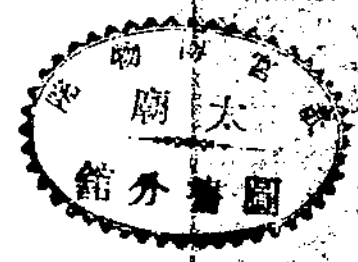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第七卷 第六期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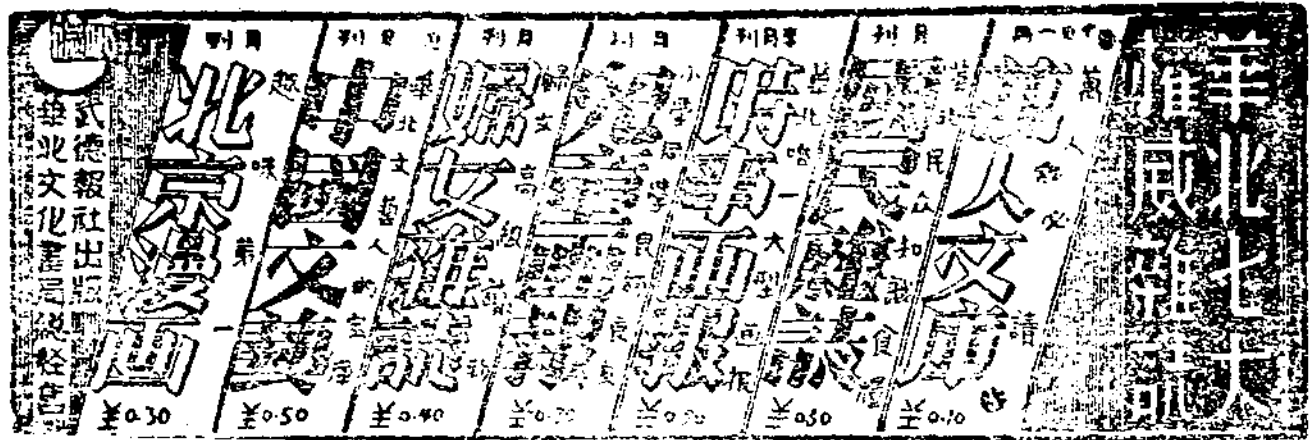
三月號



42

●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求 知 寶 庫



歡 迎 訂 閱

總 經 售

華 北 文 化 書 局

北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一 一 七 號

分 銷 處

凡希鑒訂閱者請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
| 臨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榴園孫買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 皇 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湖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廣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早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 秦皇島分局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武德報社 | 北馬路龍亭西衛道二號 |
| 天津分社 |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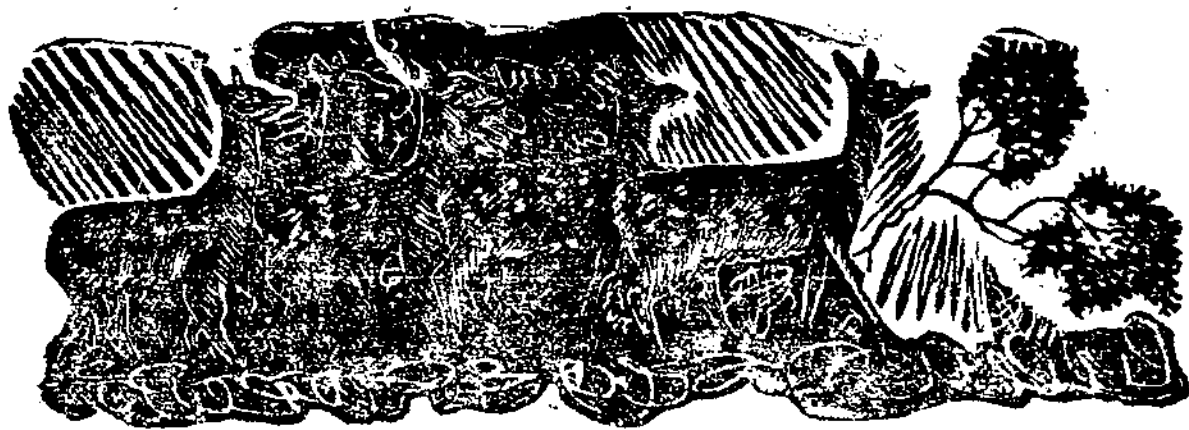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第七卷
第六期

二月號



• 版出日五月二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



中國文藝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五日出版
第七卷 · 第六期

特載

文化人參戰的路綫……………李孔(四)

論文

文學童話之檢討……………顧視(七)

小說

戒指……………李式清(一一)

人間裏外……………狂夢(一五)

柳樹村(續)……………沙里(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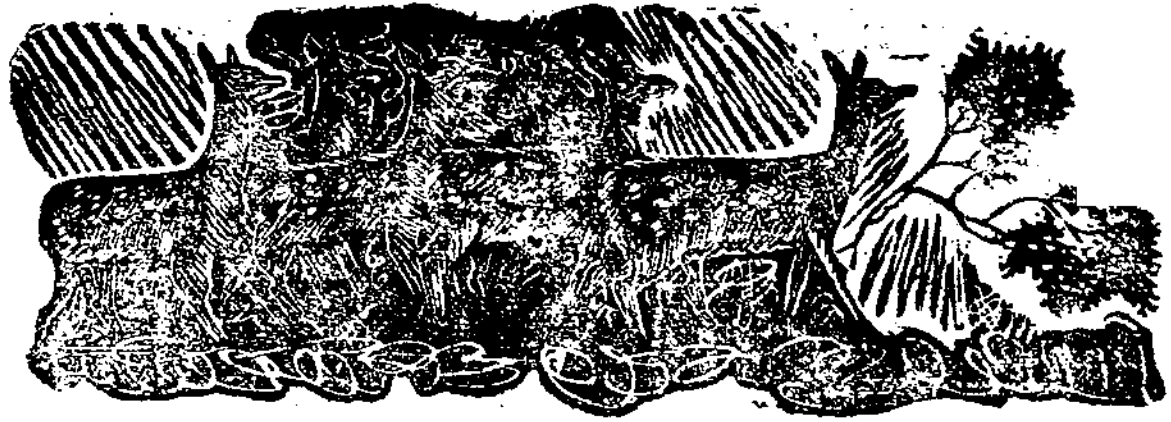
逐流之歌(三)……………謝人堡(二八)

蓉蓉(續)……………聞國新(四一)

詩歌

成吉思汗(續)……………白林(四四)





遠行……………石子(四四)
 詩二首……………柏綠(四六)
 別……………陸人(四七)

散文

夜霧……………張止(四八)
 百日祭……………聞青(四八)
 看雲小輯……………曹原(五一)
 散文兩篇……………哲西(五二)

批評與介紹

滬上文談……………黃金凱(五五)
 勞倫斯的哲學……………薇(五六)
 「還鄉日記」……………林茨(五九)
 殷桐聲先生的銅像……………羽冰(六〇)

戲劇

金蘭譜……………招司(六二)



新中華

文化人參戰的路線

李 孔

國民政府自今年一月九日上午十時，毅然對東亞宿敵美英佈告宣戰後，全國各地奮然響應，四億五千萬民衆誓於同生共死的鐵約下，以擊滅美英，復興中華，連日各地相繼展開熱烈的「擊滅美英國民大會」，全國民衆對決戰氣勢日益昂揚，民氣偉壯，情緒熱烈緊張，爲近年來國民未有之情勢；置茲情勢之下，担當華北民衆唯一指導體之新民會，也於一月二十日在北京懷仁堂舉行「參戰臨時全聯會」，我華北一億民衆對國府決戰體制表示協力，總動員物人力力的決意。

我們不難從宣戰的佈告中，找出來中國參戰的必然性，因爲中國現在所處的環境，必須打倒美英，以爲中國的獨立自存，佈告上會明白地指示給我們：「……英美對東亞野心勃勃，使盡一切挑撥離間之手段，以圖達成其最後吞併之慾望，因之，英美正係東亞民族之公敵，國民政府茲宣告由今日（三十二年一月九日）起與英美進入戰爭狀態中，而惟舉全力協助友邦日本，一掃英美之暴虐以圖中國之復興，及東亞之解放，與滿洲兩國之國交，今後將益愈友好……」當我們看到了這沉痛的言詞，實在覺着中國參戰之過晚，而主依存英美的重慶政權，仍然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有所阻害，參戰佈告上又指示給我們說：「……我國今日參加大東亞戰爭，與友邦呼應，以冀貢獻於全世界公正之新秩序，今朝今日爲我國民實現國父大亞細亞主義之唯一良機，中華民國之復興，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實現，以及全世界正義和平之獲得，均賴此一戰……」由此可見，中國參戰則必須全國國民一心一德，終始戮力，以驅逐美英勢力，而向以平等道義爲基礎之東亞新秩序建設途上邁進。

華北方面隨着國府的參戰體制，以強化華北參戰體制，新民會於一月二十日召開「參戰臨時全聯會」，按新民會是華北的「國民組織指導體」亦是華北一億民衆意志的樞紐，和民衆總力的發動機關，國民政府對美英宣戰以後，爲維護政府參戰，爲適應今後的參戰體制，均必須喚起全華北民衆，堅定決戰意識，完成決戰體制，發揮決戰總力，因此才召開「參戰臨時全聯會」，大東亞戰爭的爆發，使中日兩大民族，認清了共同的敵人，而中國的參戰，亦正是找到了民族解放和清算百餘年來被美英壓榨仇恨的機會，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中國若要謀求自己國家的更生，和全東亞的解放，除了與友邦日本，在共同目標下，對付共同的敵人，以發揮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在大東亞戰爭的戰線上，與

友邦日本，緊密協力聯肩作戰，爭取最後勝利以外，更無他途。這是中國國民應該立刻覺悟的。

所以，新國會召開的「參戰臨時全聯」，至少要有以下的意義：

第一是宜速政府參戰方針，並激發民衆參戰決意，闡明在決戰體制下華北民衆應具之理念與行動，華北民衆，自國府宣戰命令發表，莫不歡欣鼓舞，精神振奮，莫不願在政會指導之下，集結所有人力，物力，貢獻於大東亞聖戰，爲了發揮華北參戰的最大效果，人民在思想方面於此新時代，不能不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在行動方面，更不能不有一個齊一的步驟，確定此共同理念共同行動之基本綱領。

第二在這一以年以來，新國會所倡導的東亞解放，華國民運動，就是華北參戰體制下培養人力物力的參戰運動，新國民運動以新國民精神爲基礎，以東亞解放爲目標，以忠國家，愛東亞，重道義，尙勤儉，負責任，守紀律六大條目爲基本要領，本年度的新國會，是新國民運動的實踐年，但在實踐之始，應抱如何精神，以求其徹底，應如何集結人力物力，以運用於大東亞戰爭第一線，亦即新政治體制應如何建設，以發揮華北總戰鬥力。

第三全體聯合協議會，是國民組織指導體的核心，國民組織不只是國民戰鬥實力的泉源，也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進步的表徵，我們所理想的國民組織，是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國民組織體系，所有社會各階層各地域的人民，都統合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心指導體之下，這個中心指導體的指導力量，能够確實的伸展到每一個國民，是即所謂「國民總動員體制」國民戰鬥實力之能否充分發揮，全在於總動員體制之機構，是否健全，所以此次臨時全聯召開的第三意義，即是對應時局徹底完成華北國民總動員之體制。

「參戰臨時全聯」舉開後，我們已獲得了今後決戰的途徑，共同決戰的方策；我們知道文化人是思想傳播最前線的鬥士，若華北一億民衆明瞭參戰的意義，知道怎樣參戰則必有待於文化人的積極的工作，這是文化人毫不容推諉的責任，但是能够擔當戰時文化工作者，則必須注意到題材的選取，因此對於肅正思想方面應有著急遽的推進，要如何告訴民衆對美英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摒棄？自然，我們要詳細地對民衆加以解釋說明的，則是美英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之不適合於中國，因爲美英的自由主義思想完全是以個人的利益作出發點，也可以說是祇求自身的享受與滿足，而不惜破壞他人的幸福；中國自鴉片戰爭與英國接觸以來，近百年間，美英即以自由主義思想向中國傳播，並壓迫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侵佔土地，榨取資源，獨霸市場，使中國民窮財盡，淪於次殖民地地位；因此，我們要復興中華則先須剷除了美英的自由主義思想而走向全體主義的途徑。至於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蔓延甚遠，因爲中國民衆受了美英的侵略，民衆正窮得要命的時候，自然容易相信階級鬥爭，無產專政這一套鬼話，但是第三國際懷着赤化中國的陰謀，不惜以恐怖手段，不惜殺人放火，以致弄成中國內亂日深，農村破產，民衆生活尤形艱困，且高呼打倒中國禮教，以企圖破壞東方之固有的道義精神。由此我們可以獲得了一個結論，美英思想是驕奢淫逸，共產思想是兇暴殘忍，兩者都是含有大量毒質的歪曲思想；美英帝國主義者爲了搜取中國的資源，在思想上要我國民失掉了中心意識，永遠不能走上光明的正道，在政治上又予中國以致命的打擊，我們身當大東亞戰爭前線的文化人，對此則不能不有著急遽的改變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提倡儒家人道思想的積極方策。

雖然，事變後，一般的青年思想傾向，大半顯示着「懷疑」與「不安」；十足表現着青年思想的矛盾與悖律；「懷疑」是青年對於現實認識的不足，對大東亞全面的理想沒有相當的理解，因此便陷於矛盾的苦悶中，思想方面無所依從；而「不安」正是青年心理脆弱的表現，因爲

他們在幻想着現實的動能，未必能達到崇高的目的，這是不安於自己的環境，因此便造成了缺乏信心的傍徨感途上。

我們不防歸納起近年中國青年頹廢狀態造成的原因，很明顯地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結論；這完全是中國過去受美英自由思想毒素的一種殘餘的繼續，使他們患了半身不遂的毛病，於是青年便都逃避自己的責任，祇知終日麻木自己，更忘掉了自負國家的重任，就這樣半死的因循下來，但當此中國參戰的現階段中文化人——當以青年為中心——應擔當起復興中華，建設東亞的大任；那麼對於過去執筆為文時的無靈魂的歌頌及下意識的頹廢或享樂的題材表現，所以要文化人轉換其執筆的方向，積極地向擊滅美英的戰爭文學上去，那麼至少我們要求文化界的舉動，有以下幾點：

第一，舉辦文化人對參戰應採的宣傳方針及宣傳方法的座談會，以「作家協會」為中心，廣徵文化人參加，作文字方面的參戰，以宣傳發揚鼓勵國民參戰的意義的堅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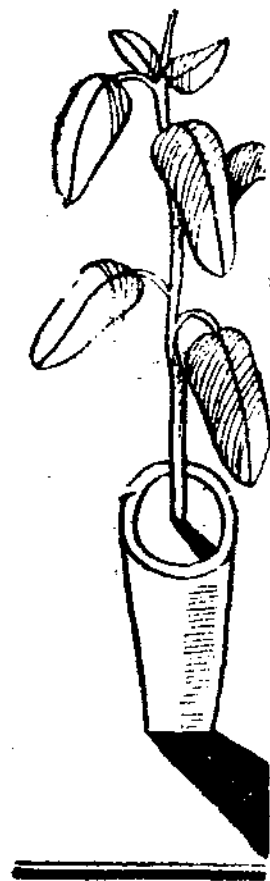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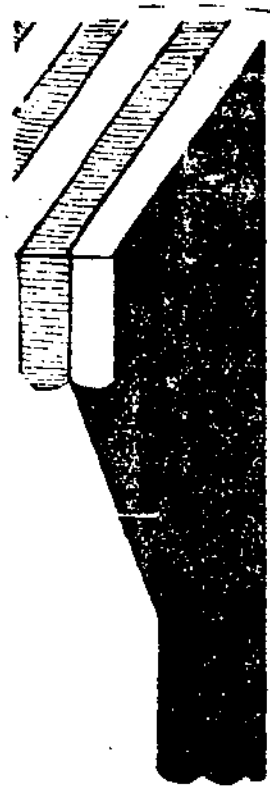
第二，舉辦市民講演會，由文化人主講參戰各方面的意義，使全體民衆對參戰體制尤為瞭解，並可說明戰時國民應負的責任。

第三，參戰演劇會的舉辦，文化人擔當文字的宣傳工作之外，更應該給予民衆們一種演劇的表現，因為中國民衆能够看懂文字的，範圍很小相反地却有很多不識字的民衆，要靠著演劇來提示給他們參戰的意義，

第四，除掉公開的演劇之外，又可以多量運用電台，播演廣播劇，使無能力到劇場觀劇的民衆，也可以藉著擴音器向大多數的民衆傳播參戰的意義。

第五各刊物，報紙對參戰文藝的提倡，使讀者隨時能獲取關於參戰的進展及一切方針，而完成參戰體制。除以上五項之外，當然還有着很多方法，希望文化人積極地盡力，完成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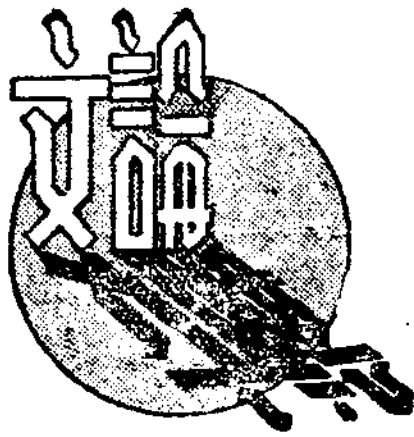
發動國民總力 確立參戰制體



文學童話之檢討

顧視

——文學童話與教育童話之異同——



文學童話 (Literary Fairy

Tales) 與教育童話 (Home Tales

) 在表面上與內容上看來，是沒

有什麼不同的，我們看到歐斯克，王爾德 (Oscar Wilde) 或漢思，克思因，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或小川未明諸氏的作品時，便感覺到這一點，他們的童話是文學的，但他們的作品內容方面却都含有大量的教訓，這樣的含有教訓色彩的童話，在東方的諸國家過去的童話里更尤其多，(這原因大概因為受着宗教與禮教的影響)，由此看來這在童話里的兩個部門是不易分野的了，不過我們若以作者寫作的態度上與體材的攝取上看來亦可分析個大概；

(文學童話)

是含有文學的創造性的，作者的目的是在表現他自己在反映着社會的種種現象，寄託着諷刺的情味，或舒散一種美的情感，不

是教訓的，由此可知文學童話不定是給兒童看的了。

(教育童話)

則是一種針對兒童而設的圈套，作者在時時的探求着兒童的心理，搜羅兒童的口語……處處顧忌着兒童身心發育的情態，而去培養與誘導，如道德及各種知識的輸給，以有趣的故事做背景，以完成教育的使命，字句，結構……處處是以兒童閱讀的能力做標準的。

由于上面的簡單分析，我想我們已能大概的看出它們的不同了。

「文學的童話」可包含兩類；一是歷史性的文學童話(此類可見中國文藝廿四期(拙作)之歷史性的文學童話論一文)二是創造的文學童話。

「教育童話」可包含很多種類；如：學術方面的(過去所提倡的科學童話等是)，如：道德方面的(以宗教做背景者是)，如：身心

方面的（爲啓發兒童之智慧者是）。

——文學童話之價值——

上面雖然把文學童話與教育童話這兩類分開，但是當我們在估量一種文學童話的價值的時候，却依然要在兒童的領感力去着眼，我總覺得寫童話的對象是應該在兒童身上的一種特殊文學，所以一般研究童話者也便不能注重兒童教育的問題了。

（在文學童話里所表現的成人的氣質，是可稱之爲童話體的小說

教育爲防止直接的訓教的枯燥，而以文學做爲染指的利器。同時兒童感受的亦含了文學的意味。所以教育童話亦不能不說是文學的童話了，周作人先生說：「童話在兒童教育上是文學的而不是道德的」趙景深先生在下面便又附注了一句話：「……文學的涵養，便仍歸到道德上去了。」這個反證的說法已開我們研討童話的建樹的把文學童話與教育童話合混的先路了。

現在我們談到它們的價值，是以兒童做本位的，故把它們合混起來，做一概括的述說，大概不是一件太不合理的事吧！

我們知道童話這種文學，對於兒童的身心方面……是有莫大的利益的，誰也知道文學是以感情爲主的，童話是文學的一支濂脈，兒童的心如一塊白布，染上什麼色彩，便成什麼色彩；兒童天賦有一種潛在的熱烈的感情，所以我們爲激發他們那小心靈里的潛在的熱情，使他們的熱情溶冶于藝術的烘里而鍛鍊，是會鑄成一顆優美的靈魂，一個人有一顆優美的靈魂，是終生的幸福，並能創造一個優美的發明者的源泉，況且文學是一種美力的表現的利器，兒童是愛美的，美能給予他們無上的愉快，文學是有曲折的情緒的，每個曲折是經過作者一番苦思的潤飾，故此更會使兒童對一切事務有一種不平凡的觀察的經驗，兒童的想像力又是因經驗而不能闊大的，但，他們有一種求知慾

與好奇的心理來用以助長他們的經驗，然而他們的這種心理却又不能專一永恒的，於是童話里的故事與作者的技巧却又又是把握他們的利器了，一個美的故事是能給他們一個很深的印象，因此這印象更可自然的供給他們以一番博大的想像，想像的博大，會造成他們將來活潑的精神，想像不是空汎的幻想，童話里多富於趣味的情節，由此更可以在不知不覺間得到一件誘導他們對讀書愛好的效果。……

——寫文學童話者應注意的事項——

在這節里我想略述一下再以文學童話的價值而應注重的事項，我想這樣檢討一下對於文學童話的良好效果的途程是不無裨益的。

第一我們先說題材的構成

——前面我會說過兒童是有好奇的心理的，一種新奇的境界，便會引起他們的神往，一件新奇的故事，便能撥起他們的思索的興味，這里可以說只有新奇的錯置，（但這新奇的素質里，不須要恐怖的刺激，因爲恐怖的刺激，足以至成他們畏縮的習性，如同我們在幼小的時候，聽到一篇鬧神鬧鬼的故事，到黑夜里便不敢離開大人一步，這習性對於他們將來長成的時候，亦會受着莫大的影響）。

——關於「新」的需要，日人橫本楠郎氏曾說過：「人說，點心和兒童書之多，有如日本的國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嚇人的壞點心和小木子，至於富有滋養，給人益處的，却實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說起好點心，就想到西洋的點心，一說到好書，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

——然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童話，幾乎都是舊作品，如將樾的虹霓，如穿舊的衣服，大抵既沒有新的美，也沒有新的樂趣的了，爲什麼呢？因爲大抵是長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時代所有的書，甚至於還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來，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舊的作品。雖是舊作品，看了就沒有益，沒有味，哪當然也不能說的，但是

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舊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時候的「有益」，古時候的「有味」，這只要把先前的童話比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總之，舊的作品中，雖有古時候的感覺，感情，情緒和生活，而像現代的孩子的模樣，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來觀察動物，植物和人類的世界者，却是沒有的。

「所以我想，爲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

上面所引的是魯迅先生譯的「錢」的序里所引譯的，在後面並註說：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並說：「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變遷，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拼命的在向前轉，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背上刺字；甚而至於「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還有「龍文影」里的故事的白話譯，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豈但兒童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麼，那「有益」和「有味」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魯迅先生這一篇話，雖是指對着十幾年前的中國出版界所出版的兒童書及雜誌上所刊的兒童讀物而言，但，拿這些話來說明今日的情形，也十分巧當的，不過，葉麥君在國民雜誌有一篇門輪轉發表，葉靜君在新少年有一篇希望的絲的刊出，是具有了「新」的氣氛，却是一件可喜的事，雖此二君的作品亦皆有他們短處。

——一切物的人格化，在「兒童的國度里，我們常可以見到他們對着洋囡，或布貓布狗都會親切的談起話來，這便可以表現出他們的思想來，這種新奇的作用，是易養成他們對一切事物的不陌生，而更能從一種遊戲的愉快里得到親切的聯想，是知道童話的創作者的新與奇的成分的重要了。

第二創作文學童話的技巧

中國文藝 文學童話之檢討

(一) 永久性與普遍性——文學里的永久性與普遍性的需要，是任人皆知的——文學的作品一半是把握在作者的手里，一大半却維持在今後的大眾讀者的心靈上——尤其是以超自然的體材的童話，更不能例外了；安徒生的童話距離現在已有百餘年的時日了，可是依然爲我們所傳誦，我相信就是再過若干年後也一樣能爲人愛讀的，同時我們還有一點更應該注意的是他的童話能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而更能夠得到每個國家的大人與兒童的愛戴，由此可看出他的童話的永久性與普遍性的成功了，談到這里我們再對安徒生的童話的成功的原因來加以簡單分析。

A 利用兒童的口語與心緒——兒童有兒童自己的言語，兒童的口語與成人的話語時有不同處，而更時有不通處，於是兒童們對成人的話語，常有感到生硬的厭倦的時候，兒童却又喜歡在講故事時，做種種手勢，於是安徒生便利用了這兩種利器來做了他表達的工具。

B 美與輕妙與幽默——他的童話的形成，在A里已會說過，是他能利用着兒童的口語，但是我們在讀着他的作品時，便更會感到了一種讀詩似的感覺之語，那便是美與輕妙與活潑的幽默氣氛了。

C 童心的奔放空想的情緒——杜耳斯太，王爾德以及俄國的童話泰斗所羅古勃……諸氏皆有偉大的童話的產生，但是，我們却無須特別去注意他，因爲他們把兒童最寶貴的童心，帶到成人的世界去了，（此只指兒童讀物而言），於是站在以兒童爲本位的立場來講童話者，是不能舉出任何一個作家來與安徒生的作品去較量，並且他的童話里所表出的情緒，確猶如一面無波清澈見底的大湖，藉映着浩大的穹天與時在展動的萬物。

2 結構的簡單與重複與體材的多變——兒童的頭腦的思索力是單純的，所以我們在寫給他們的東西，結構的簡單與語句的重復是易得到良好的效果的，他們不會對這樣的文體感到乏味與厭煩，（只要你寫得合他們的口味）。

至於題材的多變，我在前面也會說過：兒童是有好奇的心理，一件新奇的境界，便會引起他們的神往，一件新奇的故事，便能撥起他們的思索的興味，平凡的長篇敘述是會使他們倦疲的，所以故事的展開的變化是能誘他們入勝的，新少年有一篇端木蕻文著的豆角軍師與乞丐謝馬是很合宜這條件的。

3 科學童話的商榷——因了當今社會的須要，所以在教育上科學知識的輸給，是十分重要了，於是爲造就科學的人材，便預備在一個人的童年時代給他以科學的知識的基礎，所以在童話裏便有了科學化的問題發生了，但是，科學的知識與藝術的創造是不易溶合的事情，牽強的溶合，生澀的面貌也是不易避免的，因爲科學的知識在對一切事物的認識幼稚的兒童是一種枯燥的東西，所以科學化的童話至今還未見有美滿的作品的產生，同時我們便會聯想到科學化的童話的困難了，在童話的本身說起來也是不太需要的（此話並非畏難而生的），趙景深先生說：……世界上何領地，差不多成了成人的，沒有一種設備不是成人的設備，幾會見成人爲兒童謀一些幸福？兒童所愛的自然之鄉，現在大半都已成了大城鎮；兒童所愛的花園大半盡是照成人的規模佈置的，就這兒童日常生活，也無處不受成人過分的干涉。——

——
這段話雖泛指整個的兒童讀物說的，但在這里是很值得特別注意的，「兒童所愛的自然之鄉」，「兒童所愛的花園」，「兒童的生活的自由」，是在文學里應賜予的。

同時我要聲明的，我並不是反對在童話里使用各門知識的貫輸，我是說童話的最大目的，不是給兒童以教訓與知識，這兩件東西在童話里的形成，是自然的產生的。

在這里我再引周作人先生在兒童故事序里的幾句話，及其於是篇內引徵安特路蘭的動物故事的小引里的兩段話，作爲此篇的結束。

「……給兒童吃的東西，要他們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標準所能代爲決定的」。

——兒童故事序

「編這冊書的時候，將全部動物故事凡百十一篇都交給一個十歲的小姑娘，請她讀過之後，每篇給一個分數，表示她喜歡的程度，總數算十分，凡是她所打的分數在七分半以上者纔選錄在這里邊。這種態度是我們寫童話的作家們應該效法的。」

文·藝·筆·花·

如果人類想在地上有一座樂園，必定得用自己的手建造。如果人類曾經失去了一座樂園，必定是用自己的手搗毀的。——同前書評是一種藝術，像一切其它藝術一樣，它的作者不但有權力，而且有義務，把自己擺進裏面去；它應該是主觀的；這就是說，它應該有獨到見解。

我看見海中的漣漪，像千萬匹皎白的綾緞，起伏地平鋪成爲美人底胸臆的曲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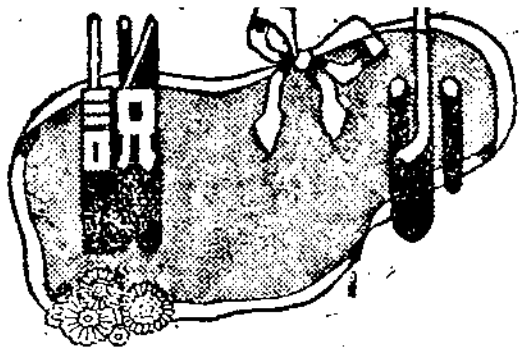
——朱光潛：談書評

——奚如：海航



戒指

李式清



媽媽的心中實在是又急又氣，姑娘等回着婆家去，這老頭子偏不回來！屋子裏也沒有他，準是又鑽到那個騷女人家裏去了。姑爺託他代辦的事不知怎樣了，教姑娘回去怎麼說呢？家裏的事他一點也不在心，這個老該死的！

「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姑娘跑進來，手掠着飛起的鬢髮喊着問；「我真不能再等了！」她看媽媽已經包好了兩個包袱，便把手裏提來的一個也扔到一起去。

「一定是又到小娟那兒去了！」媽媽說着，把那些包袱推到炕頭邊，累起來。「別着急，再等一會兒吧；天還早呢。」再等就進不了城了！」姑娘看了看窗外的日影，蹙了蹙腳，纏着眉頭。

「洗洗臉吧，看你頭髮都亂了。」媽媽坐在炕上說。姑娘默想了一下，轉身出去，倒來一盆水，媽媽看着她摘下戒指

，順手放在桌上一隻紅磁蓋碗的蓋上，她洗過臉，擦了粉，抹上兩片杏黃色的胭脂，配着她那細長的眉毛，真是嬌滴滴的，長長地柔髮卷曲地披在頸後，身上是古銅色的綢袍，白緞鞋面上的一對金魚紅得特別鮮艷。看她裝扮好了，立起身來，整一整衣服，想了一想說：

「這樣吧，媽媽，我不等爸爸了。那件事辦好了教哥哥去送個信，天太晚了！」

「這——也行，」真氣死人！」媽媽下了炕，嘟囔着「老該死的」；「教哥哥給你僱車去吧？僱兩輛，讓他送你去。」

媽媽再進來的時候跟隨着哥哥，嫂子和姪女，還有找姪女來玩的一個小女孩，黃黃的頭髮，污穢的衣服，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尖銳的眼光，滴溜溜地轉。姑娘立起來，安慰着媽媽哄着姪女，聽着媽媽和嫂子囑告的言語，熱鬧地簇擁着走出門去，哥哥替她提着包袱。在互相的叮嚀聲中她坐上洋車走了，哥哥坐在後邊的一輛上。出了巷口，已看不見媽媽和嫂子的影子了，他忽然想起那隻金戒指，忘了戴，「哥哥！」她叫了一聲，可是她沒有說甚麼，因為她恐媽媽會替他收起，不過，那個黃髮女孩的眼睛——她總有些擔心，但是哥哥始終沒有明白

妹妹忽然叫他一聲的意思。

村頭一處矮小的土屋裏發出一片孩子哭喊和婦人威脅的喧嘩聲。忽然，婦人又笑了，「給你！小賊！頭子！」小孩不哭了，一會，從屋裏跑出那個黃髮的女孩來，手裏攥着銅元的撞擊聲。

屋裏的婦人臉上有些發紅，看看手裏這個發着金光的黃圈，摸了摸胸口，跳動得厲害，一陣大咳，她驚悸了，趕緊把它塞到破毛藍布小襖襟下的口袋裏去，不由自主地蹣跚走到破布門簾前，聽那腳步聲過去了。她長吐了一口氣，回到炕上，又掏出那個黃圈，苦笑着在手心裏顛了顛，反來覆去地摸弄了半天，最後把它藏到炕席下邊的乾草裏去了。她發狂地歡喜着這個獲得，同時也畏怕着它會引起的壞的發生，並且，小三的爹若知道了這個戒指怎麼辦呢？就讓他拿去吸了大煙嗎？不能！這是女兒揀來的，應該歸她媽，好像是。再說這事也得謹慎些不成，若教局長知道了，又是他家的東西，還了得嗎？不過，總這末收藏着也不是事，收藏到底有甚麼用呢？她思索，思索，直到後來她決定了，囑咐小三不要告訴她爹，更不要告訴別人，先這末藏幾天，等看看沒事，便進城去找個金店把它賣掉。下半世還要活着呢！一天辛辛苦苦地跟這大烟鬼相混，究竟如何是了呢？她要把這金戒指換個幾十元錢，順便從城裏買些針線，頭油刨花等等的零用東西，也像老四媳婦似地背上家裏這個破櫃子去村裏賣，趕趕外村的集，也真賺錢呢！她越想越覺得欣快，好像這隻金戒指便是她從未供獻過的財神，好多次地把它從草裏摸出，玩弄，觀賞，心房熱熱地跳着。

好多天過去了。小三問過幾次那個黃圈，她用各種方法地恫嚇她，不許她再提；小三便也漸漸地忘却了這事。一天大烟鬼回家吃午飯的時候見他老婆的夾襖外面套上了一件較新的藍布褂，那條黑布褲打掃得乾淨了些，頭髮上也像是捋了些水。他驚異地打量了一下她的全身。

「你要出門嗎？幹甚麼去？」他問。

「我——我要進城，給小三買點布去，」她腳踉蹌地說。

「買布幹甚麼！把舊衣服給她拆毀拆毀得了。」

「不。」

「不？你有錢嗎？」

「你不用管！」

大烟鬼忽然咧開嘴笑了，露出一口的黃牙。老婆曉得他的意思，又要要錢，便緊忙說：

「我只有幾毛錢，買三四尺布。」

大烟鬼好像沒有聽見，慢慢地挨上前來，調笑地說：

「得啦，喂，好老婆，給我點——」

「只五毛！」她用手趕忙抓住了自己的衣袋。

「給我點，好老婆，要不我可要搜了。」大烟鬼還在笑着，灰黃色的臉上一條條的細紋。

「你敢搜！」老婆忽然發怒了，不知怎麼。

「怎麼不敢搜呢？」煙鬼又笑了，慢吞吞地說着，突然一手伸到老婆的衣襟底下去了。老婆喊着，緊攥住他的手，亂轉。大烟鬼抱住她的腰，破死地探進手去。他們摔到了炕上，大烟鬼被老婆一下翻到身上，滾着滾着，一聲響，鈕扣和衣袋撕開了，發光的一個小圓圈飛到炕下去了。老婆趕緊跳下來，把它攥住，藏到背後。

戒指？大烟鬼的心頭一閃，是嗎？哪裏來的？啊！是了！他的怒氣立刻湧上心頭地瞪着鈴鐺般的眼睛，和他那一手提着衣襟一手緊背在後面的老婆怒目對視起來。

「好！你這養漢老婆，怨不得不肯讓我搜！拿出來！是誰給你的？說！」他凶狠地，揚起枯枝般的胳膊像要打她了。「你準是要跑！是不是？」

「……」老婆沒出聲，也沒動。

「說！是誰給你的戒指？」他又重複着，暴燥地。
老婆的怒氣更加大了，這個渾蛋偏癩！要叫外邊走路的人聽見，還——！

「說！不說我要揍你了！」

老婆真急了，偏不說，看你怎樣！

烟鬼真地動手了，他打她，想把她背後的東西奪過來。她抗拒，他罵，她也罵，喊聲，哭聲，拍打聲，腳步聲混成一片。黃頭髮的女孩從門外跑了進來，一看，也大聲哭了起來。

「和你打官司去！你個大烟鬼，不顧家！只會向老婆要錢，不要臉！非告你，不成！還要打人，大烟鬼！」老婆斷續地罵着，哭喊着。

「打死你個養漢老婆！不要臉！誰給你的金戒指？敢不告訴我！走！局子裏去，我還要告你哩！你個養——」烟鬼對罵着。

一會，破門撞倒了，門簾撕下了半邊。披散着頭髮的婦人和大襟倒懸下來的煙鬼，瞪着眼睛，咒罵着，揪扭着滾了出來。黃髮的女孩緊揪着一人一條腿，在地上躡跄。

局長打了個呵欠，慢慢地踱回屋子來。拐彎的時候又回頭看了看那個小門，門已閉上了，他想像着那個桃紅色的人影該進到屋裡了；心裡一陣甜蜜的鬆快，熱辣辣地跳動起來。他又打了個呵欠，正了正他那警察帽。走進村邊的時候遠遠地聽得有人在吵嚷；哭喊，謾罵，真討厭！等去罵他們一頓！他加快了脚步，是那個大煙鬼和他老婆。

「幹甚麼？」局長遠遠地喊。

兩個人不由全撒了手，止住了哭罵，見是局長，方才的怒氣突然消了大半，心裡頓時涼了。

「混帳東西！打甚麼架？是吃飽了撐的？」局長趕過來。

「他，他——他平白無故地打我！」老婆吃吃地說。那小孩緊緊

地抱住她媽那敞開的衣服，害怕地看着局長。

「平白無故！」大烟鬼又像是滿腹委屈了。「她養——！」

「你胡說！」老婆截住他。

「你那戒指哪兒來的？大烟鬼氣昏了。」

「戒指？」局長插口問；「怎麼回事？說！」

老婆還想隱瞞，因為她知道當中的利害。大煙鬼却因此倒覺得好像抓住了把柄，便把事情全盤地告訴了逼問的局長。兩個人都被帶到局子裡去了，那女孩也畏縮地跟隨着。局裏只有兩三個人看守着，其餘的伙伴們正去外村了。局長讓人看守着門，獨自把他們帶進自己的內室去。他坐到辦公桌旁，接過那戒指來，是金的，而且好熟識！不過這層他沒有用心思想，因為他的心又被那個桃紅色的影子盤據了。他幻想着他會把那隻染過鳳仙花指甲的手握住，慢慢地把這個戒指替她戴上，那張厚粉的臉含笑着投到他的懷裏來。他的心裡熱了，微笑地點了點頭。

「這戒指是從哪兒來的？」他問那婦人。

「……」她低下了頭，狠狠地斜瞪了烟鬼一眼。

「快說！不然我要叫人打嘴巴了！」

「是我拾的，」婦人說。

「胡說！怎麼別人拾不着呢？」

「我從地裡拾來的，」她忽然覺得胆大了起來。

「胡說！地裏怎麼會有戒指？她是從地裏拾來的嗎？」他又問那大烟鬼。

「不，不是——不知道。」

「混帳東西們！這分明是偷來的！還不肯認！」局長把桌子一

拍；「等我叫人攆你們！」他立起身來，走到門口，却又站住了脚。

「認不認？」他又回過身來問。

「……」兩人都低了頭。老婆的心像沉到了湖底。

「偷了東西還打架！只恐怕別人不知道！準又是大烟癮得你！」局長又坐回椅子裏。「你們兩個混帳東西，願意完就立刻給我滾蛋！別等我叫人打折了你們的腿！」

「……」兩個人沉了沉，低着頭慢慢地走出去了。大烟鬼特別覺得頹喪，他曉得自己是做錯了，因為這戒指無論是怎樣得來的吧，換了錢，到底可以慢慢地討出點來花，這一來完了！老婆還在哪瞞着一眼眼地惡狠狠地瞪他，他不敢做聲了，只想用力地，抽自己幾個嘴巴。

屋裡只剩下局長的時候，他覺得好笑起來了。也算輕饒了他們，不過是看這個戒指和那個桃紅色的人的面上。其實，不然也真不便呢。教別人知道了這事，或教家裡人知道，都不大妥當！好在這個烟鬼和他老婆絕不敢去宣嚷。村裏又沒聽說誰家丟了戒指。事情這樣解決實在是太好了。小娟子也真有福，他心裏欣快地想，不過，偏不當下就給她，得好好地逗弄逗弄她！局長反覆地摸弄那戒指，屢笑自己老了老了，還像小孩一樣，儘想尋人開心呢。

x x x x x
午覺睡醒，局長又該回家打個照面了。他把那隻金戒指裝在警服的口袋裡。到了家，把那件黑色上衣脫下，放在炕上，裡面的衣服較肥，套着它甚不舒適，身體又胖。他坐在椅子上，老伴在對面炕上還摸索着甚麼活計。

「沒去那養漢老婆家嗎？」她又是這句。

「沒——有。」局長低聲悠長地答。看她個個着腰，頭髮發些灰

白了，臉上和手上滿縱橫着褶皺，五十多歲了。自己，比她小六七歲。他不禁伸去桌上的玻璃鏡看看，肥圓的臉，還不算太黑吧，新刮的鬍鬚，他點了點頭，那個瘦巴巴的小寡婦又閃上了他的心頭。「人家都戴鑲子戴戒指的，我却沒有！」她常咕嚕着嘴說。這好了，戒指有了。

「給沏壺茶去吧。」

他這樣把老伴打發了出去，因為他的心裏早在癢癢地想再賞玩賞玩那個戒指了。他立刻把那戒指從衣袋裏掏出，坐回椅子裏。是一隻式樣平常的，分兩也不怎樣地重，和給女兒的那隻相仿，並且也是那個金店的出品。要怎樣給娟子呢？得先——他正這樣沉溺在欣賞和幻想中，忽然一陣緊急的腳步聲，門簾一掀，女兒把包袱向炕上一拋。

「爸爸，出來替我把那個包袱提進來。我媽呢？」

局長答應着，驚慌中趕忙把那戒指乘人不見地放到紅磁蓋盞裏去了，他沒法裝回衣袋裡去，他那警服正被女兒的包袱壓住了。他隨着女兒出來，打發了車錢，把包袱提進屋裡。女兒洗過了臉，坐在他方才坐着的椅子上，和媽媽，嫂子談起話來，把帶來的糖菓拿給姪女。這時，警局的伙夫來了，請局長回去，去外村的人已辦案回來了。他悻悻地套上那警服，眼巴巴地看着那紅磁蓋盞，却終于不得已地走了。媽媽把她的包袱塞進櫃裡，嫂子領着姪女去給她燒水了。她想起了她那金戒，無意識地掀開那蓋盞，那個金黃的小圈正在許多雜物上發閃光。她把它拿起，戴在中指上，心想，人們真放心，這許多天還在這兒放着呢。

人間裡外

狂 夢

青年作家秋虹走在故鄉的馬路上，他覺着路上的人們都在譏惡的看着他，那些陌生而凡庸的臉色，一個一個的，那麼醜陋，那麼乏味，好像每一張臉色都是表現着「生活得多麼沒有意義了啊！」秋虹看着路上的人們，都不順眼，他的眉頭緊皺着，由摺成三角形的眼裡冷漠的斜視着人們，而是含着那麼多的敵意。

秋虹曾受過世人們的迫害，因了被少數的人們所欺凌，他竟由一般人們的臉上看出了那相同的殘酷表情，所以他與世隔絕，把普通人們看做極其無聊的行屍走肉。

忽然有人在大聲呼着他的名字，他站住了，向背後回過頭去，原來是五年前初中的同學小李，小李幼時因為開過一場厲害的眼瘡，所以左眼臉下留下一個很難看的紅腫，又因他幼時愛仰面向天睡覺，竟變成個蓮蓬腿，他的身材又那麼矮得使人看了不快。

心緒不寧的秋虹，對於母校的舊同學也很冷淡了，看到了舊友，彷彿又想起初中時代的那些愁慘日子來了。初中的生活，曾給他一段泥濘的路途讓他獨自跋涉，悲痛的記憶烙印在少年的心靈深處，念念不忘。

小李向他急急的走來，伸出一隻手，秋虹祇得伸手和小李握了一下，表示親熱的樣子，其實他的心裡是很冷。小李問道：

「最近好嗎？家裡都好？」

「好，你也好。」秋虹陪着笑臉很不自然的答道。

「怎麼樣？現在做甚麼事？」

「還不是胡混，在大學裡讀書。你現在有何貴幹呢？」

「也不過是小事，在××廳裏當一個小科員，一月百十來塊錢，勉強湊付。」小李很得意的說着。「你知道咱們以前的同學嗎？有很多都做官了。」接着他報告出那些官銜來，甚麼誰做了警官，誰做了軍官，誰當了甚麼科員……

秋虹聽得不耐煩了，他說：「舊日的同學都榮昇了，只有我這沒出息的人，老是在學校裏胡混，以後永遠也不想做官。」

「你將來打算做哪一類的事。」小李問。

「我想在文學界或新聞界裏找事，職業隨便一點，至少是精神上愉快。」

「就是太窮。」

「唉！窮有什麼關係呢？怎樣還不是一輩子嗎？情願窮，也不願爲別人做機械，幹和自己性情相反的事。」

小李歪着嘴說：「新聞界也是爲別人做事！」

秋虹搖了搖頭說：「連我們活着，也是爲了別人活着的呢！」

隨後，他倆在街上沉默的走着了，彼此間都找不出話來說，他們以前雖然是在一塊崩跳着的同學，然而不同的環境却漸漸把他們改變

，使他們成爲隔閡很深的人們。

一輛自行車的輪子，撞在小李的身上，把他那制服褲上染着些泥痕，騎車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商人，穿着短的白褲褂，一雙清秀的水汪汪的眸子，鑲在那天真的俊美臉孔上，一點也不帶着商人的齷齪氣，他的騎車技術不熟練，爲了躲別的洋車，竟撞到了小李的身上了。他一見惹了禍，慌忙跨下車來，對小李鞠躬，陪笑的說：「先生，對不住，太對不住，只顧躲別的車子，……。」他掏出一個手巾來，想爲小李去拂掉泥土。

小李的臉上變得十分猙獰，他瞪起兇狠的眼，左眼的那塊紅疤，更顯得難看，他忽然揚起右手，清脆的打在那個孩子臉上，孩子向後退縮了。

「混蛋東西，沒有眼睛嗎！不會騎車子就別騎。」小李咆哮着。漸漸有閒人停住腳步圍攔來。

那孩子的俊秀臉上，印着一塊紅的手掌印，是被污辱的印記，小李又揚起手來去打他，秋虹連忙拉住。

「算了吧！小李，犯不上和他一般見識。」秋虹一面勸解小李，又回過頭去對挨打的孩子說：「你快騎上車子走吧！以後騎車子要多加小心。」

那孩子感激的對秋虹點了點頭，便騎上車子走了。秋虹眼看他帶着不敢伸訴的惱怒走遠。

小李的怒氣未曾平息，他對秋虹說：「便宜了他，真可惡。」

秋虹覺着心裡很難過，一陣酸楚向喉頭湧來。他和小李仍然向前走着，街上的閒人都已散去。

秋虹婉言對小李說：「這固然是他的不對，可是你絕不該打他，反過來說，要是你騎車子撞了他，那該怎麼辦？」

小李被秋虹的話問住，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想了想，就滿不在意的說道：「像他這種人，就該這樣對付。」

秋虹心裏想這又是小李的哲學了。他看着小李那紅的疤痕，那蓬蓬腿的走路姿勢，蹣跚的搖着身子，還有那神氣，不禁使秋虹大爲煩惱，他不能再和小李在一塊多混一分鐘了，他一眼看見路傍有一家西服店，便向小李告辭走進西服店裡。

店裡的伙計們很恭敬的招呼客人，又殷勤的端來茶水，秋虹很大方的喝了茶水，讓伙計拿出兩個大樣本，他一張張翻閱着那些各色的樣子，他看完後，故意說道：「一個好看的顏色樣子也沒有啊！」隨即，他又大搖大擺的走出西服店，不管伙計們在背後如何的不滿。根本他就沒有做西服的意思，即使他穿上西服，也不會使他加增了多高的身分。

出了西服店，心裏痛快多了，他那樣使伙計極力的做出奉承和諂媚的樣子，結果又不做衣服，似乎這也是對人間的一種報復，使那鋪中的商人得到失望而怨恨。

一面走着，他又想起那騎車的小商人，和前者相反，他竟有些憐憫那挨打的小孩子，那一雙天真無邪的眼，一刻之間，變成驚慌，又變成恐怖，哀懇，而其中又隱含着不敢露出的惱怒。一隻狗，或一隻貓，被打以後，還要怒吼一聲，然而惟有萬物之靈的人，被另一種比他身份高的人打了以後，却還要陪着笑臉乞憐。秋虹對這樣的人間很爲憤懣，好像適才被小李打的，不是那個孩子，而是秋虹的臉。

「醜惡的李疤痕，蓬蓬腿，可惡的東西。」他這樣喃喃着。他感到在這城裡已很少有青年人了，那些有些青年而數的人，好像都是些病弱的老人，醉生夢死，老人的習慣，老人的殘暴性情，老人的蹣跚蠕動，老人樣的無用，好像墳墓就已經擺在他們的面前。

秋虹回到家裡時，天已經黑了。

吃過晚飯，他就坐到自己桌前努力於寫作，他現在正動筆寫一個長篇「煩惱之果」，而這篇東西有確實使他寫入自己的很多煩惱，他寫長篇的動機，是由於有一個朋友在某雜誌當編輯，約他寫一長篇小

說。

他自愛好文學以來，日漸孤獨起來，越覺孤獨，便轉向文學裡去尋求安慰，他生活的本身，是有着填不滿的空虛。他憎惡現時的黑暗，用一隻筆去表現它的罪惡；同時他憧憬着一種完美的人生，沉醉的幸福，他用抒情的筆描繪着理想的人間。像這樣寫作着的。秋虹，竟有着二重人格了，是現實與夢幻的衝突，他憂愁的時候，心裡充滿憤怒，他看着一切都可卑；在另一方面，那靈魂的孤獨深處，隱伏着某種和諧而溫柔的成分。在他看來，這卑污的人間裡是無聊的，大家是愚蠢的生活下去，這人間以外，有着幸臨的天國，天國的夢幻誘惑着人們，聰明的人們能跳出凡塵，輕啓那天國的門，與其說是聰明的詩人，又不如說是命運好的人，才能走進人間的天國裡去。

他寫東西，在高興的時候，能很快的作下去，可是那種高興的時刻並不多，他寫比較長的小說，簡直成爲莫大苦惱的事。有時他的頭腦變成僵硬的木頭，思想停滯住了，他禁不住煩惱起來，他盡力的思索着世間的一切，漸漸把自己弄得十分憂悒，趁着時一的憂悒，他就能把未完的小說繼續寫下去，在這種精神失常的情形下，「煩惱之果」時常的屢寫屢斷。

他日常用功的屋子，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屋內雜亂的放着書籍和文具用品，一張小床是供他休息的。他很少同妻子和孩子兒在一塊睡覺，夜間，讓夜色鎖緊這座屋子，在無聲的岑寂中他吟哦着詩句，思索着故事的草稿，沒有妻子擾亂他的清靜，也沒有孩子的亂叫亂鬧。家室的牽累，正是把他的生活捲入陰暗中的磨石。

爲了恐怕再遇見像小李那樣的舊日同學，他懶得走出家門。他不願看見小李那樣的人，裝腔做勢，血液是冰冷的，簡直是無理性的動物罷了，他怎能和他們去周旋。

他現在過着完全失望的生活，他所需要的不是豐衣足食，而是需要製做些好的作品——精神的食糧，把它奉獻給心靈饑渴着的人們，

他把整個的精力消耗在文學上。

靠着不斷的努力，「煩惱之果」已經寫到七萬字，他不但搜盡腦汁，連身體也蒙受很大的疲倦，健康是日漸毀壞了。他的精神很爲萎靡，什麼也做不下去的時候，就到家外的附近湖邊去散步。

那天的下午，他正在無聊的閒蕩着，看見有兩個小孩在湖岸處玩着，他們用手挖出水邊的黑泥，團成一個個的小泥丸，把它當做仙丹，他們已經捏了許多，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數了半天，仍數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另一個年齡比較大些的小孩，也去數那些泥丸，一個一個的在手裡轉來轉去。

秋虹看了小孩的遊戲，又想起自己生活的艱澀。他的善感的心情，不禁又若有所思。他寫的長篇，最少要八九萬字，而能得的報酬也不過三四塊錢一千字，若是有人肯出三塊錢買一千個泥丸，他都懶得去團它，何況他並不是團泥丸，而是從腦汁裡絞出來的字，一個一個的堆到成千成萬，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怎會有着這精的勇氣。

他看了一會孩子們的玩樂，就感慨的走回家去，仍舊去絞他的腦汁。

又過了幾天，長篇完全結束了。他高興的再從頭看一遍，改正文中的錯字和漏誤之處，他忽然覺着胸中很難過，接着咳嗽了一陣，他歪身向痰盂中吐痰，喉中感到微甜，他向盂中一看，見痰中帶着血絲，吐血後的臉孔，陡然變青了，也是因爲他的驚恐所致，分明是他患了肺病，這是由他長久的憂愁和努力學問得來的，他本打算掙扎着活下去，可是這可怕的病竟抓住這不幸的人兒了。

「這就是寫一個長篇的代價！」他絕望的自語着，想不到在這二十幾歲的年齡，就染上這種可怕的病症了。肺病是最使人煩惱不過的，他攪住一個人以後，只是漸漸的使他瘦弱下去，又不能得到立刻的死亡。動筆桿的人得着這種病本是常事，秋虹的生活不規律，又加上過度的勤勞，自然難免患上肺病。

過後，秋虹仍若無其事照常工作。他把作好的長篇寄給那個當編輯的朋友，好像卸掉一件極重的負擔一般的舒服。他心想：「如果那八萬餘字的長篇，變成八萬多個泥丸也是很可觀的數量了。泥土能够生長五穀和花木，能够造成房屋，但他的長篇又有什麼用處，能對這人間生出怎樣的反應和效果呢？也許反不如那泥土有用呢！」

他又計劃着同時寫兩個短篇，一篇是「醜惡的愛」，一篇是「幸福的人生」。這完全是兩篇相反的人間寫照。

對於自己的肺病，他滿不在乎，如果免不掉因病死亡，就如不趁未死之前，多寫出點好作品來。抱了這個主義，他就更加致力於寫作。他並不畏懼死亡的來臨，人人都要死的，不過有遲早的時候而已，那遲死或早死還不是一樣的化為烏有嗎？

他開始寫那篇「醜惡的愛」，正在苦於構思，他的妻子走進屋來向他借錢買菜，他目送着那醜陋的妻子的背影，消失到房門外，就深深的嘆了口氣，那是他父親的朋友的千金小姐，爲了面子強爲秋虹娶過來，那時秋虹爲了繼續學業，不得不暫時屈服，後來秋虹的父親死了，却給秋虹遺留下一生的煩惱，他一陣文思衝動，就拿起筆來寫下去。

「黃昏的公園，春天的風是那麼懶洋洋的，吹來時帶着一種迷人的力量，桃林的花兒都嬌嬌的開放了，熱情的青春男女，都挽着胳膊觀賞春景。」

從那假山後，走出一對情侶來了。他們都相貌平凡，甚至可以說是醜陋，只有服裝很合乎摩登的式樣。

那青年身材很瘦長，臉面也特別比普通入狹長，鼻孔向外翻着，額上有很多討厭的紅粉刺。

和他同行的女學生若菊，身體矮胖，滿臉雀斑，頭髮粗硬像刷子毛，兩眼小得過於猥縮。

年青人都需要愛，或者痛快的說一句是需要性慾的解決；洛紋和

若菊也不例外。他們由一個朋友做介紹，很迅速的相愛着了，他們他們的面貌都很醜陋，又都不懂什麼文學藝術，所以也不懂愛情是什麼意味，只有麻木的，大膽的，無耻的，放縱的……

秋虹這樣寫着，覺到形容詞用的太多了，就改寫道：

「……只有麻木的，無意義的愛情，在愛情的慢幕後面遮蓋性慾兩個大字。」

現在他們攜手走到公園的僻靜處了，他們偎依在一顆大樹下，談着無聊的情話。隨後，他們互相抱吻了，洛紋伸手到若菊的懷裡，握着她的乳房亂摸，她只是放縱的微笑。洛紋性慾衝動起來，他突然開口向若菊做大胆的進攻了，他要求若菊同他一塊去開房間，若菊聽了這種無禮的話，大爲生氣，打了洛紋一個耳光，隨即撫着眼哭了起來；不過，以後，因爲洛紋表示懺悔了，並且向她發誓如何愛她，永遠做她的忠實的奴僕，若菊便允許和洛紋去開房間……

秋虹對於自己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感到深深的厭惡，雖然這故事是幻想的，但像這種平凡的戀愛，却到處可見。他頭腦有些暈了，不能再繼續寫作，他就起身走出家門。

電影院的門前，站着很多人看着電影的預告書片，院門口的播音機放送着廣東音樂。

他買票走進影院去，才開演不久，他沉靜的看着。這是一個歌劇片子，那主演的明星是現下最紅的，編電影脚本的人，把劇情的小地方常常弄得矛盾而不合理，由此也可見編劇者的幼稚拙呆了。演到中間，是一個身世落漠的女子，唱一段動人的歌子，那偉大抒情的音樂，奏成憂鬱的繁響，那女子的歌喉唱着，似乎是春夜的和風，把淡黃濃紫的花兒從夢中吹醒，銀色的月光把人間污濁洗去，有一個夢幻的樂團顯現，人們到了那裡就狂舞高歌，忘掉世途的奔波辛苦。自然的奧秘，把它的一切美妙顯露着：白雲，藍天，小鳥，梅花鹿，流瀾，遠山，柳絲，花朵，陽光……由那歌聲的娓娓裡，展開了夢中

的景色。

在音樂的流動中，撼動了人們心弦上的隱愁，引起那孤獨心靈的共鳴。秋虹只願沉醉在那紛紜的情感中，永不醒來呢！

歌聲住了，燈光忽然大亮，是到了休息的時候。秋虹發覺到右邊坐着一位少女，那醇醇的玉影不禁使秋虹呆了。

那女郎的橢圓形臉上，浮着一層神秘的哀愁，鼻子在緊閉的嘴上，顯得很為圓潤，下巴稍尖而短，一直到腮際的曲線是那麽美麗動人。眸子裡含着倦怠，而仍閃耀着幸福的光。

秋虹和她挨着很近，只要他稍微一動，就可以觸着那女郎的身子。秋虹注視着她那纖長的玉臂，從草黃色的旗袍短袖裏垂下來，好像是一尊藝術家雕刻的一件寶玉，那麽精美無比啊！

他們只是偶然的坐在鄰近的座位上，人類的隔膜使他們不能認識。他們這樣近的坐着，使不知道的人見了，也許要誤以為他們是一對情人。秋虹雖然面帶憔悴的形容但仍然很俊秀，他們兩倒是很合適，如果他們能做到情人地步的話。自然，實際上不見得準會合適，這只不過是秋虹的幻想罷了。

命運對於人類總是刻薄的，它早已為人們安排好了應走的路，人類的聚散也是操在命運的手裡。設想他們——兩個各不相干的男女，能結成一生的伴侶，也許會極為美滿。

秋虹虛度二十幾個歲月，只和那性情不投的醜陋妻子，就相處過了五年灰色變色的生活，已經把他的希望和幸福一同擊碎。如果秋虹的妻子換為他身旁的少女，他將會有着怎樣的甜蜜幸福的生活啊！他會因此而轉換一種新穎快樂的人生了！然而，這夢想分明是刺傷了秋虹的心，他這樣想着，淚珠竟湧出眼眶，淚光糶糊中，眼前那照擾的衆人變成一片瀟灑的海光了。

沒有再等到看下半場，他走出影院去。他心裡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悽悽。一陣寂寞的浪潮，將他的心靈浮起。

回到家裏，他決意把那少女的麗影，當做短篇「幸福的人生」的模特兒，他計劃好了大綱佈局，就動手去寫它，靠着那激情的鼓舞，他一氣寫了一千餘字，另外那一篇「醜惡的愛」，也只寫了一個起首，可是這兩種意識相反的作品，絕不能在相同的心情下去寫，只有他被妻子和討厭的孩子所擾的時候，才該着動手寫「醜惡的愛」。

現在秋虹正寫着「幸福的人生」，寫到一對愛人去電影的地方，他把自己看過的歌唱影片都記憶起來，選擇一部最偉大動人的片子插進文中，他以為只有「魂斷藍橋」感人最深，可是文中後來要寫到老年的情況，「魂斷藍橋」是近代的影片，怎會跳到三十年以前去？秋虹又想，如果他的作品是不污的幾十年後的人們看來，不是正合乎時代嗎？自然他不能担保自己的作品能保留到數十年後，這也不過是聊以自慰而已。最後，他決定用「魂斷藍橋」的影片插入小說中。下面是「幸福的人生」的續稿：

「……影片正演到最溫柔的場面，臨出征之前的年青軍官，和那迷人的女郎在跳舞場內擁抱舞蹈，纏綿欲絕，憂傷絕美的音樂伴奏着，使那一對狂戀着的青年男女飄然若羽化了。朦朧的幽影裡，一個個蒼老的提琴師，微笑含愁的把蠟燭蓋滅，讓那些男女把輕輕的索吻，留連在千金一刻的寶貴的時光裏……」

影場內，有許多女郎被推動心中的隱秘而流淚了，是興奮，是感傷，是沉醉，是……不可言說的柔情使觀衆落淚了。

欣琴緊挨着振海，她把頭向右傾斜過去，靠在振海的肩膀上，因為振海的襯衣袖子擡得過高，在那路膊上，突然有欣琴的兩串熱淚掉上了，振海捉住欣琴的手撫摸着，把嘴靠近欣琴的耳朵，低低的說：「欣琴，你哭了，是難過嗎？」

「不，很高興。」欣琴暢快的答着。「只是我太感動啦！」在暗影中能看那一雙含淚閃爍的大眼。

看到收場的時候，悲慘的劇情使每個觀衆都流起淚來，欣琴掏出

一個絲手絹來，擦拭自己的眼淚，又輕輕爲她的未婚夫擦淚，電燈忽然亮了，他們臉上的淚還沒有擦乾，恐怕引起別人的譏笑，他們都低下頭去，等影院的人們都走散，他們相對看着，又不禁同時笑起這種幼稚的行爲來了。……」

秋虹正在寫着，忽然他的五歲的小胖跑進屋子裡來了，小胖跑到椅子上站着，把桌上的東西亂扒。秋虹從抽屜中找出兩塊舊糖給小胖，把他抱到門外去。

「小胖，去找媽吧！」他看着那惹人厭的小胖走去，又引起他厭惡來，本來他對於這世間太冷視了。他回到屋裏，去寫「醜惡的愛」的續稿，因爲此時的心情只能寫這類的文字，他寫着下面的文句：

「……自從洛紋和若菊結婚後，他滿足了性慾，就有些厭惡起來，他不再跪在若菊的面前求愛，而把她當作洩慾的機器，在平日，他不吻妻子一下，也絕不擁抱她那臃腫的身子，他看到妻子抱着小孩的時候，他就連自己的小孩也咒詛起來，他叫妻子作老母豬，叫小孩作小豬，然而，當洛紋需要解決性慾的一刻，藉着那獸性的衝動，他又對妻子恢復了初婚的溫存。

一天，他們倆把孩子拋在一邊，又作着那解決性慾的把戲。……；後來，洛紋倦了，他看着妻子有無數的缺點，他只發現妻子的醜惡處，絲毫記不起來妻子當初有過什麼美點。人真是不義的動物，在解決性慾之前百端殷勤，一到性慾解決以後，就深深的嫉惡着他的妻子了。這完全是因爲秋紋和若菊有肉慾的結合，而沒有精神上的默契。」

在另一天裏，他又繼續寫「幸福的人生」，已經寫到一對美滿玉人結婚後的蜜月情形：

「……振蕩每天過着忘却世間一切的生活，那過於濃艷的幸福使他像飲着烈性的酒，他看不出欣琴是美是醜，只覺得欣琴已經成爲自己的靈魂的一部，他缺少欣琴，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了！他們每天擁抱，接吻，到幽靜的公園樹蔭下，兩人偎坐在草地上，同讀世界名家

詩文，看到酸辛的地方，就一齊落下淚來。

一到晚上，他們就在纏綿的甜夢裡睡去，在欣琴的懷裡，就足以使振蕩陶醉得暈過去呢！

他們時常挽着胳膊在馬路上走過，欣琴的修長的身影，和振蕩的俊美樣子，使路上的人都用驚羨的眼光注視着他們。

在背後，當他們夫妻倆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常能得到不少的讚語。

「振蕩，那位和你在一塊的小姐是誰？她真美呢！」當然像這樣向振蕩問着的朋友，還不知道振蕩的結婚。

於是振蕩就驕傲的答道：「不是外人，那就是賤內啊！」

欣琴的朋友們，也常對她說：「你真幸福，有這麼一個好伴侶，他的微笑裏能使人常想起春天。」

他們從來沒有爭吵，拌嘴，彼此都能原諒小的錯誤，就像能原諒自己一樣。……」

秋虹熱心的寫作，由這熱切的幻想中，似乎得到心靈的安慰了。他寫着一對美滿的夫妻，婚後的波折，又怎樣有了兒子，以後又生下一個女孩，時光很快的過去，寫到婚後二十七年的情景了，下面是篇末的幾段：

「……在客廳裡，那夥年青人歡聚着。她們的兒子宣生，奏起鋼琴來，洪林伴奏拉着小提琴的憂愁調子伴奏，他們的女兒弘茵，唱出一支流行的歌曲，悠揚凄鬱。

隔壁的屋裡，一對老夫妻靜聽着音樂出神。

「欣琴，你哭什麼？」振蕩問。

「噢！我沒有哭。怎麼？」欣琴笑着抹去眼淚說。「不知不覺淚就流下來了，一聽到那音樂的聲音，又想起二十幾年前的青春時代。振蕩走近來，和欣琴同坐在沙發上，他用安慰她的腔調說：『我們的青春雖然過去了，但我們始終是快樂的。』」

「振蕩！」欣奕低柔的呼喚着。「你看你頭上的白髮，好像比昨天又多了。」

「不要想這個吧！現在該是弘茵這一代的世界了，他們是現代樂團的主人翁。」

「弘茵現在很幸福，洪林真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你看他們不是一對美滿的愛人。」

「我盼望有洪林這麼個好女婿。」振蕩說。

振蕩的眼忽然觸到懸在牆上的像片，他看着它，好像循着記憶的門踏回幾十年前的舊景裏去。

「振蕩，你呆看那張照片做什麼？又在思索些過去的溫存了吧！」

振蕩夢一般的說道：「那張像片還是我們在結婚前照的。這使我想起當初我追逐你的情景，好像是仍在眼前，只是那時的人兒，現在已經老了。」

欣琴容光煥發，也沉入了夢般的回憶。

「你認識我的時候，並沒有人介紹，那次，在音樂會上我們湊巧會坐在一起，因了我們受音樂感動了的樣子，我們就從心裡默契啦！還是你先開口向我說的話。」

「我們爲什麼需要別人做介紹？大自然早已爲我們介紹了，只不過是我們相遇的時間有早有晚而已。」振蕩盡量的回憶着。「還記得有一次在影院裡我獨自看電影，傍邊坐着一個不相干的女郎，不知怎麼，那天你也領着弟妹們去了，你以爲我又交了另外的女朋友，真窩

枉好人，幾乎要和我絕交。」

「愛情中總難免有波折。」欣琴迷惘的說。

他們正在談着，門開了，弘茵跑進來拿唱歌本子。弘茵酷肖母親的樣子，因爲她的父母年青時都漂亮，弘茵自然也很美麗，弘茵性情柔和，學問又好，在學校裏竟得着校花的稱號。……

秋虹的寫作生活，使他的肺病日益沉重，結束了這兩篇小說以後，他決意休息一個時期了。

意外的一個打擊，長篇「煩惱之果」被報社退回了。那位朋友很抱歉，說是主編不贊成，又說什麼地盤縮小，稿件太擠，這些當然是託辭拒絕的話。完了，幾個月的心血，竟被主筆先生嚴酷的拒絕了。當秋虹收到那一堆很厚的退稿的時候，眼前發了一陣暈眩，他又吐出了一口血。

黃昏來了，瑟瑟的秋風把誰家昇起的炊烟吹散。冷落的湖濱，走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他步履踉蹌，寒風吹亂了他的頭髮。

他的嘴裏噴出些酒氣，兩眼半睜着，這昏暗暮景下的世界，一切都對他是可悲的。他在飯館裡喝了許多的酒，絞着愁腸獨酌，正可以使他靜靜的咀嚼自己的悲愁。雖然酒能刺激他，使他的肺部猛烈潰爛，他也不顧及這些，他忘却了生，也忘却了死，只有自己的靈魂是沉淪着了，好像漸漸的沉落在無底的流沙中。

醜惡和幸福的衝突，此時在他心裡也平靜起來，只有漸漸等着肺病來食盡他的生機。

他絕望的徘徊在湖濱，直到夜深。

柳樹村 (續四〇號)

沙里

近些日子高粱都已晒了紅米，瓜也罷園，楊老大每天晚間也再不用着出去打更，他已明白了家裏的事情，所以他就索興睡在家裡，雖然楊大奶奶有時也不三不四的說幾句，但等他一急了還給他酒喝，他心裡明明知道這酒是不含甚麼好意送給他的，然而，他又想：「唉！有酒就行了，這年頭，就馬馬虎虎罷，反正是這麼大一回事了！」

他在清醒的時候有時變了卦，想：

「人，最大的侮辱，莫過於此，在大鼓書上不還常聽說甚麼『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樣的事情，我楊老大也會頂過那三兩紅纓帽，決不幹這現眼的事，我爹是怎麼氣死的，我再不能忍下去了，我寧殺死那小子給他償命，也決不讓他把我白白氣死。」

他每想到這裏，眼睛就要起紅絲，脖子也要紅，說也奇怪，這位楊大奶奶，偏偏單能看出來他這股勁頭，每看他一犯這病，便趕忙給他擺上煎鷄子和燒酒壺來，然後自己再往前一站，等他酒過三巡，再用斜眼瞞他一下，往他大腿根上再插一把，也便又完事了，大奶奶找準了他這股脾氣，事便好辦多了，所以在楊家總也未出來兇殺案。在處暑的頭幾天，大地的莊稼都退了葉，楊老大還是要照常出去打點「秋板子」柴火，預備冬天來燒，他知道過日子不是玩的，那裡都得錢，自己雖有幾畝田地，近年來化消也不小，孩子還念着書，所以認着自己吃點苦，一年三百六十天，永遠不偷懶，他打柴火，也是這種意思。

這天他睡過了中覺，掖了繡子，手裏拿了一把鐮刀從家出去，他看大奶奶也剛睡醒，正在梳頭，那會想等他剛打一抗柴火回來，走到南壕地頭上一視，看見大奶奶鑽進高粱地裏去，他很機靈的，立刻便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

他擰手插褲的放下了柴火，伏下身去，爬到了一個孤墳的後面，偷偷的看，果然，不出所料，大奶奶剛走進一個小墳塋裡招手，大奶奶似乎抿着嘴笑，又往後退了幾步，小伙子又追了上來，他們拉着手又向北走去，楊老大這回可急了，心裏趕上去，捉住他們，又一轉念「捉賊要緊，捉姦要雙。」於是他又忍了下去，等着去拿鐮刀來割他們的頭。

楊老大親眼看見他們似乎那躺在墳溝裏，他趕忙的跑了上去，他爲了不忍看這樣骯髒的事，他緊閉了眼睛，他跌倒了，這聲音驚着了這一對，男人來不及逃跑，便趕忙的站起來，駭得瞪大眼睛，楊老大一看原來是王老三——村長家的木匠，他二想到了村長，便也不敢動手了，他扔下了鐮刀，也呆呆的立在那裏，還是大奶奶聰明，她雖然面無人色，此刻也有些轉變了過來，慢慢的站起，拉住了楊老大嘴邊的哭起來，王老三趁機跑開了。

從這次起，不知大奶奶又使了甚麼法術，王老三不但躲避楊老大，而且還不時在楊家和他喝起酒來，喝酒時比楊老大獨酌時的菜多

的很多，除前雞子外，也有時醬肉和黃花魚，然而這些聽說多半是王老三買來的，在他們喝着酒時，楊老大不時發着議論：

「老三，咱倆真對勁兒，你的酒量也可以……是對字……」

他一面喝着酒說，「說起來，利子她媽也真不善，家裡這四五口人全憑他料理。」

王老三這時也往往轉過頭去對大奶奶微微的笑。

(三)

秋天居然到來了，秋風的聲音，代替水邊的蛙鳴和樹上的蟬鳴，林裏人們雖都割地了，村長家的房子還沒有蓋完。

樹上的葉子將落盡的時候，王老三公然的買了一捲子布回來，剛進楊家的屋子，便「叭」的扔在炕上，利子姑娘趕緊跑過來，要打開來看。

「利子！你別這麼不外叨，你知道人家買的是甚麼，就亂動……」媽媽有點覺得自己的女兒太不客氣了，利子不作聲，低頭解那布裏上的紙繭。

包裹打開以後，花色鮮麗的布，都擺在眼前了，

「小姑娘，你看這布都怎麼樣？那塊紅的你做件旗袍穿罷，那件藍的，你做一條棉褲，那塊青的你做……」王老三很有興緻的說「唉！天也冷了，我們也快要交工了。」

「沒有那一點布，也求利子給我做做，做一件棉袍。」王老三說着，愛慕的瞟了利子一眼。

楊大奶奶坐在炕頭上，眼睛始終是盯着他們，先是看利子抿着嘴樂的姿態，繼之便看那一捲一捲的花花綠綠的布，然後又看王老三嘴臉，起初她心想「這麼多的布，或者不會沒有我的份罷，那塊青色的可不壞，我把它裁一件小背心，貼身穿着……」

不料，王老三分配完了之後，把自己所預料的，却都分配給自己

的女兒了，她一看利子美孜孜的，心裏更掛火，將將二十歲的小丫頭片子，竟敢這樣的眼中無人，你瞧她和王老三那個近邊勁兒。

利子把布包收到櫃裡去以後，王老三又坐了一會才走開，她們母女臉色都紅紅的，相對無言，利子想：

「這回我用這些布，當真做些東西，不但自己要，還給父親做一做，成子做一做，媽越氣不憤，我越不理她，她有能耐再叫王老三買，一個當老人的還跟我這麼爭執……」

本來以前楊大奶奶的後窗戶剛在半夜裡響起的時候，利子對她母親的不安分的態度是特別反對的，她雖不主張的應該怎樣的講三從四德，但她也太看不起她媽媽的不乾不淨的行動，所以最初她也會惹起她爹來干涉媽媽，可惜爹過於懦弱，不但未曾打斷了王老三的來路，而且現在還領到家裡來了。

在白日王老三到楊家來的時候，和大奶奶也很親近的，對於利子他們絲毫都不躲避，其實利子也不小了，甚麼還不明白，她看王老三也年青力壯的，要手藝有手藝，要錢有錢，這年頭反正有吃有喝就行，也不圖希甚麼大富大貴，利子早就有這個打算，所以對隔壁老米頭給保的媒一點也不願意，整天非哭即喊，媽媽只知道利子是不高興給她說的婆家，她那知道女兒心裏還有這份隱情，然而，看了今天買布，他倆這眉眼傳情的神氣，倒有些覺病了，於是她想起，剛割地的時候，有一天她到前屯去吃喜酒回來，將要到家，在溝沿上便看見王老三從她家院子裏出去，趕到走進了院子又看見利子從空屋裡出來，行動鬼鬼祟祟的，看着就有些差眼，她現在想起，不由的又勾出無名火來：

「好難種，臭丫頭片子，我說是怎麼個事呢，你跟那小子眉來眼去的……好，臭婊子，我叫你浪，多哈這兒辣實的，撕你那……」媽媽說着，顯然是紅了臉，嘴裡一門噴吐沫星子，眼睛斜斜着。

「哼！我浪我願意……誰好誰帶着，我看見那好的囉，好，好

，比誰都好！……當媽的怎的？淨盡人，我知道這點布沒給你，你就找拉，偏不給，偏不給，越氣越不給！……你能怎的？……」利子說着「扒」的一聲闖上了櫃蓋。

「啊！你這沒了得了，你擇誰？臨風掃地的，誰該你擇的？你說，你說，小利子，雜種×的，我養了你，你沒養了我，我任着打死你，也不讓你氣死我！……」媽媽到外屋操起了一條燒火棍來，照着利子的頭打去。

「你打罷，給你打，你打死我，我不活了，省得碍你的眼……給你打……打，打，」哭聲和喊聲混成了一片，利子不但不躲閃，而且還衝上前去。

「打就打，你當我不敢打你嗎？你身上也沒長鱗，」媽媽呼吃呼吃的直喘，話說不出來了，臉上彷彿是蒙上了一張黃紙。

「嗚嗚，嗚嗚，要打死由你，這家裡沒有我呆着的地方……嗚嗚。」

「小冤家，你打我呀，怎麼不動手，光在我身上滾，你就打罷，這年頭沒老沒小，小騷×，雜種×的……」

利子把媽媽撞到牆上，還跳着脚哭，頭髮都散了，像一個瘋子，媽媽只能張着嘴喘，燒火棍早已掉在地上了，門外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屋裡只有東院的李老太太給勸架。

「唉，她倆好好的怎麼就吵起來了，」李老太太也喘吁吁的。

「利子！你鬆開你媽！」她用了命令的口氣。

媽媽被人拉走了，利子還是打着滾哭，看熱鬧的散盡時，楊老大挾着一捆穀草回來了，一看見這個樣子，便知道有了差頭兒，問利子利子也不說，光是一門抽打。

楊大奶奶在日頭落時被李老太太給送回來了，李老太太也並不是單爲的送她回家，同時也藉便抱孩子來串個門，隔壁臨右的住着，楊家甚麼事她看不明白？

「王八且×的，一個好東西沒有，媽不像媽，閨女不像閨女，也不怕人家笑話！」當着李老太太，楊老大也想罵兩句擰一擰門面，誰知道他這一罵，大奶奶倒翻了：

「啊！怎的了，你們閨女爹都來逼我，我也沒活路了，我不怕誰笑話，我幹明的敲鑼！……」啞啞的聲音像夜毛子叫，說完把頭掉過來要往牆上碰，楊老大即時便消了氣，想要跑上前去拉，王老三恰好進來了。

「哎！老三你看怎麼好？我也沒說別的。」

「拉倒罷！怎的啦？」王老三不慌不忙的噴出了一口烟，把媽媽由嘴裡拔出來，請尾的「啦」字，拉得很長，果然這付樂好使，她便真的不碰頭了，直起了身子，和王老三並肩坐下了，李老太太蹦蹦的走出去，利子對着屋子犄角上，狠命的「啐」了一口。

一場糾紛是終結了，從這天起母女的感情，便算有了裂痕，利子也不作事了，偶而不得已幹點，也磨盆捧碗的，媽媽反倒沒有了法子，爹爹甚麼是不明白，終究因爲是老實人，含着稀粥吐不出冰來，有話說不出口，二十多歲的姑娘，跟一個這樣的媽媽那能學出好來，況且王老三這混蛋還得寸進尺，近來又竟沒話作話的逗什利子。

「唉，自己老了，不行了，連一個老婆一個孩子都管不了！——」他想起總是不免要發這樣嘆息的。

楊老大說的一點也不差，王老三這小子，真也不是一個地道貨，對女人喜新厭舊那就不用說，他自從把和楊大奶奶的事情鬧穿了，屢次對楊老大施着小惠——打燒酒，買醃肉的，常到他家來以後，他便看上了利子，她那豐滿的身體，紅粉的笑顏，早就迷惑了王老三的心，所以他使用他那對女人用慣的手段，今天兩隻襪子，明天一瓶路玲粉的，連給媽媽再給閨女，不到幾天的工夫，和利子也就像和楊大奶奶那裏似的了。

「沒錯兒！老娘們沒有不貪小便宜的。」他在達到了對利子的野

望以後，猙獰的笑着，心裡也這樣得意的想過。

楊老大不敢把王老三怎樣，原因是怕一則得罪了老婆，二則得罪了姑娘。

「她們都願意，我在裡面搗亂又能怎樣？胳膊扭不過大腿去，她們不能明的還能暗來呢！弄得不完美叫村裡的人們都知道了，倒不好，何況他們還給我酒喝，世上的事就求不得真，睜一眼合一眼得過且過罷。」楊老大不獨在喝完酒以後這麼想，就是平常他也不失爲「明哲」的。

日子儘管馬虎的過去，楊家的這些風流勾當，也像婆婆丁的花兒似的隨風飄遍了南北各村子，楊大奶奶仍然把臉擦得粉團似的，利子也一門刀尺，王老三雖然已經把村長家的房子交了工，可是他還是住在村董給他介紹的那個木匠下處裏，和楊家近在咫尺，晨昏之頃，他們照例是走動走動。

冬天，天下着雪，楊老大早晨總須抗着盤子去賣豆腐，他要拿他這費力量給成子多掙下點家業，他不管心裏忙閑，永遠低下頭去做事，每年由春至夏由夏至秋，在莊稼裏忙喝，好容易盼到一個冬天，他還須做豆腐賣，這職業倒也很受他老婆的歡迎。

，每當楊老大黑古隆的就出去的夾當，王老三便偷偷的溜進楊家的院子，近來他很少理大奶奶了，任憑她怎樣咳嗽嘆氣的，他總是假裝聽不見，躲到利子的炕上去，因此大奶奶這年冬天的身板兒也不大好了，吃完東西淨打飽嗝，有時還淨想吐，嘴裡總冒酸水，她心裡的冤屈除去時常向着利子的背影使眼睛緊緊的睜幾下之外，也並無別種發洩的方法。

王老三此後不時的把利子領到園壟上去玩，利子經過了一番打扮更漂亮的多了，火紅的毛巾圍到脖子上，腳跟拉着毡窩兒，青棉袍上照著士林布大褂子，走在王老三的身後四圍離着二尺來遠，神氣也很逸然的，王老三在前面略着瓜子，搖搖擺擺的，就這樣忽然碰見了成子。

「姐姐！到街上來了？我三兩天放假便也回去……」他只說了這樣幾句簡短的話，他並未以爲姐姐在他離家的半年，便壞了品行，他一向對於姐姐都很信賴，這次他仍然沒有狐疑他姐姐的行動，雖然她似乎變毛變色。

成子回家來十幾天了，姐姐對他沒有以往那麼熱烈，睡也不希望睡在一起，日間也很少和他談心，成子特別寂寞，待他稍一觀察後，便發覺了他們家裏已經發生了變化。

一天，他忽然對姐姐說：

「姐姐，你得好一點，你不能隨隨便便的，我們這樣的年齡正好，我們不能隨意糟蹋它，王老三是個甚麼東西，你忘了我們夏天討厭他的那種心情了麼？姐姐你不要叫他把你也嚇惑了，他不是人，我早晚要收拾他，姐姐！」

沉痛的聲音裡，蘊藏着無限決意，他緊緊的握住了利子的手，姐姐的眼睛望着天空。

成子心裏失望了！這失望彷彿不禁是對他姐姐個人的失望，他覺得女子底確是可卑鄙的，她們受不住纏綿的柔情，她們受不住微小的利誘，她們人多不肯清晰的觀察事體，她們太容易盲從，他恨她們，也不斷的想拯救她們的辦法。

不知是怎麼一種力量，利子突然又改變了近幾月來的面目，雖然仍是不理媽媽，但她又拿起了她以往在家裡所操的工作，她掃地，她做飯，於是成子又更對她親密了起來，相反的因爲利子取了退式，媽媽便又趁此對王老三進攻，家裏這種骯髒氣在成子眼中，好像永遠也完不了，因而他又有了了一個新的覺悟，同時他也下了決心。

他的行動，居然在臘月初九的絕早，爹爹剛出去不久的時候便爆發了，用一條硬木棒子從媽媽的房中打出一個人去，那人是一癩一點的強跑出去的，繼之媽媽便天天偷着很傷心的哭，姐姐也隨之更沉默下去。

此間，楊家的日子似乎安穩了許多，成子的心願也似乎算達到了，他們本打算能够快樂過這個新年，誰想到過大年頭三天的早晨起來，竟不見了利子，大奶奶檢查她日用的東西，也光光了，楊老大不禁哭了起來，他有些捨不得他的閨女，白白的養活她二十年。

這消息很快的又傳遍了全村，村子的人們也都說頭天晚上那隻腿已經成了殘廢的王老三，就離開這裏了，至於利子的下落和癩腿王老三的家鄉，柳樹屯裏連鬼也不知道。

四

楊家在寂寞中度過了三年。有一天家裡來了三位客人，一個是癩子，一個是安詳的少婦，其餘的一個便是一個不滿兩個月的孩子。

「爹！媽！」利子低下了頭，臉通紅的。

「我們那邊過不了啦，不得不跑回來，求求你們給想辦法！……我也還能作工。」王老三也很難爲情的。

「回來就回來吧，你們怎麼也是我的骨肉，我跟你們人也丟盡了，現在生米做熟飯了，我又能把你們怎麼樣？只是此後你們都好好幹吧，天老爺餓不死瞎家雀。」這天楊老大的話，倒很痛快，雖然他臉上始終也未表現出歡喜和憎惡的表情來，利子對於她爹的心也估不透了。

「你們走後剛過了年，成子就到×城去了，扔下我們兩個人孤零零的，現在你們回來了倒也好，我們好歹的對付着過吧！都不小了，可不要胡鬧了。」接着是一陣乾咳。

楊老大這副可懼的面孔，讓利子看了很傷心，她惟有此時才同情了這懦弱的爹爹，她恨她自己，三年前爲什麼要隨着王老三逃走了？說也奇怪，怎樣那些日子就坐不安站不穩的，時時刻刻都想見他，有時竟想起，別說是他癩了一條腿，就是兩條腿都癩了，我也跟他去，挨餓受罪都甘願，歸終弄得一家人都不諒解，弟弟也跑了，爹爹的面

容的蒼老，也分明是爲的這事了，她想到這裏，心裡也酸痛起來，眼淚也流出了眼眶，媽媽見了這種情形，心裏暗恨：

「好一個賤丫頭，你拿他——指王老三——當個寶兒似的，我叫你們享福！你們也知道有現在的罪過？該！那管再遭點厲害的呢！」王老三看了楊大奶奶一眼，費了很大的力量想叫他一聲媽，但終不可能。

「我們那兒可苦極了，夏天旱完又潦，秋天上凍又旱，地裏長着的莊稼都活活的凍死了，沒法過了！……」王老三說這話時眼睛不住的瞟瞟這個，瞟瞟那個，三年前的分髮金牙都沒有了。

「我本不想回來的，她——指其妻——單要回來，說是臭死一窩，爛死一塊！……孩子的姥姥也不能嫌惡我們。」他又接着說，楊大奶奶把嘴扁了一下。

「你們就住這禪屋吧，冬天省點煙火。」這是大奶奶見了他們的

第一句話。他們在一起住得合適，癩子在這時也轉換了職業，他可以在家編蓆子，消路也好，孩子也能認得人了，會抵着嘴笑，楊大奶奶有時發現了母性的本能，覺得自己的孩兒也好像是得其所了，他丈夫雖比她大十來歲，但他們過得很和美，也算難得的事，當娘的一生若能親眼看兒兒女們成人長大，再都完了婚，也是一天快事，然而這種思想在這位大奶奶心裏，是不會保留多久的，她不管是日裏夜裏，每一看了王老三那尚稱壯實的身體，她就馬上會想起三年前在後砲台裏，穀草糠裏，以至高粱地裏，和半夜北窻戶偷偷開閉的，一輩子也難忘掉的事來。

「利子這丫頭真混帳，她目中無人，怎不濟也是你媽呀，我養了你，你並沒養了我，你嘴饞×浪，一個死心眼子就看上王老三了……」這種惱恨的心情始終盤旋在大奶奶的心裏。

「就憑你那年紀，要什麼樣的男人還沒有，這麼一個癩啦叭及的

王老三，你可喜歡個甚麼勁？好，我叫你愛上他，大過年的跟着他跑，趕上荒年他養不了你，你又拉孩子帶仔兒的跑到我家來，你爹那是個肉頭王八，他不管我不能不管你，吃我點甚麼我倒不在乎，大燥的柴火，大團的米，可就是不給你吃我叫我美……種種，看着我的。」

從此以後，楊大奶奶天天都要指桑罵槐，雞和狗都是「小冤家」，「小討帳鬼」，利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暗泣，但在另一面，大奶奶則對王老三却又使了小手腕了，利子大概也覺得出來，爲這個他們又口角了兩次，然而利子因爲找不到適當的辦法，還須委屈求全在楊家住下去。

陰冷的冬天，還是個夜黑頭，也是在他們母女的口角以後，過了半夜利子拍着小孩睡熟了，外面的老北風颯得特別厲害，門前的兩棵柳樹更招來了嗚嗚的風聲。

大雞叫過了二遍，利子醒來點了燈，想去喂孩子的乳，一抱他的時候，孩子腿都直了，身上發硬，嘴旁和鼻孔滿都是血，挨着他的那

半面身子，扁平平的，肋條骨也塌下去了。

「唉呀，我可憐的孩子，睡覺以前還好好的呢……這是怎麼了……命苦孩子呀！你白白的跟媽遭了五十來天罪……」利子連哭帶落着，聲音並不高可驚醒了楊老大。

「怎麼了……怎麼了……啊？啊？」他起來披上了棉袄，臍膈直勾勾的。

「別大驚小怪的了！孩子是她自己壓死的，睡覺一點也不老實。」楊大奶奶無其事的慢吞吞的說。

「唉呀！我的孩子呀……」利子抱着這個屍體。

頭日頭出來，王老三自己挾着一個蓆子捲，走向西大溝去，臨他把死孩子頭衝西南脚朝東北放地下的時候，在他腦袋裏彷彿記起昨夜雞叫前有一個影子會到他們的炕邊來過，這影子彷彿還動了動孩子，利子也彷彿哼了一聲，想到這裏，他覺到這孩子死得有些離奇了。

文·藝·筆·花·

朱麗葉的美麗的鬢曲的頭髮，在她的太陽那兒，像是柔小雲繞着。

凡知道用各種感覺捕捉這種美麗神奇光彩的，此光陰在生命中即終生不滅。

在這單調的雨聲裡，一隻下流的，快樂的，帶金屬聲的歌曲忽然唱了起來，從對面廣東酒家的話匣子上飄到我們住着的旅館的樓上，使我起了一種摸弄着微腥的活魚似的感覺。

黃昏已靜靜的流瀉過來像一條憂鬱的河，溼沒了這個縣城。

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

一切語言都不過是空洞聲音。

那種新月形的木梳是那山城裡唯一的名產，也使人懷想到長得垂地的如雲的，古代女子的黑髮。道路上鋪着的是炎熱，沒有一絲微風。

——勞倫斯：「太陽」

——沈從文：燭虛

——何其芳：嗚咽的揚子江

——何其芳：街

——同前

——同前

——何其芳：縣城風光

——何其芳：鄉下

逐流之歌

(三)

謝人堡

第十二章 夏的恩緣

回憶過去這一段短短的生活，真好像似白浪滾滾的海水一樣。風在海底上面捲着，掀起一層層的波紋，一點點的泡沫，夢幻似地美麗，不過那都是些易於消失的夢景。自己所能保存而值得紀念的，只不過是一把模糊的記憶罷了。

我底靈魂早已都睡醒了！可是，只因朦朧，這才有美麗可尋，大審美學家和批評家們不是說這世間最朦朧的，就是最美麗的麼？我深信這一句名言。

數十年後，對於俞平梅底印象和我們中間所織成的故事，依然模糊隱在心頭，說來那却是一種美麗的模糊。

所以我在年青的時候，我便決意使我自己放浪，對於一切巨事瑣事，從來不拘小節。因此便不免常常爲人所誤解，說我遇事不尊禮義。其實我有我自己的求生的目的——我是竭力打算我自己底生活豐富起來。一個人有了豐富的生活，不是比起有了豐富的財寶更珍貴的多麼！每一想到此點，我便對於當時的生活，不擬加以整理。至少是像一道河流似地，任憑它向前奔流下去就是了。

由事實說起，就像柳慕瓊，俞平梅，還有其他對我過往密切的人，完全和我以上所說的一樣。

自與平梅小姐深識以後，友誼自然是有增無已的。在同年的夏，

炎熱的季節臨頭，學校學放暑假。在暑假開始的第一日，校當局自從把佈告揭曉以後，那些戀愛家庭的人便馬上都回了家。路途遙遠的人，也都趕快買好了車票。我因無事可作，況且還想在城裏盤桓數日，或可藉以與友人們得以長談，也許是人間之一至快之事。

我於是跑到柳宅去見慕瓊小姐，向她表明我這一次滯居城市的目的。她非常表示同情。

「慕瓊，這一次我總可以快樂一下了！」

當時我更把隨身所帶的學程日歷表遞給她看，我底目的在使她相信這一季的工作已告結束，而且是平安度了過來。

從此這未來的一堆日子，自然是要幽閒起來。

「好極了！」她底面容益其透着快活，接着又說，「我底姐姐——慕文，過四五天就可以從青島回來。現在恐怕她已經動了身——」

「呵！原來妳在青島還有一個姐姐。」

我在奇異地自言自語地說，好像這裏是埋藏了一個謎。

「不錯！其實這還是二姐。我還有一個大姐，她早已出嫁，姐夫是寧波人，現在他們都住在北京城裏。」

姐夫是一個大學教授，每年夏季，他們都喜歡到北方來的，喜歡到北方來避暑。」

「今年呢？」

今年可不準，因爲大姐新近添了一個小男孩，只有一個孩子，就

會把他們都束縛住了，還說什末！」

自然，我是不太贊成她大姐回來的。否則，對於我們底友誼，一定會有很大的障礙。因為凡是出了嫁的女人，自己所想的所作的，一定是有一種別具的心情。對於我們這種人，不太容易心投意合了。

經過一小時的敘談，於是我從中得知關於慕文小姐底種種。

原來慕文底年齡和我相仿。現在讀在青島，課餘寄居在姨母家中，她底身材略比慕瓊高些，和俞平梅同樣的都是愛喜音樂的人。談來談去，慕瓊順口開河便把二姐底戀愛史講了出來，一幕幕講得令人動聽；直到最後，忽然把女子許多不應該說的話都說了出來，我在一邊聽得頗受感動，於是我禁不住說道：「够了！够了！看在我底顏面，最好給她留幾句，幹麼要把這些韻事全都講得一點不留？」

「難道你討厭我麼？」慕瓊反了臉就是一句，其實她是誤會我底好意了。

「我意思是說：最好保持一點道德。譬如你以一個女子底身份，在一個男人面前講這許多，似乎有失身份。反之，而我又在一個女子面前，側耳傾聽這樣的故事，未免有嫌魯莽。還有——」

聽罷，她隨紅着面頰地笑了。

「我們不只尊重慕文算作一件道德，同時看我們未來的友誼上，我們一舉一動都應鄭重而坦白。」

我說了這幾句話，使她羞赧不已。至於當時我底態度，嚴重得很，恰似一個教員在管理自己底學生一樣。

她底小臉微紅起來，我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我便再說再笑，希望她能再重活潑起來。

果然，待我說了幾句問題以外的話以後，笑容又重爬上她底面龐，當面她便咀咒起我來了。由這一點看來，我深認為她是一個容易被人駕馭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情感亟濃的人，況且孩氣十足。惟有這樣人這才能夠真正表現天真。

黃昏時。

一個老太婆匆匆走了進來，一面走，還一面呼喚慕瓊底名字，我明知這是她底母親。

「誰？」我固地問。

「媽媽來了。」她底態度非常得意，一點驚恐也沒有。

「我知道妳在這裏——」她底母親，露出一幅和藹的面孔，隨又從容向我問道：「學校放假了吧？」

「是的！從今天起……」

「晚飯時候已到，請你留在這裏一同吃，不過只是便飯——」慕瓊聽說母親有了吩咐，不言語，她自然也是亟端表示同情的。無論如何，我實在不能不爲自己留一步身份，我在竭力退避自己，但是，慕瓊底母親過於誠懇，委實使我情不自禁，我在這裏於是用了晚餐。

吃飯時，大家都是愉快地談着，從中我更知道她們和我父親底一位老朋友是親戚，我們中間的關係，因之也更進一步。

飯後，她們依然說笑自如，至於我，却是顯得寂寞多了。學校既然放假，同窗老友一位位都已投進了故鄉底懷抱。學校裏面頗呈一種冷落情形。此景此情，再不得不使我憶起故鄉來了。何況我生來就是一個喜愛故鄉的人呢。

她們目覩我底寂寞，自然我有我莫名的感觸呢。她們叫我搬到她們家裏住，最初我依固執己意，相當客氣，終於因爲好奇心策動了我，我想搬進來住，也許是一件幸福的事。因此我便臨時遷入慕瓊底家裏來了。

第十三章 慕瓊小姐底家

清晨，當我睡醒，我猶臥在溫暖的床上，尋思着這即將消失了的夢，我靜靜臥着，望着潔白的天花板，朝曉可愛的陽光從窗子射入，已

爲那黃艷艷的憲輝所攔攔住了。細聽隔壁的房間還幽揚幽揚地飄來一絲絲留聲機的音樂聲，我想那裏大概一定是有一個閒適的人，在那弄着音樂。

這是我寄居柳宅的第一個清晨，當我睜開眼睛，望着這房間裏一切奇異的裝飾，案頭上陳列一些平常所不常見的擺設兒，不禁使我發生一種異樣的感觸。

我在默歎祈念我這未來的生活。

如果我若如此荒廢下去，對於自己底修養和學業，將來一無所成，實在是一件痛心的事。在這青蔥一般愉快的旅途上，如果說我結識了慕瓊小姐，應該算作生活上之一幸事，也未爲不可。但是誰敢斷言這不許是一個悵惘的表徵呢！

有時我對慕瓊小姐愛慕過深的結果，爲了友愛和許多年青人應有的熱情，任何的犧牲我均在所不惜！現在我已有了年青人所有的矛盾心理和熱情，不論什末事情，我只喜歡幹下去。

大文豪法郎士在他求學的時代，雖然他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惜終久未能獲到學位。其實學位也不過只是一個空的招牌就是了。像法郎士，雖然沒有學位他却挺身而起，一躍而爲世界最大文豪，這不是件赫赫有名的事實麼？還有像愛默生一看到數字就頭痛，非常討厭數學，但是終久也成了名人，這些事實，如果由我底嘴裏說出，徒是一個解嘲就是了。

八時，慕瓊跑來敲着我底窗子，其實我早已起床，穿好了衣服，我在那裏翻閱着一些破舊的報。

打開門，把她放了進來，互道一聲早安。

她所穿的衣服非常簡單，上身所着的是件花綢汗衫，白色番領，腰中還束一條紅色皮帶，胳膊與腿部却完全裸露於外，下面穿着一雙白色運動鞋，特別顯着妙俏而富有一種少女的美。

「妳是否很喜歡運動？」我把目標完全轉向她底脚上去了。她穿

了一雙自由式白色膠底運動鞋。

「不，我只是喜愛玩玩，運動是談不到的。爲什麼你要問我這些幹什麼？」她底體態依然是保持了一種固意的莊重，可是面部帶着微笑。

「我想妳一定是愛運動的，因爲妳底體格該多健美呵！」這一個微瑣的問題，其實並不是代表了我所欲說的話。我一見了她，我便馬上愉快勃勃，不管懷中是有多末難心的事，只要見了她，我便立刻就可變作一個樂觀的人。這不能不說是慕瓊小姐底魔力。

和她首先說了幾句與我心境毫無相關的話，我一半是讚美，一半是在試探試探她底意志。然後這才可以慢慢談些心腹話。

因爲女性生來就有一幅婉轉溫柔的性格，大都是不太喜歡那些孟浪的男子。尤其對於慕瓊，每次開始會面的頭幾句話，更必須處處小心。等到談過了半小時後，不論向她再談什末，她決不會反目的。我只抓住她這一個弱點，自然就不難向她進攻一切了。

這時我已停止閱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在她底身上了。「妳真美！」我只說了這一句話，她底雙頰便馬上紅了起來。還一句簡單的話，對她所生的激動自然不小。但是她究作何感想，我是無從而知。

她便沉寔在羞暎之中。

由此不禁令我想到一個東方與西方女性不同的觀念，譬如一個東方女子，不管是長得多末美，修飾得多末漂亮，你決不好意思當面向她歌頌美麗一類的話；反之，一個西洋女郎，如果對她能有以上的表示，她不但要快活發狂，而且認爲是一個最大的光榮。

這點不同的觀念，自然可以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和心理。

可是我對慕瓊小姐這種生來的天性，不但表示喜愛，同時我也的確確能夠得到欣賞呢。

我於是走到門前，背手把門鎖好，我在狂熱的情感之下，依然不

失鎮靜。

「把門鎖上幹麼？」她底聲音非常小，大概她已料到這是一件秘密了。

「別問，」我答道，「我不想說，我想作出來給妳看……」

「你倒底想作什麼？」

她在呆望着我，心頭疑問重重。

「請妳來！」我扶着她底肩背，同她走入帳幕的裡面。她什麼也沒有說，可是也沒有反駁我。

天呵！現在我該犯起罪了！

我有一切人類所有的憂鬱和苦惱——青春就是我生活裡面一個最大的勁敵！我在年青時，青春的火燃燒了我這整個畸零的靈魂，可是我依自認這是人類之一至大的天性。

當時我把慕瓊領導入內，她底頭部微微向下低垂，玫瑰的面色和腿部，非常誘動了我。數秒鐘後，她已被囚在我底懷抱中了。我不盡向她那華髮上面輕吻，其實她却毫不察覺，這是一件除我意外之事，她底髮上散着一種稀薄的西蒙蜜味兒，却是給我一種最大的刺激。

一刻鐘後，我們再重走出，打開帳幕，兩顆顫慄的心却變出了兩種不同的快感。可是——可是唯有她底頭髮顯着些亂蓬的樣子。我趕緊請她疏好，以免露出遺痕。

片刻，她又恢復了固有的風姿，依在戀戀不肯走去。似乎對我還有一些要說的話。

「請妳趕快回到自己底房間，不要再多留戀，以免意外！」我向她請求，她便立刻愉快地回到自己底屋子去了。

這一日使我不安的事，就是我這一顆偉大的愛情的埋藏，我雖然愛了她，可惜這愛只能埋藏在掩鬱的心頭裡，我在咀咒人間自從有了禮義，就已有了隔閡，使一個人生與另一個人人生永世不能坦白相晤，這便是人類進化所得的結果。

早餐以後，慕瓊尤在邀我去看電影，自然她底態度是頗中肯的。

「够了。我們底友誼既然已到最後一步，遇事最好隱密一下，不必明白顯露於外，如果在無相當機會以前，一切最好埋藏在心裡面，以免意外無味的滋擾，不是麼？」我是向她如此勸告，同時至少也可說是勸告自己。

這是一個如何使我不安的日子呵！其實平梅也不來，我只被寂寞關在室內，順手拾起一本拉馬丁底詩和馬克吐溫底散文，我在讀起這兩本風格極不相容的作品。

拉馬丁一生放浪自由，作品尤以用字爲美，世界文學史上寫出了拉馬丁底一章，實在是名符其實呵。至於馬克吐溫底作品，只以幽默出名，修詞自然也頗奇妙，不過一時我尚不能充分地瞭解。

第十四章 把愛藏在心裏

歐洲大陸諸國在十八世紀，在文學上已經萌芽一種先驅的浪漫的旨趣。尤其在法國底文壇中，產生了兩位浪漫的先覺人物：其中一位是「沙陀卜里央」，另一位便是「絲塔爾夫人」。關於絲塔爾夫人自於一七八八年寫了六封「論盧騷性格及其作品的信札」以後，這才正式開始了她底文學生涯。在這六封信札之內，她對盧騷把熱情視爲道德的概念，非常表示讚美。於是她便起而追隨盧騷這種最大的哲理，作爲她在致力文學上之一主題。

至於沙陀卜里央，乃是出身於下列顯之一貴族的舊式家庭，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曾徬徨於「孔堡」的宅邸中，而更徘徊於「聖馬蘿」的海岸之上，觸目驚心，便不禁感到了英國貴族的沒落空虛和悲哀，所以在他後來的作品中，以致對於上面的情緒，反映非常濃厚。

上面所述的兩大作家，在浪漫文學的領域中，只因有了先導的精神，所以在法國文學史上才占了一個相當的地位。其實代表法國浪漫文學最高旨趣的人，當然要推拉馬丁，維尼，露俄及米塞等。而其中

尤以拉馬丁底地位為最高尚。

這一位浪漫詩人，生平喜讀莎士比亞，拜倫，盧騷，聖彼得，絲塔爾夫人諸家作品，而且他尤每每喜愛逍遙在鄉村農野之間，體驗着大自然的美，和冥想着一切不可捉摸的情緒……而且幼年他底母親更給他一種宗教的陶養，使他對於宗教的神秘，有了莫大的感觸。到了中年，更因生活的幽閒與放浪，所以曾數度發生變遇——因之在他詩篇裡面，對於大自然的愛慕，情人之戀愛與死別，宗教的崇拜，簡直成爲他寫作的一種主題了。

他底先期作品，自然大部都是些詩歌，他每每利用一種抒情的輓悼歌調，去憑弔他那一小片過去的生活——熱烈的青春以及可愛的年華。大詩人對於自己那些逝去的生活，無疑地是比常人底感觸爲大，要比常人底憑弔的心緒更深，不過世間惟有詩人這才能把自己底情緒與幻想委實傾吐在紙墨之間吧！在他「新歡想集」的前奏曲上曾寫道

我愛那散落在黃昏時節的聲音，

那在重荷之下呻吟着遠方的車的響動，

和那傍徨在林樹間小羊的頸上擊着的幽靜的叮東的鐘聲。

這種對於自然的渴慕，該是如何地深運呵！可惜我這幾行譯的太遠，幾句舉世聞名不朽的作品，竟被我給譯成幾行拉雜的文字，說來實在是遺憾！

不過詩歌，只有用一種文字寫出來的是詩歌，根本無法翻譯。如果勉強把它譯出，不但要丟失了原文的美和真，而且更要破壞了原文的韻律。所以一個不通外國文字的人，尤其對於外國的詩歌，實在是無法得以欣賞。

我在數年以後，對於拉馬丁底詩歌還譯了數首，其中有一篇長詩，題目是「給我底燈」，我譯了之後，還在一個雜誌上發表過。

後來在一八二一年，大詩人拉馬丁隨以使館秘書的資格到了「丹

丁」底故鄉「非冷架」，在這裏使他對於詩品的修養，於是更進一步。中國詩人徐志摩大概生平是到過「非冷架」的，關於這些故事，我不想多提。

以上是對讀了許多拉馬丁詩歌以後所生的感想，因爲這些珍貴史蹟，我是極欲把它記在我這作品中的。

關於我這第一次住在柳宅的事，實在使我爲之驚奇。第二天中午時節，俞平梅忽然來了。

「昨天爲什末也不來？」我問，「妳曉得我是如何地寂寞呵！」

「昨天，是我舅媽生日，我在那裡玩了半天，吃了兩次酒，入夜不料酒氣大發，把我鬧得不好受，所以——」

「原來妳很喜歡吃酒的！好，得機會一定請妳去吃酒。」

「好，謝謝！」她底嘴唇露出一幅潔白的牙齒，極自然地說道，「可是——我並不喜歡酒，如果請酒，倒不如請糖。」

「糖？」我便立刻感受一種異樣的感觸，而且十分不安的。

當我對她講起昨天的故事，我是欣賞着大詩人拉馬丁底作品，而且對他浪漫的生平，是如何地讚美。我講了這一片話之後，却不禁使她憶起了另一件事。

她說她有一位族兄——俞天休，曾在法國滯居多年，那是一位音樂家，巴黎住得最久。他曾數度參觀過「茶花女」底墳墓和碑文。最後她說：「不怪乎茶花女底名聲這末大！原來拉馬丁就是有名的詩人！」

「愕！」我吃了一驚，「大概妳是弄錯了吧！」我向平梅小姐望了一眼，她那得意的神色漸漸沖淡下去，一壁還在靜待我底話語。

「茶花女與詩人拉馬丁根本沒有關係，二人雖然都很有名，不過生不同時，一個是法國浪漫文壇的代表詩人，一個却是粉脂隊中的出色人物，這出色人物本是一個妓女，他們偏要美其名曰交際花——這一個名聞全世的名妓！」

「呵！原來她是一個妓女！」這一句話，便可斷定她從來沒有看過「茶花女」這一部書，乃是一件當然的事實。

「是的，一點不錯！」

我當時一面指手劃腳地爲她講解關於茶花女底故事，我自然利用一種極端生動而令人動聽的口吻向她講，她聽得一聲不響，大概一定受了我底感動。

慕瓊坐在一側，眼中冒着神密的火花，她望着我，很神秘，很可愛，而廳上所有的注意力，好像立時都要撲到我底身上一樣。

我惟恐平梅看破我們底馬脚來，於是我一面講，還一面利用一些技巧的詩句，在掩飾慕瓊和我自己。

這樣，我總可以安心些了。

直等講到警察官勘驗茶花女棺裝之時，我底深心無端非常難過。書上記載說：警察老爺當時開棺驗尸的時候，一股臭味直沖出來，把他們熏得作嘔……：警察官還說趕快派人掩埋，以重衛生！

噫呀！這是一位如何美艷的女子呵！那想到死了以後，也會立刻化爲污泥，和普通女子一樣，絲毫沒有區別。只是茶花女在後來的世界裡空空給人留下一個名字就是了。

關於茶花女，一般人都說她是一個靈魂高尚的女人。她和中國賽金花是有兩種不同的名氣。賽金花的有名，是重在氣節的，可惜壽命活得過長。按說以姿色出名的女郎，似不應該讓世人看見她在年老的相貌——儼如一個俏麗女郎，壽命很長，到老時弄得滿臉皺紋，所謂鵝皮鶴髮。醜態重重，讓文人騷客簡直無法下筆，那不是大殺風景麼？茶花女所以被人推崇的原因，大概也許在此一點。茶花女生平不重肉體問題，可是她底靈魂非常高尚。她有一個不爲一切所誘引的靈魂，大概一般男人最愛她這一點，小仲馬執筆最大的旨趣，其唯一藝術也許在此一點。

我們談了許多此類的故事，俞平梅聽得最出神，慕瓊聽得一聲也不響了，我明知她們深受我底感動。

如此，我對慕瓊的秘密，總可無形因而粉飾起來。至對俞平梅底友誼，希望一定很大，於是使我把一切未來的美夢，便完全建築在平梅底身上了。

第十五章 蔭美軒中

老天果然不負人願，這一句中國古老的名言，居然臨到我底頭上，這該是如何使我興奮的呵！

有一次，俞平梅忽然跑到我這裡來，恰巧慕瓊沒有在家，我感到機會到了，現在正是午後二時將過，天氣炎熱得很，連空中刮起一陣陣的風，也都是熱糊糊地，使人流着悶汗。

俞平梅走進我這臨時的住室，她緊迫地喘息着，不時還用手帕拭着額上的汗珠。

「大概你是受熱了吧？」我一面說，一面又把室內所有的窗子打開，風吹窗子動搖，實在是別有一番風趣。

她坐在與窗相對的一個藤椅中，手裡揮着紙扇，表面上不管她是如何幽閒，實際她底情緒早已會隨同這炎熱的空氣緊張起來。她拿這一把小扇，却是無端使我爲之好奇了。

「請給我觀賞一下，」順手我把扇子接過，「呵，好極了！好極了！」

「你很喜欢它麼？」她問。

「是的！因爲這詞句寫得太美了。」

這上面寫着却是周邦彥底一首妙詞，一個現代中國女郎，居然能够喜歡「清真詞」這却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因爲當時中國正在提倡新文學最熾烈的一刻，青年人居然不致完全忘掉了舊有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令人珍奇的事。新文學家俞平伯，在中國現代文場中，可以說是一流的新文學作家，可是，他對「清真詞」依然把握着熱烈的愛

好。

「爲何你要買了這一把扇子？」我頓口地問。

「不，這不是買來的東西——」

「既不是買的，想必是朋友給你的！」這一句話，好像給她一個難題似地。話說出口，多少使我感到冒昧。

「這點小東西，是我姐夫送給我的。去年，當姐夫從寧波回來的時候，特意給我帶來這點東西，算作久別重逢的一件禮物……」

她在說話的聲音上，非常使我動心。她底聲音的美，刺激了我，而且她那面部之上又時時顯出些誘人的笑紋。當她說話的時候，聲音越說越小，越小越細，細到亟點之時，就不得不使人對她話語加倍地注意起來。

在我和她閒談之際，我又惟恐慕瓊回來，對我們發生疑心。我們總是具着兩種小心翼翼的神氣。

最後，我實在不能隱藏了，於是向她約求：「室內熱得很，我們是否可以到外邊兜兜圈子？」

「好，太好了！我可以請你——」

她樂得喜出往外，對於這種要求，似乎比我更切一步。

「快！既然走，說走就走。不必逗留，以免被她知道！」

「她是誰？」她這問話是完全加重在「她」字上，大概她許是吃了慕瓊底醋。

「慫別瞎說了。」我明知她是固意向我打趣，我一手把她胳膊揪住，曳她向外就走。窗子也沒有關，門也沒有鎖，我們便匆匆促促走了出去。

我問她：「我們向那裡去？」我們走出柳宅大門，東西一望渺然，我是不知即向那裏過去是好。

「讓我們看一場電影如何？」她首先提議，「我請你——」

「不，不，你曉得電影院是人羣聚集之地，倘或在那裡遇見了慕

瓊，不是麻煩麼？」

「呵！原來這裡還有麻煩！還是你怕她呢？」她底態度得意萬分。

「雙媚人的眼睛努力向我一瞥，我底情緒立刻爲之顛倒了。」

「不是旁的麻煩，」我向地有意無意地解說着，「因爲這幾天，她約我看電影，共計好幾次，都被我所拒絕了。現在我同你去，自然有點不大好。」

「不必說啦，橫豎這裏有點麻煩就是了。」

「呸！妳們女人總是那般胡思亂想——」

「瞎說！因爲你有麻煩，我才胡思亂想，這全是因爲你……」

「好啦小姐，我們走在路上，不必多講這些。最好讓我們馬上到市立公園去，可以麼？」

在我們走路的時候，我向她如此提議。

「倘如在公園裡面，我們再遇見她，那該如何是好？」她撇了撇嘴，得意地望我一眼，又說，「幹麼你總顧慮着她？你底心真好呵！」

「當然不壞……」

於是僱好一輛敞篷馬車，我們跳上車去，這車便飛奔起來，經過一條長長的柏油馬路，左拐右拐可下子馳到公園的門前了。

到了公園，我們便直接到「蔭美軒」。自然蔭美軒是這園中名勝之一。從前這一個地方只是一個大的茶食店，後來不意經過了一次火災，現在的蔭美軒是新建的，而且不再有人把它作爲茶食店了。今日的蔭美軒只是四週排着幾把椅子，中間擺着一大盆馬蹄蓮，階前依然接着水面，有幾隻小遊艇在那空空放着，顯得寂寞得很。

當時蔭美軒中，除了我們兩人，再沒有第三個人。於是我們漸漸這才敢大胆談起一些心腹的話，這一些久來重壓所不能傾吐的話語，這一次才得到傾吐出來。至於俞平梅又何嘗不是與我具着同樣的心情呢！當我每一發覺她爲愛情的熱火所燃燒的時候，我便不禁感到她是一個情感溢漾的女郎。

一小時後，我們已把素日所懷的心語交換完畢，自然是友誼也要隨之分毫無所隔膜了。

在這一期間，一個變幻令人不可捉摸的一刻，那想到我既愛了慕雲，同時我又無端愛起了俞平梅。這是一件至快之事還是不幸的呢？甚至連我自己也都弄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是一個熱潮澎湃的人，不論何人，只要接近了我，便一定必受我這熱力所薰染，和我這固有的熱情去同流起來。

當我與俞平梅走在一畦草地之上，一叢叢暢茂的野草，徘徊在兩雙節奏相同的足下，我在反覆思索着以上的感觸。

「你是否在想什末，半天都沒有話？」終於我們這中間的岑寂，不料隨爲她所打破了。

「不錯，我至少有許多感觸——昨天我們還在那裡，今天便居然走在這裏，這是生活賜給我底感觸，不過這種神秘的感觸只能埋藏在神經質裏，我簡直說不出來，同時我也沒有更好的方法把它形容出來。方才我在羨美軒所講的一篇話，只要她能瞭解，就可以了！」

其實我還只是一些漠然的話，不料她却深受感動。第一，在我們散步之間，她底身體越發向我迫來，緊緊偎在我底身旁，而且更不時地睜大了那充滿渴望的眼睛向我願望，因此我更說不出什末更多的話來。

不多時，只因沒有何等可作的事情，於是便去划船。

下午，風停了，天氣只是熱。河裡的水靜靜地，一點波紋都沒有。天空裏面飛翔着銀白色的鴿子，一隻，兩隻，三隻，白鴿的腹下擊着風鈴，噹噹響在高空。地上的人們只有羨慕而已。

後來微風起了，我們底精神也疲倦起來，便把船順流到船洞的一壁，上面掛着垂柳，不時還有絡繹來往的行人，歡笑之聲時時可以傳入我們底耳鼓。

我抽了一枝香烟，很愉快。

在這幽幽流渡溫風吹來的時候，俞平梅大概已很爲之陶醉了！她把雙眼迷迷，下面劃出了一顆微笑的嘴——一個愛美的型，潔白的牙齒，和善的笑，那實在是一座誘惑的源泉！

「平梅，你是一個愛好音樂的人，」我於此鼓勵着她，「爲什末你不唱一隻歌曲呢？我們鑽進這一幅可愛的環境裏，你是否承認是很理想？」

「很好！」她底回答只是這兩個字。

因爲我底慫恿也很有力，於是她便唱起來了。她唱得一隻凄婉的歌，因爲過於美麗的關係，不只是感動了我，同時也感動了她自己。

在這歌聲斷止的時候，隨着這嬌嬌的餘音，黃昏已已是走到人間了。時間既因過晚，我們也就不便再多於此逗留。上岸之後，她說她想回家，以免媽媽惦念。可是，晚餐的時間已到，我自然不能讓她空着肚皮走回家去。

在我請她吃完晚餐以後，她因喝了一些過多的酒，大概是醉了，不過精神是越發興奮起來。臨分手時，爲她僱好了車，燈光雖然照在她底身上，刹那，她那美妙的夜影也便模糊下去。我再不得不回到柳宅，也許慕雲是在等候着我。到了柳宅，已是夜十點鐘。

第十六章 別有所歡

夜裏，因爲這竟日的疲乏侵襲着我，還有那使我心神繚亂的事情在包圍着我——我一個人被關在寢室裏面，爲了免却蚊蟲的擾擾，室內所有的燈都被我熄滅了。只有寢室的門前，還有一盞燈在燃着。一些莫名的粉蛾和飛虫把這盞燈所包圍。

院內的竹葉聲，沙沙沙不時傳到這寂靜的寢室來。我在牀上臥着，幻想佈滿了心頭。我底血液在周身奔騰着，不知爲何，我便無端興奮起來，使我不能安適入睡。

我幻想着過去和現在，幻想着對俞平梅底友誼的可喜，以及慕瓊底未來的悲哀。那一串串未來的日子，我們大家是否都能幸運地過活下去，甚至連我自己也都無從捉摸。

這一次，當慕瓊見到了我，她底態度便不像往日那般愉快，眼中閃着忌妒的火花。而且她還一定會發現我這酒氣的。倘如她發現我是飲了酒，她必對我不滿。不過她沒有問，我沒有說。

我在慕瓊底家裡只住了幾日，因為這意外地俞平梅的關係，有朝一日，倘被慕瓊發現了我對俞平梅的關係，她一定為之震怒起來。

因此，我為顧慮到未來的不佳的情勢起見，我決擬明天必須搬出柳宅。第二天黎明時，院內的樹影慢慢拉在我底窗櫺上，樹上雀鳥啾啾鳴唱，我從夢中醒來，目視這太陽底光明耀滿床頭，溫暖在籠罩着我。

我趕緊自床上跳起，披了一件睡衣，連打兩個呵欠，揉了揉眼睛，趕快走到室內一個壁洞的面前，擰開自來水，把面盆放滿了溫水，即速洗臉。

一刻鐘後，又接起電鈴女僕走進，她還用眼睛向這室內上下左右打量一番。

「請妳把小姐請來！」

「小姐？」她反問着。

「是的——」

「大概小姐還沒有起，我去看一看……」說完，她便走出去看小姐。

我在室內等候，還一面收拾我這簡單的東西。

慕瓊珊珊而來，頭髮顯着有些亂，臉也沒有洗，混身上下只穿了一件長睡衣，下面光腳穿着繡拖鞋，所有一切少女底風騷總可完全在她身上尋得着了。

「幹麼起得這末早？」笑得把一幅潔白的牙齒完全暴露於外，又說，「你起早，別人也睡不了……」

「妳曉得，這是我底習慣，我從來是不愛晏起的——」
「昨夜怎末回來那樣晚？」她這一句有力的話，使我難堪已極。什末話我都可以和她談，惟獨這句話，傳到我底耳中，不啻蜂芒一般刺激着我，使我不安。

「對了！昨天回來的晚，今天我還想早早地走……」

「難道您想回家麼？到鄉間去？」

「不，我倒很想回家，不過在未回家以前，我還想在城裏勾留幾天，暫時住在學校裏。」

「住在學校裏……」

「是的，因為那裡肅靜得可愛，同時我還想藉着這幾天的工夫，研究一下「詩學」。我不禁為之輕微一嘆，一切自心想要說的話，又從喉嚨嚥了下去。可是她以她那生來的聰慧，對於我這表示，一定早會洞察無遺了。

「你只因爲喜歡那裡肅靜，便想再重搬回，這恐怕不是你真正的理由吧！爲什末你搬來又搬走？」失望的神彩已經爬上她底眼臉了。

「我想搬出再住幾天。在我回到鄉間以前，我一定會通知妳，如果得便的話，也許還要再重聚會一次。」我向地解說着，「我們彼此底希望都很大，快樂是我們底，而且快樂是無止境的！」

「好！您既然決意想要搬走，我也無法攔擋您，不過……」

於是我便囑咐僕人爲我收拾東西，而且慕瓊也下了手，我也親自動手。慕瓊打算用車送我，已被我婉言拒絕。我底意思是不必驚動那些人，省得麻煩。

到了學校以後，我又回到自己底寢室裡去。校役以爲我自故鄉又重返回，其實我還沒有走。

我把行裡放下。趕快去給俞平梅打電話，巧遇了！接電話的原來就是她自己。我告訴她我已搬出，現仍住在校舍裡面。她問我爲什末這樣作？我只答應她見面再談。

俞平梅聽到我這番話，不禁喜歡欲狂。她說馬上想到學校裏來，我因推恐不便之故，隨即約她到「福隆咖啡館」，在那裡，至少可以痛痛快談一次了。

放下電話，我隨即到寢室換一件衣服。校役給我送來一封信——一封自遠方寄來的家書。

我打開了這封信，原來是母親寄來的，信中大意是說現在青紗陣起，道途泥濘交通不便，如果城裏方便的話，就在城裡暫住也好。閱完了信，自然要懷起一種鄉愁之感，益其使我思家之切。但是，爲了接觸這未來的俞平梅，我却爲之安然多了。

我把信件裝好，順手置入口袋裏。賞給校役一些零用的錢，於是校役很樂，我也很樂。我在瞬息之間，計劃好了這臨時的床位，就請校役依照我底計劃去辦。這些工作留給了他之後，我便僱好一輛快車，向福隆咖啡館疾馳下去了。

到了福隆咖啡館，不料她已在那等候多時了。最初她是坐在一個舒適的小間裏面，只因天氣熱，室內悶得很，由於我底提議，我們便一同走到屋頂上去，這屋頂上裝飾美麗得很。四壁的欄杆爬滿了藤蘿花，順着藤蘿蔓延的地方，設滿了一串串的五色燈，倘如是在夜間，這一定美得令人不可形容。屋頂上面散漫擺着許多桌子和藤椅，每張桌面之上至少還有一盆鮮麗的花，我與俞平梅便佔據一個靠近角落的茶座兒。

現在已是十一點鐘，炎熱已向人間慢慢退來。直等我們吃了一點冷食之後，一切所最珍惜的閒情這才開始籠罩着我們。

「你撇了出來，慕慶作何感想？」

她是仍然向我迫問着，望着我這漠然的面孔。她笑得十分可愛。一切女人所有的魅力，總可在她底面部尋找着了。

「她是作何感想，我無法知道。但問你底感想如何？你可以說出些麼？」

「我有什末感想，不過你離開她，總算一件應該的事。不然，終免被人所誤會的。」

她一發言，我便料想她要從此說起。「現在已經撇了出來，對於我們許多未來的事情，不是更方便些麼？」

「呵——」她笑得簡直要跳起來。按照她底年齡，她比柳慕慶大些，而且身體的發育也更豐滿的多，由此可見她對情愛的需要一定更大，接着我便問道：「你對日常的生活，是否是很苦悶？」她底臉立刻紅了起來，像一枚早熟的蘋果。

當我用幾句適當的話語，去讚仰她底美的時候，她頗爲之焦燥不安，我明知用話語當面讚美女人，是會使對方受窘的一件事。現在我只拿這樣話去試驗她，不，她果然很應點。在外國，如果當面讚美一個女人的話，這女人一定要樂得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直到談了許久之後，我們彼此情感在印象上已是毫無意見可言。致使我對她所懷念的量大些。

快到一點的時候，這咖啡館裡一雙雙紅男綠女便相接踵而來，這一定是因爲天氣過熱的結果，使令他們都來吃冷食。咖啡館裏的人越來越多，連樓上樓下一切散座兒都擠得熱糊糊地，反倒不佳，於是俞平梅提議要去游泳，而且請我伴她一同去，這一件小小不然而的事，我當然要以熱誠相允。可是我須請他事先去，我想回到學校再行照料一番，三點半左右，總可在游泳池相見了，分手時她樂得若狂。

到了學校，門房交給我一個便箋，原來是柳慕慶來了，上面沒有寫明有什末事，只望我即速與她打一電話。我依照她底吩咐，便在電話裏面和她談了起來。最後她約我務必到她家，大概有事一叙。

我放下電話，心頭情緒不穩得很，跑到寢室一看，寂寞的氣息又重把我壓逐出來。只好坐車去看慕慶去。

車到柳宅，慕慶跑出來接我，她又換了一身紅裙。我們彼此均暗然一笑，也就再無什末問題可談了。我明知她找我没有事情，因此使

我稍稍爲之安然些。

她說她昨夜病了。可是面部的顏色依然妙靈異常，細看之後，方知她是塗了一層胭脂。三點半鐘已到，我們正在吃西瓜，可是俞平梅還在游泳池裡候着我，我隨接二連三地看手錶，於是引起慕瓊機警地向我問道：「你還有什麼約會？」

「沒有！」我謹慎答道，「室內很熱，我想回去……」

「今天請你不必走，晚飯已經預備好了。或者——我再打電話，把俞平梅請來，免得你單調……」

話說完了，她便跑去打電話，其實俞平梅本來是在游泳池，打電話她也白費事。果然，她沒有把俞平梅請來。我因情面難却，便在這裡用了晚飯，游泳池的約會已告失去，難爲情得很！這都可以說是爲了慕瓊了。

第十七章 霞飛橋上的月夜

如此潦倒下去，不到一週的工夫，我底囊內一些僅餘的錢，都花光了。所得的報答，只是一些流浪的味感，我日日爲這種生活所困擾着，過慣了自然也會感到厭煩的。

柳慕瓊和俞平梅對於我底友情，却是有增無已。我在此心神繃亂的日子裡，她們總是常常約我去談。我只因爲囊清如洗，致對這些額外的友情勢必是要淡漠下去，因此有時竟會引起她們對我加以懷疑，以爲我一定是別有歡圖，暗中她們恐怕不免要說我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其實我何曾不是一個最有良心的人！我底心是熱血造成的，每當遇見了一件苦痛的事，我寧肯犧牲一切和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我所企望的願望。

我底金錢如此拋棄下去，生活留給我的只是一些慘淡的事跡。世間再沒有錢會使人類愉快的了。這一句話，並不是把錢看得過重，因爲世間唯有錢才是萬能。譬如說，一個人倘若伸了頭等獎券，獲洋

若干萬元，縱使這人是有多大難心的事，也要立刻化憂爲喜。在此悽鬱難言之下，有許多次，她們和我定約會，都被我所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因爲我沒有錢，須知與女人交結，倘如一旦談到了愛情的話，在男的方面，不但犧牲精神，消磨時間，而且還是最費金錢的事。何況是一個年青的人！一個情感澎湃的年青人。

最近幾天，因爲無事可作，那些過去的一點點的繁華，已都化爲雲烟，有時也會爬上心頭，不過我總是在努力抑制自己，每日有着充分的閒暇，我只有跑到草場上面去日光浴——我脫了一切衣服，顯露着胸膀，腿部足部也都同時裸露在外；靜靜臥在青草之上，吸收着這可愛的大自然的陽光。綠蔭的青草也會發出一股股香靄的氣息，使人聞到便會發生一種莫名的愉快，直到晒得身上發出一層濃濃的汗水以後，便要馬上跑回盥漱室內用冷水去洗，結果我底皮膚顯得橙黑色，不盡自感健康之樂。

和我同時舉行日光浴的，還有一位學友——戴鴻賓，他也因爲故鄉遙遠，行旅不便，和我同樣地留在學校裡。在全校中，他是一位以滑稽出名的人物，他一舉一動一談一吐，莫不露着動人的滑稽，使人見到馬上便生笑的。因此，在許多青年朋友羣中，沒有一個不是喜歡他的。而且他底面孔又生得特別俏皮，頭上留着適當的分髮。上面洒着香料。他更喜歡穿短腿褲，長統襪，他底身材中等，與我相仿。在這漠然的時候，遇見了他，至少也會使我減去幾分寂寞吧。

三天以後，我隨決定返里之念，在臨行的前一日，我到柳宅去看柳慕瓊，而且我更請她把俞平梅約來，大家共同聚談，快樂不是更大些麼？平梅來時，已是當日下午五點，不知如何這次她來得却如此延遲。

「平梅，平梅，來得過晚了。」

柳慕瓊在大聲向她招呼，特別顯出歡迎的樣子，大概她許不曉得我與俞平梅底關係，不然，她早都會生起氣來，大吃其醋了。

「這並不晚，只因你們等得焦急了吧！」

俞平梅笑着說，態度非常可親。短短的髮上繫着一條辮子，臉上雖然沒有擦東抹西的，可是非常香，好像抹了「千里香」似地，使一個異性的青年聞到，馬上便會爲她所誘惑着，她和慕瓊坐在一起，兩個人肩靠着肩，看起來倒是因爲她底年齡較大些，以致她底態度更可愛些。

「平梅，明天我想回到鄉間去，在假期中，學校我是住不慣的。」我一面說，一面又把一封家書掏出給她看。

她接過信，慕瓊搶着和她看，好像這裡是有何等的事端，致使她們驚訝而神祕。

「我們相聚的日子還不久，怎末一來就是走了？」俞平梅透着十足嬌氣，實在使我有點悚然了。

「從休假到現在，我連一次還沒走，怎末能說一來就是走呢！」
「我們未來見面的機會多得很，最好你把交情記在心裡吧！慢慢還會來的。」

這兩個人都爲我這話所感動了。因爲她們坐在那裏，一語不發，料想她們也許會傷感的。於是我無端拾起一把扇子，遞給俞平梅，意思是在爲了打破這一點無味的寂寞。那想倒反遭了慕瓊一個大白眼。我看她在瞪着眼睛，我又拿起一把遞給她，她接過來又給俞平梅，無意遭受平梅打她一扇子，她隨說道：「平梅，扇子是送給妳的！」
「別瞎說了！哈哈……」俞平梅在反駁她，怪聲怪氣地笑着。

「嗯！」
「不要多說了！眼看明天他就要走。我想請他去吃冷食，姑且就算饒行吧！」俞平梅說，「妳必須來作陪，妳底弟弟如果回來更好。」

「歡迎！」慕瓊按電鈴急把小弟叫來，我們便一齊出發，到了一個就近的冷食店，大家吃喝一頓，再回到柳宅已是快近黃昏。稍息，我們又順便吃晚飯，不過誰也沒有吃下去。

夜靜燈明，我們彼此暢談不已。我底原意，本擬在此別前的一夜，和她們其中任何一位，單獨暢敘一下，是我所最企望的了。不過這一個幻想也終歸爲泡影。

當時我們共同坐在院中，只有慕瓊的小弟早已入了甜夢之鄉，院中擺着許多藤椅，靠近許多花盆，特別顯得涼爽適人，到了子夜，依然毫不感到倦怠。因爲夜是太深了，平梅小姐如果再不回去，家中一定要懸念她的。

「讓我們分手吧！」我開始說，「平梅總該回去了。明天我還有半日的路程，否則一定會感到疲倦的……」

「明天我們都去歡送你。」她們同聲地說。

「謝謝！明天早七時半，到××汽車站……再見！」

分手時，俞平梅顯明是要同時和我走出柳家的了，於是我這才抓住一個機會。慕瓊目視我們雙雙走出大門，一定要對我們想入非非。可是夜太深了，我們又能如何是好！

走出大街，燈光依然輝煌可愛，天上掛着銀色的月，這是一幅如何美麗的月夜呵！

「妳平常是否很愛月夜呢？這該多富有詩意呵！」

「是的，夜裡太好了。」說着，她好像墜入一種回憶之中，大概她許是回想些什末，因爲當時她沒有說出什麼更多的話，她在讀夫月夜之時，口吻上居然露出了輕微的嘆息，因之使我問道：「妳在想些什麼？」

「對你說了，你也不會瞭解我的……」

「請妳講出。」我以熱心期待着她。

「好……請聽着，」她開始打破這悶葫蘆，「在我母親死去三週年的那一天，那時，白晝我會親自到了媽媽底墓前去祭祀過，晚間因爲無事，淒涼的情緒包圍着我，在我想到無母之苦的時候，那一夜我就跑到一個橋頭，爲了在排遣自己，那一個月夜，就和今夜相……」

「橋上望着明月，細聽橋下的流水，那一夜靜得很，分外顯着凄美！不過那時我還只是一個人……」

「你知道那時我在橋上都唱些什麼？你猜？」

「那怎末會猜得到？」我以一種滑稽的語氣，居然把魂悲哀打破

了。
她笑着說：「我告訴你吧！那時我呆呆望着月亮，一個人，橋下流水的聲音，潺潺地響，越發增加我底難過，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唱起了一隻『月曲』，唱完之後，恍然似乎是聽到遠方有一個老人底咳嗽聲，那聲音令人聽得太可怕了。」

「從那時起，每至夜晚，我就不敢獨自走那座橋。想起來真可笑，可是那是一件真事。」

「那橋叫什末名子？」我追問着。

「霞飛橋。」

我們走過了許多街和街，路和路，我忽然問道：「在你回家的路上，不是經過霞飛橋麼？那如何是好？」

「呵……不用我再加以解說，她已感到恐懼多多。」

她只努力依在我底身旁，好像受我保護一般。路途走了很長以後，我想給她僱一輛車，讓車夫把她安全送回家去，她是一再不肯，既然如此，我也就無法擺脫對她護送的事實。我把她伴送回家，這儼然好似我底責任之一了。

究竟她所談的霞飛橋的故事，是否屬實，我是無從考察。不過後來我想，關於霞飛橋的故事，也許一半是真的。而其最大原因，恐怕還是企望我伴送她。

好友俞平梅，明天我們便要作一個短短的離別了。偶然憶及於此，我便會對她們發生更大的戀愛。所以在這幽良的月夜裏，一個別離以前的月夜，無論如何，我必須和她儘情歡聚一下，想來也許是她所最期待的事。

在我們未到霞飛橋以前，迎着月光老遠便可望見霞飛橋下的流水。這真的水在淙淙流着，我們到了橋上，果然感到另有一種情境，神聖，幽美，寂靜，這種接觸不是利用言語便能可以道得出的。因此我還特意在那橋上欣賞一下，請她也停住了脚步。

「這真不是很美麼？」我讚美着說。

「對了。這裏和數年以前的景緻完全一樣：月光，流水，幾年以前的霞飛橋，還有四周拉雜的樹，完全是保持以前的舊態。不過——從前的夜裡，當我靠近這座橋欄的時候，那時我還是一個孤獨可憐的人呢！」

「現在呢？」

「現在——問你自己好了！」隨着話語嫣然一笑，我用右臂攬着她底右臂，吻着她底頭髮，少女底香馥的氣息充滿在我鼻孔之內，我底精神於是為之飄飄然了。

最後她說了許多使我神秘已極的話，使我實在不能不為之深深愛慕她了。本來我愛她底心情，就比愛慕慕底心為切，何況她是一位更能領畧風情的人呢！

以上我曾說過，她底年齡是比慕瓊大，她底感情也必比慕瓊深。我愛她所以勝過慕瓊的道理，主要原因便是在此。我們在這橋上休息片刻，眼着月亮已向西方流了下去。我惟恐她回家過晚，一切不便，立刻我便動意即時送她回去。把她送到了家以後，清冷得只有我一個人向學校走回，到校以後我便立刻迅速睡去。當我臥在床上，靜思這一天過眼的雲煙，可喜一個少女已經作了我底引夢草了。

翌晨七時半前，當我到了長途汽車站時，她們已在那裡等候多時。俞平梅為我送了一包水菓子，柳慕瓊也同樣地送了一包子。在我們歡送聲中，車子開了，我們所離別的距離愈益遠了，車子駛得很遠，我仍回首願望她們，所能望見的對象却是渺然極了。

(未完)

容容

第一部 (續)

第一章——第十節

問問我

「現在——現在我反對由戀愛而結婚了。」柏生幽幽地說着。

「噢，確是受過打擊以後的話哪。」

另一位噙嘴兩聲，「開倒車，開倒車。幸虧新婚燕爾的章先生沒有在這里。」

「不是開倒車，我有我自己的意見。」柏生並沒有忘却他本性的強，「這里有一個比喻：我以為由戀愛而結成的婚姻，到了洞房花燭夜時，已經達到他與她之間情愛的極峯。好比一壺開滾了的水，熱度已到頂點，無論如何不會再加高，以後却只有因為壺底下的火力逐漸消退以至於熄滅的緣故，壺中水的熱度亦將逐漸趨於低冷，所以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至於沒有經過戀愛的過程，或者說，素未覲面的男女雙方，竟行結婚的婚姻，好比一壺天然的冷水，却放置於一架熊熊的火爐之上。同居之後，一步步嘗試着創造了他與她彼此之間的愛情，結果則壺中之水，逐漸受熱，自然趨於沸點了。」他確不是違心之論，他這種見地確是蘊蓄於自己的心中很久很久了。

「佩服，佩服，你這愛情的創造者。」眾人皆異口同音地說。

「哼，一切打穿之後均不值半文錢，宇宙間什麼是「新」？什麼是「舊」？它的分別在那里？新的終究比舊的好在那里呢？」

這種帶有哲學氣味的談話，給只重現實的老校長非薄的說：

「我們在聽你講道了，嗚呼。」

「所以，我寧願娶一個鄉村的女子，一字不識都好。」柏生不願

校長的白眼，滿含激動的神氣，他底雙頰因說話用力，稍稍帶點兒紅色。

而末了這句話却不覺露出他自己的本相來了。

「那可容易得很，你要一大車也有。」來自田間的訓導長說。

「就是本地風光罷，這裡的水好，別看女人的肉皮子黑，那是下地給太陽晒的。要讓醜態一個月，肥皂擦着，胭脂粉澆着，保管比城裡人還細膩得多。」袁先生又在賣弄他生理上的美化論調了。

柏生沒有答話，心裏當然會立刻想起容容來的。他接觸過容容的手指，伊的手指因為搓洗衣裳的時間過長，血液充盈，呈一種可愛的肉紅色。的確很柔軟，很細膩，他承認袁先生的話不錯。

「吳先生真的有個意思麼？」老校長一半打趣一半認真的說：「咱們的事務主任可有這份兒能耐，他在村裡說話，道一不是二。怎麼樣？」

柏生像吃了過量的酒，雙頰剛才越發紅了許多。老校長的試探的話引起他最近的兩件回憶來：一件是証實了在暑假前，那被辭退了的體育教員對他所說的話確是有根據。一件是那天遭受過兵的虛驚之後，把容容和菊子送到王財主家去，怎樣的被一家人感激涕零的情況。雲伯伯不消說，雲大媽媽和容容至情地留着他吃晚飯，容容出去打酒買菜，雲大媽媽下廚房去燒。正房的中間鋪開一張八仙桌子，雲伯伯的病魔似乎無形中打退了，陪着他談着笑着，兩個年紀差了三十多

歲的人却說得很投機。但那一次有意義的聚會使柏生回憶的頂點却是雲大姆媽在有意無意之間和柏生問答的幾句話：

「吳先生，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

「呵，可真不像；憑您多麼老成可靠啊。是那兒的人呢。」

「我的老家可是很遠，不過那裏現在已竟連族人帶親戚一個也沒有了。我從四歲時候就跟我父親母親到北京來，一直住到現在。」

「兩位老家兒都在嗎？」

「不，他們都去世十多年了。我是一位遠房的叔叔扶養大的。」

「呵，是的；您底齊肩膀兒兄弟姊妹們可有哇？」

「我就是哥兒一個，姐妹都沒有。」

「唉，您命太孤啊！親事可定下了沒有？」

在否定的答覆之前，他偷眼觀一觀立在門框旁邊的蓉蓉，看她好像一直在傾聽着。聽到柏生「不，不」的答話以後，她底頸子不自覺地半垂着，看她的脚尖。

x

x

x

柏生一行人從章先生家裡出來的時節，已然有些近于黃昏的風景了。大家嘻嘻哈哈，有如哥倫布發現了美洲的歡喜。有人贊賞章太太肉皮的細膩，有人用手指在自己眼前比畫着圓圈，說像章太太這樣圓臉的女性，夫婦間的愛情恐怕不能持久。有人則又加以譏評，說章太太底唯一缺點是脖子太短。唯有柏生始終沉默着，不表示他自己的意見。顯然在腦中的攝影器裏，要給章太太留影的玻璃板上，仍舊是一張白紙。

大家走到村口的石碑那裏，脚步都畧微停了一停。新來的體育教員周先生提議作一番村中巡禮，結果除了有職務的老校長訓導長和今晚預備給學生編講義的兩位教員之外，教外國語的黎先生，老怪物袁先生，都贊同了周先生的主張。柏生呢，他心裡想着現在的蓉蓉怕

已竟回他山裏的家中去了。近來他新生長這樣一種見解：見她除非自己一個人，若是在許多視線之下，兩個人對了面，他情願象生人似的低頭走開，這可是「情到深時轉不親」的寫照麼。於是他也參加了巡禮的這一行。

這一小隊高高矮矮的遊客，從那一座在妙峯山廟宇兒時候，曾經瀰漫着香烟的濃霧，清與越的鐘聲；而現在却異常冷落的娘廟下院墻脚邊抄着小路過去。經過一處不到一畝面積的菜園。眾人隔着疏落的籬笆，看見一畦一畦繁茂的王瓜架，架是用長長麥稈所搭就的三角形狀，紫紫黃黃的小花星星點點的散布在掌形的綠葉之間。畦邊有幾株向日葵，正昂着車輪般的高冠遙遙與山頂的太陽叙別。幾乎把肚皮貼於地面上的胖老母豬，正一邊落落的聲喚，一邊在水井旁邊的溝渠中覓食。井台上，輾轉憂憂地響着，有一個穿着孝布襪子鞋的老婆婆正在打水。黎先生以他數年來的鄉居經驗，向大家條分縷析地說道：

「我覺得這村裏有三多：第一是上年紀的人多；第二是豬屎糞多；第三是女人穿孝的多。另外還有三宗寶：金仙庵的泉水，聖果寺的壽，女人的小脚。」

「哼，又是女人，女人！」體育教員周先生噓噓地從鼻子裏出氣「還有，這村裡的淫風最盛。簡直和口外的大同異曲同工，是笑貧不笑娼的。」黎先生說。

「怎麼，這一點點的村莊，還有賣笑的女人嗎？」袁先生搖擺着如球的腦袋，連柏生也警不住應酬似的笑了一聲。

「你不用笑，柏生。暑假之前同老陳三天兩頭的下村裡去玩，難道說除了買花生仁兒之外沒有別的事嗎？」黎先生更把話來激刺着。

「那麼說你可有妨害名譽的嫌疑哪。」柏生一臉的真節。當着兩位新同事，他真覺得有點不該。「倒要領教，領教。」

「不是我造的謠言啊。事務主任對這事清楚得很。什麼「青水吞兒」「洋白麵」「機器麵」這些怪響亮的名子，拉車的「圓子」還說

「這些都是地道貨哩。」單憑這幾個綽號兒，比城裡那些叫俗了的名字：「紅寶」「鳳仙」之類也雅致的多多。」袁先生倚老賣老，毫不吝嗇地運用他自己「曾經治海」的經驗。

柏生漸漸回復常態，點點頭說：「這幾個帶有詩意的綽號兒，却是遐邇皆知的。但她們並不是光明正大地施行着『多夫主義』的罷。」

「這也是『圓子』說的，一塊錢隨便。」黎先生澈底地放肆而談了。

「哈哈，『隨便』，這名詞漂亮的很哪。」像一根沙高似的，體育教員周先生擺動着他底偉大的軀幹。

「沒有準兒。」柏生像想起一個典故似的，「去年三月十五老爺廟搭台唱戲，有一齣殺子報，當表演那和尚寡婦女人引逗通姦一場，兩個互相追逐，如蝶蝶穿花一般，種種淫浪情態，簡直不忍卒睹。擱在城裡早被官廳禁止了。可是這裏却瘋狂了所有觀衆。小男婦女任意瞻着，而且看樣子極專心一致的瞻着。臉上都是沒事人兒一大堆，紅也不紅，不是這齣殺子報，周而復始地連唱了三天呢！喝。」他也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們走到村西角，又是一所破廟。但裡面的泥胎木偶已竟剝落不成樣子。紅牆上有木炭寫就歪歪扭扭的幾個字，「公立懷幼學校」。聽了聽，裡面却鴉雀無聲。山門前兩株槐樹夾着是長闊各有兩三丈，後個院棧棧的平地。

「嘿，體育教員周先生說，『這裏改成一箇網球場子太好不過，比咱們學校的場子平得多了。』」

這時在場的一邊靠着樹站立的有兩個年齡都在十八九歲樣子的鄉間姑娘，稍大些的正手裏拄着一輛男人騎的自行車。她看到這有說有笑的一羣人來了，小皮鞋科科地響，扶着車把走了幾步，一隻右眼燕子似的閃了閃，姿式很靈活的坐在車位上。

「春燕姐，下來，教給我騎一騎，我還會不上哪！」後面倚着樹本，那個較比年青些的姑娘頓着腳說。

車上的姑娘只哈哈地笑，故意不下來。又似乎賣弄本事的，車把兜了一個大圈，拐進柏生他們來時那條小路，飛快地騎去了。

「不易！」周先生吧噠着嘴說，想不到她們還有這一套。

「我想她底『處女膜』已經不存在了。」袁先生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一邊無原因地點了他底禿頭說。

「哼，就瞧她腳底下穿的那雙小皮鞋，那個姑娘生活上的浪漫可想而知。」黎先生說。

「我猜她也許和什麼『青水杏兒』『洋白麵』都是一邱之貉。」柏生也把自己所想到的話說了出來。

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從村裡最繁盛的「中街」打了一個穿堂而過。這條街上有兩片售賣糧食和油鹽雜貨的店舖，有豬肉舖，有賣棉花和洋布的貨店，宛然城裏較為偏僻的胡同樣子。就是住戶的房子，也有具體而微地摹仿着城裡建築的樣式，所不同者，每家大門口左右總有驢馬寺糞屎堆成堆，三五個小孩子在旁邊打老或是跳房子頑兒。且無論男人女人，都循着柏生他們施放了眼光的冷箭，面上各有一種測摸不透的態度。這樣羣衆的力量是可尊重的，壓迫着他們不再放肆亂談，都不約而同地腳下加了一點勁。

待他們繞到村子東口，又是一望平畦的莊稼了，袁先生頭一個打破沉默地說：

「我有一個試驗『童男』或者『童女』的方法，而且百發百中，萬無一失。」

跟着大家引起一些小小的激動，都專在這位生理學家的臉上。

「不信試把自己的鼻子尖端用手指揉動一下，看那裏面的脆骨是整塊的，還是已經分爲兩條了呢。」袁先生把他的秘術發表之後，過來想先把自己的鼻尖揉動一下，却給柏生迅疾地往後退了兩步，笑着說：「我不大相信。」但他內心却非常感到一種驚奇的喜悅。

「柏生說還沒有結婚，當然是個童男子啦。」袁先生話裡充滿了諷刺。

「彙不住，這年頭的人簡直靠不住。」周先生說，「體力越旺盛的人，早熟是不能避免的。何況是在都市中長大的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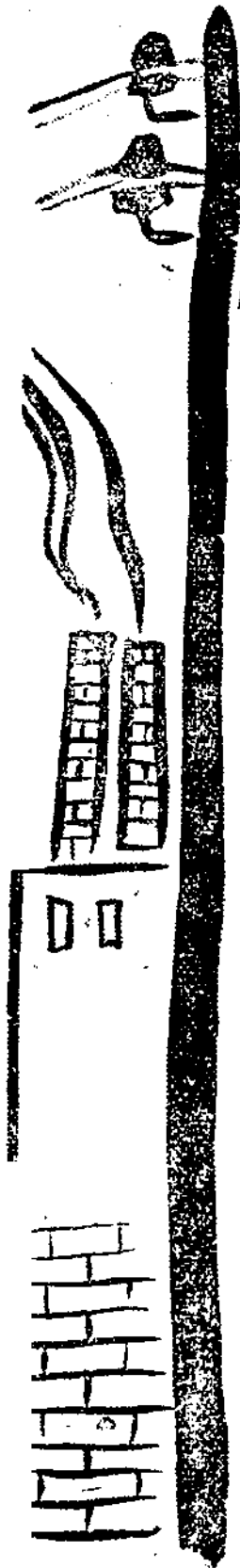
黎先生看見了柏生的窘態，拿出一種老朋友的态度給他們解圍似的說道：

「柏生，你要想明心的話，早就應該效法兒女英雄傳十三妹的辦法，對一個守宮砂在你脛骨上。」

「嘿……嘿……嘿……」袁先生一肚皮的壞笑。

這一晚，柏生悶在五燭的電燈光之下給學生們改了幾本課卷。忽然覺得心裏千頭萬緒，紛至沓來：課卷上面的字已分別不清了。兩個矛盾的希望在心底全身爭鬥起來：靈的崇拜與肉的需求，二者而爲一，彷彿適才穿着小皮鞋騎着男人自行車的——就是黎先生的化。

他失眠了一夜……



詩歌

成吉思汗（史詩）

（續四〇號）

白·林·

二

在一一五五年，
 秋風吹起的一天，
 西斜的太陽，
 照着漠北的幹難河邊；
 金色的水，金色的光，
 像絢爛的東霞綵向前迴旋。
 昏黃的暮色已籠著曠野，
 迭里溫孛答的山上，
 有飛向南方的群雁。
 這時忽有塵土在山後飛揚，
 鐵騎的蹄聲漸漸響亮，
 是也速該率領著戰士，

正唱着凱歌歸還。
 他騎在馬上喜氣洋洋，

遠行 石子

願遠行，
 可帶下書簡，
 向友人說衷曲，
 不再相對唏噓，
 無邊憂慮，
 難道頭緒。
 × × ×
 願遠行，
 避却熟悉的人，
 熟悉的房屋，

時時低視着挾在腋下的俘虜，
 那是他屢世的仇敵鐵木真——
 塔塔兒族的族長。

金黃的太陽沉入西山，
 餘光映着蒙古族的營帳，
 族人都一齊走出高唱，
 戰士們在歡聲中下了馬鞍。
 也速該正分配著掠來的財物，
 有人急急跑來報告：
 「訶爾倫夫人方才生下一個男兒郎，
 誕產時右手還握着碑石似的血塊一方。」
 也速該歡喜的匆匆走進帳去，
 就將這新生的兒郎，

叫作了鐵木真，
是爲着紀念這一日的勝仗。
誰知曉啊，
這握着血塊誕生的新的生命，
就是未來征服世界的萬里之王！

秋夜月撒着銀光，
幹難河的流水徐緩，
晚風中傳來悲壯的馬嘶聲，
蒙古族的帳中火光正輝煌。

三

在一一六四年的時候，
鐵木真已渡過了九個春秋。
晚春的深綠的河水，
在嘩嘩的朝霧裏急流，
河中倒映着也速該父子，
移動的黑影，
騎在馬上向前奔走。

也速該領着鐵木真，
到遠族去討親，
爲着蒙古大族的發展與繁稠。

晃晃的紅日，
高昇至東方的山頭，
父子二人的姿影，
漸漸消滅在羣山後。

也速該父子走了三日，

把暇晷給自己，
習古人書法，
讀盡天下屬我書。

願遠行，
皆卸去，
滿身繩索，
世間有一我之室，
竊笑他人，
天倫溫燦。

願遠行，
深夜不眠，
佇望星斗，
環我沙場俱砲火，
暫瞬息閒適吧，
天明再開門外消息。

在扯克撒兒山的山底，
巧遇見翁吉刺氏人德薛禪。
「啊，也速該族長，
你領着孩兒到那裏？
我昨夜夢見一隻白鷹，
兩翼挾着明月紅日，
飛到我手上停立，
醒來曾對人誇說，
這必是吉兆無疑，

今日果在這山前遇見你，
看你的孩兒滿面紅光，
定是聰明而英勇無比。」

也速該聽後說明了來意，
德薛禪禁不住滿心歡喜，
就領着父子二人到家中歇息，
引見了他的愛女孛兒帖，
第二日，也速該就訂了婚約，
留下一匹從馬作爲聘禮，
又允了鐵木真暫住在此地，
獨自揮着馬鞭返回家去，
誰想自此就和他的愛兒永分離！

也速該一人騎在馬上，
越過河丘，踏過高原，
扯克撒兒山的四周已昏暗，
遙望見塔塔兒族人，
浴着如水的月光，
露天舉行着宴會；
塔塔兒人看見這遠來的旅客，
却是九年前擄去部長的仇敵，
就假意迎進營帳，
將毒藥和進了酒觴，
陪着他一同歡飲了。

月已斜，夜已闌，
也速該不敢久留，上馬疾走，
誰知早已中了奸計，

四五

半路上就毒發昏迷，
三日三夜回到家裏時，
只狂喊着鐵木真而死亡。

四

荒涼的沙漠又吹着春風，
漸漸陷入貧困的蒙古族人，
都紛紛飄散如落紅；
有的被塔塔兒族人擄去爲奴隸，
有的在戰爭時死在了刀鋒，
殘餘的少數的族人，
又隨着泰亦赤兀惕族的首領，
忍心棄下無父的母子，
向遠方追逐水草離去，
拋走了也速該遺下的牛羊和帳篷，

鐵木真母子如何不涕泣心痛。

鐵木真母子如何不涕泣心痛。
柯爾倫夫人在艱難裏，
和一個年老的僕婦，
扶養着四個孤子，
在荒野中徬徨沈隱。
酷熱難當的夏日，
在火傘下守着牧場；
寒風凜凜的冬夜，
也不敢焚火取暖——
懼怕有無情的敵人來襲。
有時爲着找尋草地，
在馬上馳行過數日，
有時得不到一點食物，

只能拾着樹葉，
挖掘着草根充饑。
柯爾倫夫人雖然貧困如此，
也未嘗忘記復興蒙古族的雄思。
(沒有文字的蒙古人，
世世用口傳說着部族的歷史。)
柯爾倫夫人每講起，
先人的故事，
和父祖的怨仇，
遊牧民狂暴的血液，
就在鐵木真的脈管裏沸起。

「鐵木真啊！
你的祖先托邁汗，
是三萬個帳幕的首長；

詩二首

柏綠

七夕看星

睜大了眼睛，
願看遍天上的星。
星乃夜之花朵朵有夢意，
它們是永遠不凋謝的。
銀河顯露了，
這是星星的家園。

天上有架橋的喜鵲嗎？

願借它一雙翅膀，
飛往頂高頂高處，
看天河的潺潺白浪，
和一個離合的故事。

槐花

知了的狂歌，
催落了瓣瓣的槐花。
孩子們拾去了，
編成美麗的花籃。
夜來，
樹邊有螢火，
那是槐花的燈籠，
乘涼人叙說離奇的故事，
槐花在靜靜的細聽。

你的曾祖哈不刺汗，
會朝見女真的帝王，
有一日賜宴的時候，
曾後會撫過皇帝的鬚髯；
你的祖父把兒輩的兄長，
忽那刺汗，
是一個蓋世的英雄，
他的聲音高如雷響，
腕力勝過熊臂，
雙手能折殺敵將，
一日能喝盡一桶馬奶酒，
吃盡一頭牛羊；
你的父親也連該
曾數次戰勝過女真人，
也會撫過塔塔兒族的族長，
在你九歲的時候，
中了塔塔兒的毒計而亡。

別

陸人

明天我就要離開這裏，
離開這裡底棹椅，小窗，
以及你每日常談的言語，
還有我曾度過的甜蜜的時光。

趁着燈火照不清我們底臉，
我要收拾好我們底殘夢，我底行裝；
我不知道何時再將它們打開來看——
也許是在遼遠的山崖水旁。

如果你明天送我走，

請不要將別離低壓到眉尖；
或者顫抖地握緊我底手，
用依戀的風音說着「再見」。

我們曾是把時光揮霍，
當昔日幸福閃爍的時候；
現在雖然已經明白，
可是還怎麼能够……

也不要痴情地向我問歸期，
告訴你我們是落葉，命運是風，
它會吹我們偶然相聚，
也會吹我們偶然飄零。

是誰使我們這樣歷盡艱難！

鐵木真啊！

蒙古復興的責任，

是負在你們兄弟的肩上了！

文·藝·筆·花·

一切人都在那裡用自己一分觀念決定自己的命運，使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觀念也難相同或者就應當各人沈默守分，儘時間來說明各人的命運得失了。

爭持誰是正統原近于精力的白費，毫無裨于事實。若把文學附屬於經濟條件與政治環境之下，而為其控制，則轉動時代的偽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文學無分，不必再言文學。若否認文學受兩者控制，文學實有其獨創性與獨立價值，然則文學論者所持論，仍無助於好作品的產生。不問左右，解決這問題還是作品。

——沈從文：記了玲

——向前

夜霧

夜霧



張止

陰灰色的黑夜降臨了，深灰而迷濛的霧氣，那像剛從老人吐過的一縷煙，渺渺的，輕飄飄的，它已迷罩了人們的眼，它已壓低了人們的頭，無論是房屋與路，都已陷入在沒有邊際；也沒有前途的期待裏；然而這裡的老人絮絮的咀咒了，這裏的年輕的男人迷途的衝撞着，而這裏的姑娘們，微笑着，擺動着腰眼，搖恍着雲魂的頭，映映着明亮的雙眸，舒展着柳枝般的膀臂，跳舞着，愉快的微笑着，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這牛奶汁般的迷濛；也忘記了展在眼前的氛氣，她們是在急遽的，渴望的，想在迷惑着周圍的每個正在衝撞的男人，每個咀咒着的老人。以及每隻角落裡的輕薄的霧氣；然而她們失望着，忿怒着，咀咒着，哭着，……似乎仍然還是陷在不可知的苦悶裏。

夜霧愈而濃重了，它流過了山崖，流過了原野，也流過了房屋與周圍的路，鳥兒靜息了，人們睡熟了，是誰還在夜霧裏，拖着沉重的脚步，瞪着星光的眼，雖然走得疲乏又疲乏，然而還不會傾倒在路邊，因為那前面已在射出兩條光明的路——是隱隱底，像熱鍋爐裡的剛要沸騰的水，隨時就有暴發的危險，然而却被無情的寂寞壓下了，……壓下了——成爲一股怨恨的氣，消失了。

同行者（一）

「孩子，就讓我們穿過這田野罷？」

百日祭 聞青

「夢如果永遠不會忘記
摺疊起來
也是一回往事。」

「不再草」我會寫着不再的夢語——「現在不在夢中，所以我又來了，但我却正走着白日夢中

，你不怕這
衣衫？」
的，「孩子
「媽媽已經

「孩子
夜露濕透了
「不怕
堅決的說：

沒有了那開
那麼我們穿
我伸手架着
，當夜露珍
在我與孩子
孩子已經萎
叫了。

「不怕
這寒露並不
們的心！反
了我們的門
孩子已經說
踏向前去了
着我們身軀
成爲衆禾之
我們在如蟲
，「喂！
滑倒了！」
街上前邊的
不是一隻葉
的視線；我
向前去握着

然而孩子終於走過去了，響在前面的田禾的葉上，已經突然中斷了，我覺得我的身體已經疲乏又疲乏，那真像一支剛息下來的長途奔波的驢子，當孩子在我前邊微笑的時候，我已在那憐惜着我已不及一個孩子了。

「孩子！你已經比我還能奔波呢！」我輕微的嘆息着。

「喂！你看你的衣服已經濕透了！快去陽光處晒一下罷！否則又要爲媽媽申斥了。」我關心的叫着，然而孩子並沒有動一動，他只是還在向我微微的笑着。

的道路——走着白日夢中的道路。

還有「風」裏——多少次我在風中來去，今天又是風送我來坐火邊——家裏人都相繼在風中到城外去，爲一位已死兩日的女人招魂，風裏夕陽蕭寺，起一陣雷鼓鳴，三兩行人才于野道，送香火走上土坡的情形，該很淒涼，對於人生乃不敢再多遐想。

死人也享過我的悲哀罷！誰願爲我執筆寫西山大？哀憐深在哀憐人家的意念用來哀憐自己了，都是徵兆，也許早知道有着今天。

風又起了，可是「真的」「不再」了。

今年的聖誕日也沒有雪，代替的又滿是「風」；「雨默默無言」到「不再」響，「天漸漸暗下來，不知怎樣回到自己房裏，」還是同樣，可是苦悶的日子也過的很快，已是妻的百日祭了百日的早晨，天送愁滿了一天灰雲，真的「該有無限寒意了。」上面是灰天，遠方橫着灰山，衰草厚遠了也成灰色的，郊外多黃土，灰的道路上，移着灰的人影，十三級塔又隨在身邊，車前響着往生錢，心寒勝過天寒，心緒如這時天地——靜默，枯寂的說不出來。

土坡上下排生着桑樹，枝柯隆伸向天際，不像城市裡的；天閃開了一塊藍，有希望來臨的喜悅，這一帶白騰遮眼時候，緩了步子，乃辨不明辛酸，淚湧出了眼睛，又吸回去了，沒有人看見，應該感謝守墓人，先起好長方的土型，按下淒涼的齊整，略爲死人安了，划着火柴亮了太陽，明快之滅閃亮了心的清憂，是死人的微悅罷！紙錢燒成一逼黑，斜飛向東天，不知甚麼年代我有這一種經驗，說無風紙灰飛是死人收見了的表示歡騰的喜念，一片巧掛上柳樹中梢，在招呀招呀的，到我繞墳三匝，還不落去。

斜依了樹幹，脚力踐着土地，計算不出地上下相隔多少遠。淚湧着，再出門，已是又遠了一程。

一次回頭增長一次遠了。

四二，十二，二九，三一，十一，二二

小啦！——「過去罷？」孩子的膀臂珠般的滴落的顫顫裡，縮着頸子尖

的「我說：能冰冷了我而更能提高志。」然而離了我的手，田禾敲打，我們已經粟了，不，子般蠕動着不要爲泥土我在警戒着孩子，然而子遮斷了我，想我已在那孩子的手了

這笑容只像在輕蔑着我的無能，——這樣一點點的路程，已在累得我筋疲力盡了，說起來：我又有些什麼用呢？於是我們靜靜的喘着，半天只是陷入淒涼的沉默裡，只剩一片白雲已經飛過西天了。

流浪者（二）

「啊！我的流浪人，你是從那裡來？」

「啊！不要問起罷！我也不會記得清楚呢！」

只記得天空是陰慘慘的，天空中不再露出一線光芒，當然也更不會有了一絲溫暖，旋風絞動着地上的零屑，人們昏昏着辨不出東西，讓那刺骨的寒風已經摧毀了安靜人們的心，使之恹恹的沒有休止與頭緒，於是人們出來了，走出來了，雖然也不會有着棲止的目的地；然而似乎靈魂已經有了一線慰安與希望。

「唉！但不知你還會記得一些別的？」

「啊！我真忘記了，我真忘記了，——你想我真的不愿向你陳述嗎？」流浪人有些不自安了，那股熱烈而真摯的情誼已在如烈火一般的燃燒着了。

「然而你又將往何處去呢？」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流浪人慘苦底笑一笑！

我想我還會走到更遠的地方去罷？但那也不是容易的呢！也許將要踏過一段漫無邊際的沙漠罷？或許穿過一段層疊着的高山罷？也更許渡過一片汪洋的大海罷？然而究竟也還不會計算到怎樣跋涉着，可是却只記得不想叫我身負的東西失落，於是流浪着的人們只有漫無着落的一顆激起來的心，當大地被朔風捲起狂濤與沙礫的時候，他將作着痛苦的掙扎與搏鬥，想不讓這顆帶有光明的心，被無端的黑暗所掩埋……

或許在荒漠的靈魂深處會種下了莫大的期待與希望，然而這周圍的人們却誰也不會知道——「浪人們究竟更會怎樣流浪？」

老婦（三）

我曾經看到你，——你在遼遠田園裡不息的工作着。雖然你已經為多年的勞苦所浸襲；你也曾為一粒食米壓壞了腰肢，甚而你的背是那麽個個，你的身體是那麽消瘦；然而你已經為你的兒女們留下了莫大的歡欣與享受。

然而這又有誰來同情你呢？因為你已滿足了你的精神享受，你已不願辛苦與勤勞；而是為着妳身上掉落的一塊肉；而這又與我們何干呢？

但是妳為什麼不藉因休息一下呢？也好讓妳疲乏的脚步不再踉蹌，不是妳已經為妳後輩留下了食糧？但又為什麼還再趕死命的奔忙，雖然妳會這樣；但也許不會換得一場埋葬。

看雲小輯

曹原

很奇怪的是，從我能記憶事物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愛着空中的行雲。那一團一團的雲朵，浮游在半空中，忽聚忽散，甚至雲朵聚集到一起就把日光給遮掩起來，然而頃刻一陣風雨降落下來，雲那間却完全消蝕不見。在晴朗的天空也斜抹起一彎彩色的虹，有人說這就是空中的一座橋，不過在曇花一現間就沒有踪跡了。

我感覺這是雲的神密，偉大。有時候，我常常坐在庭院裏，仰着頭去巡索着天空的行雲，我用着那幼稚的頭腦去幻想那些雲朵的圖形，我想那像是一座爆發的火山，或是正如同一個婀娜多姿的仙女，這樣我想得太離奇了，記得在夏夜裏，天邊掛着那輪明亮的月，幾粒星斗閃閃着眼，我心裡的煩燥讓那涼爽的夜晚吹得平靜了，老人們喜愛說着月亮的故事，我覺得這童年的快愉實在有如一支金黃色的夢了。往往幾片行雲輕輕地穿過樹梢，慢慢撫摸着滿天的星斗，終於覆蓋在月亮的臉上，月光是淡暗了，只有那團行雲照得明亮，依舊是輕輕地飄浮，飄浮。

童年，在如今也只有當作孤寂的回憶而已。古人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詩句，不過我覺得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有一如葉扁舟，行駛在這汪洋的海上，有時候也會像一團行雲那樣地飄浮，飄浮。我的希望雖總牽引着我邁上這「生之路」，可是已經飄浮得太久了。

今天，在庭院裏徘徊着，滿天的白雲遮蔽了青天，我也發覺不出雲朵是否在飄浮了。往事重現在我的眼前，但我想回憶或許也是一種幸福，因為有了這回憶的再現，才使我會獲得一些慰藉。

友人寄給我一封信，中間寫着這樣的句子。

「今年夏天，在X山過了兩個多月的山居生活，說不定在一生中，都是一個可紀念的生活的片斷。每天我都去爬山，午後躺在茂草上看白雲的行走，聽禪的賦人叫聲……生活是平靜而愜意的。從大自然裡，我了解了無言之美，因之，最近幾個月來的沉靜，怕也受了不少山居生活的影響。一直到今日，想起了X山的美景，天空中的白雲，蒼翠的松柏，丁鈴鈴的泉聲……我還有神往呢。一個人在一個幽靜的環境中，往往生出了許多美妙的遐想，那遐想是和大自然一樣的偉大與美麗的。」

的確，我們生在道大自然裡，由無言而至於遐想，實在是一種莫名的快愉。我也曾在山中小住過一些日子，不過我所寄居的地方，沒有甚麼可贊美的風景，除了峻險的山巒，那就只有一遍荒村的原野了。然而在那樣冰寒的日子裡，我曾看過白雲纏繞着山腰，雲霧迷漫了大地，甚至我曾在雲煙裏爬上了山腰，險些我就跌到那無底的幽冥中去了。

一篇舊日的褪色黃紙上寫着：

「雲是我所喜愛的東西。宇宙間一切演變，實在真有如雲朵的散聚，我們能得生存的人，好像迷濛在雲朵的幻變中了。多少個希望都安放在雲朵上面，在聚合的當兒，使我們看到了希望的存在，等到消散的時候，我們又甚麼都看不見了。」

有時候，我靜坐着懷想那雲中的故事，也許正如同幻夢中的海市蜃樓了。
我說我喜愛靜，不過却又不完全是心的靜，因為有時候，你還保存着那年青人的輕狂，那麼也可以說我是在靜中去追求那動的生活，或者也可以說我把生活依然歸於自然順從着自然的流變而使我獲得原始的人性來滿足我的欲望了。
現在，滿天的白雲，不曉得在甚麼時候又飄去了。

散文兩篇

一 專如芳草春長在 人似浮雲影不留 一

畢竟是春天了！雖然清晨時有些東風斜峭寒意逼人，但是到了近午，則是午暖還寒的可人，陽光輕撫着，有意熏人欲醉，一片晴空，纖雲無存，正如赤子之心一樣的澄澈。世俗，人情，名利，禮教，都遺留在喧囂的都市中，現在是脫去了一切桎梏，如初春空中的鴿子，只伴着嘹亮的響鈴回翔在空際。

離開門頭溝車站漸漸遠了，展在面前的是無際的闊野，無盡的天空，隱隱前面重疊疊嶂，這天地雖大，但無人來分潤，一切都是我們的。七人一行緩緩的向前蠕動了，蹄聲得得與驢項下輕脆的鈴聲相呼應，前面人的長嘯與後面人的低吟，並不打破這空氣的和諧。心境也同樣的展開來盡量的擴大！擴到無邊境的大，一任段片的避想在腦際掠過。

平原漸漸遺留在背後，山峯一一逼近目前，山坡上整齊得如刀切的田畝也依稀辨識，雖然也是重疊疊嶂，但它既不似江南山色的嫵媚，也不像塞北風光的雄偉，沒有爭妍鬥艷，也沒有猙獰嶙峋，只是蕪蕪質樸的本色；若稱江南為秀美的少女，塞北是雄糾糾的武夫，那它不過是平庸健壯的青年，然而平庸中自有平凡的美，更不是人所能忽略的。

細弱的驢蹄踏着崎嶇的石徑，仍是一樣的安詳平穩，牠只是低着頭頸，把細小的蹄，揀選着適宜的地點，輕輕的踏下去，毫不留意背上的重担，我們幾時也能學得牠這種心平氣和的忍耐，從容不迫的踏着我們的崎嶇的旅程呢？石徑愈進愈狹了，兩邊壁立的山峯，似乎窄到通不過人去，山勢也隨之陡起來，驢兒仍是靜靜的踏向前去。前面的人漸漸被山峯吞進去，後面的人被夾在背後的山嘴中，只有前後傳來悠揚的口哨，使我不必擔憂，所謂羊腸九曲，也就止於如此了吧！幾經轉折，又繞過了一座山頭，以前認為高聳的羣峯，竟漸漸移到脚下，一片薄雲，遮着了太陽，山腰上變成一片紫，但山峯和山脚，却仍是一例的光明，雲影漸漸向下移動，終於消失在山脚下。

正午到了山頂一片平坦地，顯示在面前的是遠近的山峯，山凹處有點點白斑，陽光一照，反射出晶瑩的光芒竟是不會溶化的殘雲，北國的春，到底來得遲，已經是四月初，江南早是豐草綠茂的季節了。山腰處兩三隻牛，黃色的，白斑的，佇立着，低偃着，與驢的孩子，看上也不過十二三歲，凝神不語，似乎也將這詩情畫意，儘量收入眼底。

滿足了口腹之慾，再繼續前行，望着低窪不平而陡峻的山坡，不禁目眩神駭，還是多信任自己的腿，放驢兒獨自下去吧，一行驢的背影消失了，還是趑趄不敢向前，兩三個勇壯的三脚兩步的下去了，餘下我們三五個弱者，只得攆成一串，一步的向下挪，心中雖然遲疑，脚下却滑得快，大有欲罷不能之勢，一氣橫闖直衝在石塊縱橫，荊棘塞路的小徑中，曲折廻環，終於到了一個較平坦的地方，任旁人的訕笑，自己心中仍是志志不齊。

胆量隨着路徑放寬了，邁大步向前去，頓時別有洞天，一片蒼蒼中，漸漸露出黃色的琉璃瓦，與片片的紅牆，心情倏的緊張了，一步不肯放鬆，橫過一條小橋，是一段紅牆頭，盡處是一扇小門——這不過是潭柘寺的旁門，再繞到前面，是一座雄偉的牌坊——據說是乾隆幸此二青爺接駕的紀念品——聳立在一派參天的古松中，再進去才是山門。

久負盛名的古刹，自然有一番令人景仰的氣象，宏麗的殿宇黃琉璃瓦的殿頂後衝出的青松，與後山的白石塔的金頂，一同輝煌在初春的陽光下。隨處可見勁拔的古松，一個個直刺入雲霄，青蒼的顏色與筆直的樹幹，令人不期然的感到莊嚴雄勁。

十數棵可以合抱的樹幹，發生在一處，有的只餘枯朽的杖材，有的尚有一兩枝未死的嫩柯，既是喬木又是叢生，確是罕見，這便是久聞大名的帝王樹，雖然對於廟中住持的傳說不敢盡信，但其年代的久遠是毫無意義的，樹頂高出殿頂數丈，用盡心思，也不能攝成全影。殿中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環繞殿宇的四週，由山頂泉下引下的泉水，循着琉璃瓦的小渠，涓涓的流動，映着陽光，晶瑩可愛。雖然長途跋涉，但是好奇與興奮，勝過一切身體的疲乏，直到黃昏還不會止步。

寺中爲遊人特備的休憩所，古香古色，雅潔可人，一盞煤油燈，發着慘淡的黃色，照着四壁白牆。十足北國風味的土炕，厚厚藍布坐褥長長的四方大枕，矮矮的炕桌放在中間，琅琅的誦經聲與響亮的木魚聲清晰的在耳邊，彼此面面相覷，真不知置身何所，迷離惛惛，渾如夢寐。

睡在炕上，並不感覺疲勞，琅琅的念經聲，仍不絕于耳，雖然已是夜半了。燈光更黯淡了，月光將後窗外，幾竿修竹稀疏的影子，映在紙窗上，一幅絕妙的墨竹，夜半的鐘聲，似乎給人無限的警惕。

迷霧中驚覺，天色已經大亮，爬到山頂，東方靄靄的朝霞，漸漸的分散，一半徘徊一半灰紫，這該是，餘霞散成綺。俯瞰羣巒環抱裏，萬條叢中一點紅，極目四望，頗有一覽衆山小的氣概。胸襟頓時開擴，放懷無忌的談笑——完全不是平日的自己，究竟那個才是自我。只有上帝知道。坦白，純潔如同展在頭頂上的晴空。山茶花蕾蓄藏着春的信息，正如同我們胸中無限的生機。

再跨上驢背想到從此綠樹紅牆都成了夢跡，當此際，自然不勝其依戀與悵惘。幸而對於戒禪寺遺懷着更大的熱望毅然地加了一鞭。

恰巧仍是我那匹馴良的小黑驢，毛皮光滑滑的，項下的銅鈴亮悅悅的，一天的功夫，我竟對牠動了愛憐的心。雖然是一條平

坦的闊路，滿可以健興的馳騁，但幾度躊躇，仍是不忍鞭策它，望着一片平曠，安恬的，舒適的。一日夜間氣溫變得非常之快，太陽光有些發熱了，神經過敏不禁倏然一驚——熱？暑假？暑假對於將畢業的我們，無異一道洪流，自己才是將出樊籠的小鳥，立刻要岸然道貌的板起面孔來為人師表，紅樓中的一切，都成爲夢中陳跡，從茲以後，風流雲散，只有任憑造物者的安排，誰能預料？再回首，一日夜留連的古刹，早埋沒在烟霧迷濛中。

前面的一羣人，早望塵莫及，只有周君的那匹笨驢，還踟躕在左近，他正望着這裡竊笑。

戒禪寺不緊藏在羣山的懷抱中多少減除一些神秘的意味，加之先有了一批遊人，更增多些都市的臭氣。雄偉的楞岩壇，基礎便有四五尺高，殿宇的本身，更顯得格外宏麗，四五丈高的佛像金身高踞寶座，滿面慈祥，的是普渡衆生的態度，壇的四角，四尊小佛，拱手膜拜，莊嚴，靜穆，和平，任何一種宗教都有令人不自主的起敬畏之心，殿中的鐘鼓也是意外的巨大，鼓的直徑有丈餘，可惜不能親耳聽一聽那宏大的聲音。

如同探險一般，揮動着三尺多長的大火把，走入了黑漆漆的觀音洞，火把熊熊的光，照不清人的面容，摸索的向前探步，高低低，時時有傾跌的危險，愈入愈深，愈深也愈低，幾乎得爬行了，氣壓也極低，呼吸都不通暢。一片蒼白的岩石，是石龜，是石虎，是石龍。驚了洞中的蝙蝠，不住的鼓動着兩翅，發着撲撲聲，蝙蝠的大小，類似大鷹隼，兩張大翼，揮動着如同一陣旋風。

落日墜入羣山疊嶂中，結束了兩日的漫遊。得得的蹄聲伴着寂寞的鈴聲，人却浸在靜默的回味裡。

心又被城牆困住了！世念，人情，名利，禮教的桎梏一一的戴上，又恢復了平日的我，但心靈上多了一朵不能凋謝的燦爛的花，夢憶中多一個神馳心往的境地。

事如芳草春長在——一九三七的春常綠在我的心田上。

文·藝·筆·花·

泥土的氣息，白日的陽光，在人類本性上莫不各有一個共通的觀念。愛的，誰不懷了一種期許；憎的，誰不極力逃避？——同前

做戲最初要能忘我，拿劇中人的性格，換去自己的人格，謂之「容忍」。僅有「容忍」，卻又不行，在台上要處處覺得自己是劇中人，同時應當把自己的身體當一個傀儡，完全用自己的意識去運用去指揮這傀儡；只能容受不能運用，便不能得深切的表演。戲本來是假的，做戲是要把假戲做成像真。如果在台上弄假成真弄得真哭真笑，便不成其爲戲。所以有個法國名優演酒醉最得神。他偶然真帶醉登台，便減色了。

好廚子能把一隻舊鞋子做成一盤好菜；好作家能把極乾枯的東西說得津津有味。

我們要是永遠唸人家的作品，那就永遠不會使人家唸我們的作品。

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

叔本華引西諺

波布：登西亞德

批評與介紹

滬上文談

一、從文化的重建到中國文化人協會

目前中國文化的趨於沒落，無論從那方面看來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文化水準的降低與出版的衰退也都是明顯的現象。重建文化的呼聲興起在各地，已經不是一個短時期了。上海自然首先有着這個要求。這兩年來，由於呼喊慢慢有了具體的表現，這倒是值得我們欣喜的。去年八月，「雜誌」在上海復刊的時期，就有兩篇關於文化問題的評論，一篇是哲非的「文化人何處去」，他指出文化建樹問題的重要，同時也說明了幾種用意：

第一，以普遍的發言來恢復文化的活力，來推動新的文化建設運動。第二，以普遍的發言中心建樹一種新的文化的領導精神，以之策勵祖國的復興，推動人類文明的前進，並求世界和平的早日到臨。第三，我們對於正義的信念始終不變。

中國文藝 滬上文談

另一篇是楊光政的「出版界的過去與將來」，他對於將來的希望是：

第一要希望出版界在牟利之外，更要求有利於文化事業的展開。其次，出版界的自由競爭，往往浪費了許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第三，是希望每一個出版家設置一個健全的編審部。第四，是希望出版家能够提高對於作家的待遇。

這文章的反應自然很多，「中華日報」曾有過專文論述。但在事實上的表現，文化始終並沒有顯出進步，從去年秋季起在上海創刊的新刊物雖然不少，內容却依樣是貧弱得可憐，缺少真正的文化精神。不是以「鴛鴦蝴蝶派」所佔有，就是一些流行的偵探故事。「萬象」月刊以後的「大眾」就可代表它們一致的作風。

去年年尾，有些人看到這仍是不可樂觀的現象，就更進一步的要求充實的文化。錢公俠在一篇「寂寞與煩悶」的文章裡說明上海現在的文化是「熱鬧文化」，是「支離破碎」和「七零八落」的「自由」，他固同情在這煩囂中有人喊寂寞，其實製造煩囂的人內心也感到寂



黃金凱

真的。這話可以說揭破了所謂文化人的內心。緊接着這篇文章，周越然寫了「文化衰落與補救」，他們說的補救方法第一是希望各專家研究所得忠實寫作發表出來，「專講學術，不涉政治，所以與時局不生關係」。第二個辦法更比較切要：

志同道合的文

化人，連合起來，組成一個團體，例如西方作者的俱樂部或協會。會員常常見面，正式或非正式討論進行的方針和步驟，研究在某種環境之下，應提倡何事，應制止何事的問題。(中華副刊十二月十六日)

陶元德繼之有「關於出版文化」一文發表，指出出版文化的毛病，一在於作者生活中少餘暇，一在於作者們精神不安，所產生的作品自然難滿人意。「要補救這兩個毛病，當然先在於使作家們衣食足」，另外是「盡我所能，努力工作……為出版文化稍效微勞，應該不必慢慢來罷」。

勞倫斯的哲學

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本小說是被人稱為肉慾的作品的，因為作者大膽的描寫了性行爲，但是作者寫這本書時並不含有絲毫的惡意，這在他的序言裡已說得很詳細，他是希求人生的天然法則，不願意拘束於那一些人爲的條律的。同樣，在他的短篇「太陽」裏更充份的表現了他這點態度。

「太陽」寫一個女子帶同她的孩子，一個奶媽，和她的母親，一同到海外去；因為這女子遊醫之嚮須要受充分陽光的。可是她原不是一個喜歡太陽的人，但是在她幾次脫光了衣服躺在陽光照耀之下時，她有了對於「太陽」的認識，作者寫道：「她深信太陽是認識她的思想，照這兩個字的世界的肉慾的意義，她生了一種和人們隔絕的感覺，某一種整個人類的鄙視，他們是這樣沒有受到自然力，這樣沒給太陽晒過啊，他們活得像是墓地裏的蛆虫」。這是自然給她的力量，「她慢慢地曉得有一種活動力在她心裡爬起來了，一種會把她帶進新生活裡來的活動力。可是她仍舊不想曉得，她十分明白那文明的廣大而冷酷的器械，要來逃避是那麼艱難的」。然而她終究戰勝了「在這文化舊地的強烈的野蠻，這一種野蠻倒不是猙獰可怕的」，她在這自然中不能回去了，同時她也自然愛上一個農夫，當她的丈夫來看她時，她也不願繼續先前的那種生活。「我爲什麼不和這個男人聚會一個鐘點，給他生個小孩子呢？我爲什麼要把我的生命，和一個男人的生命，永遠黏在一起不變呢？爲什麼不和他過一個鐘點，直等到那慾望完結和再也沒有了呢？在中間是已經有火花在閃爍着了啊！」這自然中的生長，脫掉文明的約束，正和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裡所表現的見解一樣。

(徵)

文化的問題到這時候，已漸被人重視；這重視不僅是重性的問題，進一步的也談到本質和方法。「申報」十二月十三日社論「復興上海文化運動」就爲此而發。「中華日報」十二月二十日星期論文柳雨生「文化人聯合起來」更提出四點重要的意見：

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必須注意經濟生活之安定；

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必須指示人生的最高理想；

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必須增進各國間認識瞭解；

目前的新文化運動，必須培植物質建設和創造。

這「聯合起來」的結果，就是「中國文化人協會」的籌議。這個全國性的文化團體是以上海爲基本更包括各地文化人的組織。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邁爾西路的華

慈公寓十一樓上開了第一次座談會。後來得行政當局的贊同，目前已大致籌備就緒。一月一日的「中華日報」有一段記載云：

邇來全國文化界，發動文化人自動結合，共同建設純粹文化事業運動

，各地響應，異常熱烈。最近本市文化界多人，開始集議籌組全國普遍性之「中國文化人協會」，會於二十日召開座談會，出席者五十餘人，推舉周越然，黃警頑，陶亢德，周蒙庵，錢公俠，楊光政，潘予且，柳雨生，楊梓，梁式，馮和儀等，負責籌備。聞南京，北平，武漢，港，粵，各地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啓元，尤炳圻，張我軍，李景慈，丁丁，龍沐勛等，俱表熱烈贊助。現該會正在擴大聯絡。本市陳市長提倡文化事業，素具熱忱，三十日上午在愚園路市府辦事處接見該會籌備代表，對於上海文化人自動組織團體，致力於文化事業，極爲贊成，並表示願盡力協助解決一切困難，務期文化人之結合早日完成，共同發揚文化事業，爲現階段沉悶之文化界放一異彩，旋再徵詢各代表意見，暢談至十一時許始散云。當日下午又承宣傳部駐滬辦事處馮處長見發表談話稱：「數月來上海文化界漸呈蓬勃之象，殊堪欣慰，吾人應爲此時助長之，並導入正軌，爲合理之發展，本月二十日文化界各位先進，曾經一度集會，開以後更積極籌備進行成立「中國文化人協會」，領導發起人，又都是文化界名宿，本人在職務上與文化界有關，認爲此舉正吾人日夕盼望，期其實現者，實深感興奮，尤其此次文化界之組織，純係出於自發自動，可見政府年來之努力已得到喚起民衆之效，而文化界本身亦已表示其負起責任之自覺矣」。

這不僅是上海文化界的事，也是對全國文化人值得稱許的，我們期待這協會的早日成立。

二、「大馬戲團」「秋海棠」及其它

〔海話劇自蘆溝橋事變後異常發展，最初是古裝的歷史劇，以後中國旅行團團和上海劇藝社前後演出，使劇壇立時呈蓬勃的氣象。十二月八日以後雖曾中斷一時，可是後來因爲許多雜劇的演出，使盤伏在上海的劇人不得不重振起來，爲「正統的」話劇人爭一爭氣。〕

所以，新的戲劇又漸漸發展起來了。就去年年終一兩個月裏，上海話劇界很有幾個驚人的收穫。

第一個要提到的是「大馬戲團」，這是一個劇本的名字，演出的團體是「上海藝術劇團」，這個團體是集會了「苦幹劇團」和「CZG」與原有的「上藝」三個劇團而成的。他們希望在上海戲劇界烏煙瘴氣的空氣下，爲真正話劇盡一點力。「大馬戲團」在十月中連續演了四十天，七十七場，被每一個觀眾稱爲「好戲」。

這劇本是新進劇作家「師陀」根據安特列夫的「一個挨耳光的人」爲藍本改寫的。敘述一個馬戲團的故事，取材異常新穎。那馬戲團主人的姘婦蓋三爺愛上了跑馬的小統，小統却正在愛走索的翠寶，但翠寶又被她的善父慕容天錫下嫁於黃大少爺。在饑行席上，小統給翠寶飲了一杯毒酒，他自己喝了餘下的半杯，瘋狂中燒了馬戲場，蓋三爺在愧恨之下也跳進了火堆。這就是劇情的大要。

這個劇本的成功固然是由於性格和語言的關係，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飾慕容天錫一角的成功，這角還是從前的「古城劇人」石揮所飾，他爲這次演出又一次量倒在台上。這劇的導演人是黃佐臨，飾蓋三爺的是羅珊，翠寶是英子。此外演員還有喬奇，張代，史原，張菲等。

石揮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寫過一篇「慕容天錫七十天記」，（「雜誌」十二月號）記他「從受胎，育成，產生，到滅亡」的演戲經過，的確是一篇文章。以一個劇人連演七十七場，四百零八幕，二千六百九十五小時，是非有大的魄力不可的。那篇文章不僅是他的演戲手記，而且是一篇關於演員修養的好材料。他對於創造角色說：

我絕不考慮他的投足舉手該成多少度，這句話該有個什麼態度，那句話我笑一笑好嗎？這是外在的，我總先拿定了他的靈魂，他的哲學，他的性格，其他都以這上面發展出來，外型是副產品，動作是零頭，我是這樣看法。

他對於慕容天錫這一角色的用心更特別勤，因為在那角色中就有他自己的型性。他說「慕容天錫是十足的活人——日常生活中所習見的活人，所以我也就從活人身上去吸取。他說這個角色的性格，至少包括下面一些人物：

周劍雲，周貽白，劉寶全，葉盛章，田振東，葛鑫，高德明（北京相聲權威），姚克，李麗華，對門亭子間裡的老太太，皇姑屯車站的行李天頭，一位好逗小孩的窮藝人。

這些除了末一個是他自己外，其餘都是從他們身上取到一部份，他自己再演出的，在動作上他說是「出奇制勝，擊東擊西，歪打正着」。在讀詞上他注重節奏，「我操縱慕容天錫的節奏，也操縱觀眾反應的節奏，使之成爲怎麼樣的一個律動，完全掌之於在舞台上我的另外一個小腦袋」。

這是他成功的因素，也是「大馬戲團」被人認爲「是一部好戲」的主因。

另外，我想說到的「秋海棠」也是石揮演的戲，是上海藝術劇團在「大馬戲團」以後的貢獻。它從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卡爾登」演起，到現在還沒有中斷。這劇本是根據秦瘦鷗原著的小說改編，由黃佐臨，顧仲彝，費穆聯合導演的。劇情是寫一個名叫秋海棠的紅男伶，爲一軍閥袁某所賞識，因爲看戲的關係，秋海棠結識了軍閥的姨太太羅湘綺。兩人發生愛情，產一女。後爲袁之馬弁李兆雄所害，秋海棠被袁在臉上刺了十字，海落鄉間。十幾年後，他又逃離帶女到上海，幫助其舞台演武行，病流咯血，和羅湘綺又相遇。

飾秋海棠的石揮，中年以後神態絕佳。他曾有「我怎樣演秋海棠」一文論自己的態度。柳雨生有「石揮七彩記」載「中華副刊」（十二月二十八日）說。

演畢，全體演員向台下鞠躬，觀眾歡呼，繃幕閉啓，亦達七次之多。上海有天才演員如石揮君，有合作之偉大效果，有歡呼熱烈之觀眾，何往而不利？

這也可見「秋海棠」之動人的力量了。

此外，在這一兩個月裡，上海話劇還有幾個可注意的劇本。

在上海藝術劇社方面，「大馬戲團」之後演的是「雲彩霞」，這是李健吾的一個新劇本，全劇五幕，描寫舊劇名伶雲彩霞的故事。劇情是寫民國初年在北京的這個紅女伶爲了愛一個捧她的大人物陳師範和貴婦陳夫人爭寵結果被陳所投的毒藥殺死，原劇本的對白流暢，翻藻綺麗，相當繁瑣。導演朱端均在演出上也還細膩。繼「雲彩霞」後演出的是「男女之間」，是一個四幕喜劇，李之華編劇，毛羽導演的。「男女之間」演半個多月後就是前面說到的「秋海棠」了。

別的劇團可注意的戲，有藝光劇團的「甜姐兒」，魏于潛編，胡導演的喜劇，演員有宗江，異方等。還有中中劇團的「慾魔」由孫景璐演出，繼「慾魔」後演「戀」，是羅明改編會孟樸的小說而成的清化劇。最後，是「光明劇團」在新揭幕的「美華戲院」演出姚克編導的「霓裳曲」，演員有白虹，喬奇等。

這就是近來上海話劇的概況。至於新劇本的創作則有夏霞的「寒婦院」（萬象月刊）和姚克的「清宮怨」（大眾月刊）等是可注意的

「還鄉日記」

林 茨

·何其芳作散文集，一九三九年八月良友公司版。

何其芳對我們現代散文的影響很大，也許因為他最初在北方發表作品的關係，對於目前一些流行的散文形式有着很密切的聯繫。這尤其是對「畫夢錄」而言，幾乎造成一個時期模範的標本。那冊薄薄的散文集子雖有它不可忽視的文學地位，但就整個的散文部門看來，它畢竟還是稚弱的，猶如一個初步的孩子，「畫夢錄」是作者新的足音，「刻意集」：出版，才覺得這步子走向安實，直到最後的「還鄉日記」就慢慢變得健強起來了。

談論一個人的作品，我們最好借用他自己的話。「畫夢錄」時代的何其芳是由詩到散文的嘗試，他曾說過「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的話；在「刻意集」的序和「夢中道路」一篇文章裡他分析自己更爲清楚。他說「有時一個比喻，一個典故會突然引起我注意，至於它的含義則反與我的欣喜無關」。這話說明了他着重的是文字的駕馭，這種駕馭的技術正造成了他文章中字句的綺麗和瑣瑣：雖然他也喊出「憤怒的開始反抗」的話，結果却還是美麗的外衣掩飾了文章的靈魂。而他所影響到現在的也就是這一種文章的顏色。

我覺得這種態度雖不失爲一個作者應有的一種嚴肅和精心，但因此就造成一種空虛內容的風尚却也是不容否認的。記得「畫夢錄」裡的作品初次發表出來的時候，好像朱自清先生會有過不滿的批評。這批評是對的，至少爲阻止文章過份的美化，我們不能不防患於未然。真正

的好作品原不是架空的東西，文字的美一方面會衍成流行形式，一方面也容易失去文學本身的功能。

「還鄉日記」是作者作風的一個小轉變，也可以說是他更進一步的發展，繼續着「刻意集」裡的自覺，他由「爲抒情散文找出一個新的方向」的目的，轉向了人生，「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的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這已不再是「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的態度了。同時他也說出「我再也不憂鬱的偏起頸子望着天空或者牆壁做夢。現在我最關心的是人間的世情」。這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他自己也覺得情感粗起來了。這些話他在「還鄉日記」的代序「我和散文」裡都說得很明白，這不是一個很顯明的進步的路子嗎？

在這一本同樣是很薄的集子裏，所可看出的不只是他內容的進步，就是整個的風格也有一個特殊的發展，這風格可說是用着散文的形式來描述深遠的見聞，這就不只是抒情或記事，而是兼有了說理文，抒情文，遊記文的不同分子，中國新文學整個都在嘗試時期，過去的散文由隨感錄到個人小品到雜感文都只是一面的發展，今後的道路必是比那些更要廣泛的。「還鄉日記」在利用鄉土所見加上自己情感的回溯這一方面！至少已啓示了進步的一個端倪。

就題材說這裡面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由北方回到他四川萬縣故鄉的記載。「嗚咽的揚子江」記他從漢口沿江而具的見聞；這裡仍不乏

清新細緻的描述，他比喻輪船的擱淺說「我們的船像一隻死了的蚌，被小學生用針釘在他的標本箱裡」。其它雖多是瑣細的記載也都有這種很親切很可愛的感覺。像作者和我們對談，話題是又遙遠又臨近的。第二篇「街」是記縣城的事，多半是作者幼年生活的憶述，「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這已經完全習慣了那些陰暗，冷酷，卑微，我以為那是人類唯一的糧食，雖然覺得粗糲，苦澀難於吞咽，我也帶着作為一個人所必需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這實在又兼有說理的風度。我所高興的就是作者在散文領域上的擴大，在這種短小的文字更能蘊藏很深厚的內容。在「縣城風光」裡的前半又是一篇「風土小品」，回述中更寄與了未來的希冀。「鄉下」則揭破了這偏僻角隅的真面目，「民族，國家，這些名詞在鄉下的人們聽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的」。「我們的城堡」是一個短短的追述。這五篇不

長的文章，比起「書夢錄」的十六篇作品更給我們畫出一個真實的影子。若說前者是畫的夢，而這便是真實的攝影了。這攝影不只是死板的像片，照像的人也受過很深的藝術修養，他不是盲目的攝取，而是配置了恰當的背景，這就非只是匠人所能做到的了。我們說「還鄉日記」的特徵在這裡，也就是說異於書夢而實際上一點不覺得空虛的地方在這裡。

所謂「日記」實在是一個不很適合的名詞，雖然就行程說，這五篇文字有它的連續性，而篇中所寫的範圍却不是「日記」所能容納的。作者從前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還鄉雜記」的名字倒還比較合宜。但不知道為什麼原故，那時所發表的「老人」和「樹陰下的默想」兩篇卻沒有收在這集子裡。



殷桐聲先生的銅像

徐羽冰

說來真有些奇怪，在殷先生逝世的時候，他的銅像也製作成功了；天地間的事

備先生因為蠟人，類似玩意見，像殷先生這樣偉大的人物，怎好

用蠟作像，乃答道：「與其做蠟像，莫如做個銅像，恰好師大現在有一位青年雕塑專家鄭惠南先生，他曾留學日本，出品於東京主線展及文展，所有塑製工作，均能躬親製作，並不假手於人，您如果願意的話，我可以給您介紹。」

頭年春天，有人在中央公園開蠟人展覽，當時殷先生曾前往參觀，對這蠟人藝術，極感興趣。回來便向師大工藝系主任教授儲小石先生說：

殷先生當時便表示願意，並且沒過幾天，一個星期日的午間，在定阜官舍（舊慶王府）宴請藝術家們，如王石之，張鳴璠，蔣兆和，揚歐谷，儲小石……諸位先生，其中便也有這位青年雕塑家鄭惠南先

「蠟人很有意思，可否請他給我製作蠟像？」

生，而且，說穿了，這天宴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爲的要製作銅像。那時我還在定阜官舍主事，按照普通情形，午間殷先生宴客，多半是在小餐廳的，這幾乎成了定例。可是那一天，我却自作主張，吩咐侍童們從小餐廳撤下，重新佈置在大餐廳裡，這樣一來，許多人都替我著心，以爲殷先生非發脾氣不可。原來大餐廳裡，四壁掛滿俄國畫家的粉畫和油畫，而且都是北京的風景寫生；此外尚有兩堂屏風，也都是日本名家畫的；這些名貴的藝術作品，都是殷先生最喜歡的，我認爲是值得藝術家們欣賞的，所以毅然決然的破例佈置在這裏。

佈置完畢，也不過十點鐘上下，殷先生來了，一進大餐廳便向侍童問道：

「誰叫你們佈置在這裡？」

侍童們都戰戰兢兢的，以爲一定要受申斥了，只好一邊看看我，一邊嗫嚅的答道：

「原來我們已經擺在小餐廳裡，可是徐先生又叫我們佈置在這裡。」

殷先生聽到這裏，用慈祥的目光看看我，面生浮着一層微笑。

那天的宴會，是毫無政治性的，非常坦坦，非常愉快的一個宴會。從那天宴會以後，聽說鄭先生便常到建設廳署督辦室給殷先生塑像去了。本來有三二天便可以塑成，但是殷先生吩咐鄭先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精心的製作，於是鄭先生聚精會神的立在泥像傍邊，手裏拿着泥刀，細心的注視殷先生，這兒收拾收拾；那兒改正改正；把這邊臉色使之柔和；把那邊筋肉使之正確；再把嘴唇這裡使之稍微有點表情；再把頸部那邊加上一些力量；這樣間斷的經過了三四個月，泥像終於完成了。

殷先生對於這個塑像非常滿意，便吩咐鄭先生着手翻沙鑄銅去了。事情該有多麼巧，殷先生死了，剛好銅像也鑄成了。日前儲小石

先生的黃復生局長和我一同到師大，去參觀殷先生的銅像。瞻拜之下，不勝驚歎，這銅像正似那天殷先生在大餐廳向我注目微笑時候的面影，特別是從側面看，真可以說是維妙維肖，恰到好處，我們對鄭先生的藝術天才，要表示莫大的敬意。

然而，這位青年雕塑家，是特別的謙虛，當場請求我們加以批評。我却請求他談談製作經過，他很傷感的慢慢的說道：

「殷先生實在偉大，建立下這偉大的榜樣，使我萬分感謝。以前曾給殷先生造過肖像，但是，這銅像更永遠的紀念了。那健壯的體格，圓滿的面龐，雄厚的氣魄，邇來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記得已是薄暮了，殷先生還在公務繁忙，在皎白的光線中，那帶有慈祥表情的面孔，使我的影象有如石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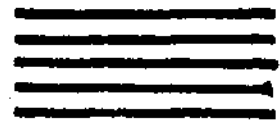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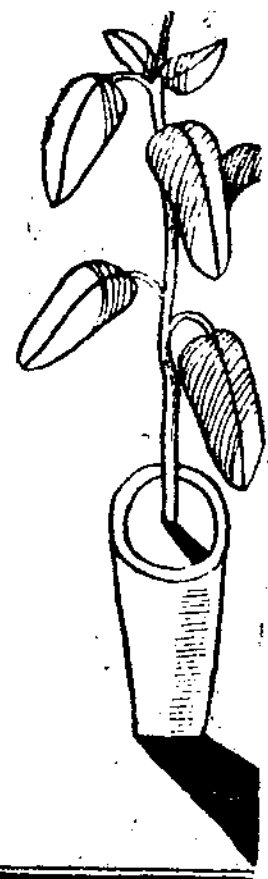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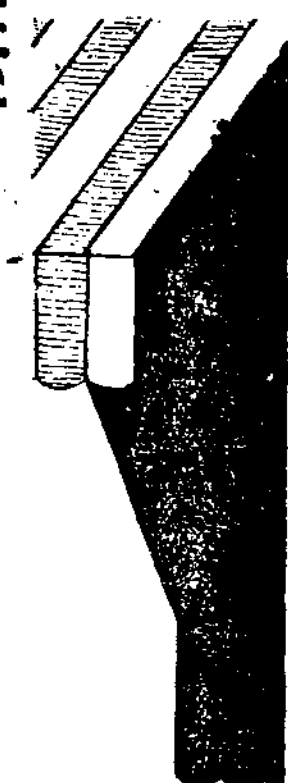
的確，殷先生在期望着世界美術。他對於美術，不但愛好，而且深深理解，是理解的愛好。他時常向我說：「藝術家對於自己的工作最崇拜，最誠實，我希望人人都要消滅藝術家的精神，就是人人都要崇拜他自己的責任。」我真感激這幾句名言。

「一切作家，都要具有深深的思考，精練的技術，來表現一種實在，這實在能反映出一切。」這也是殷先生對於藝術的見解。

我只能追求真實，決捨棄那狂熱的氣質，不作夢想家，因爲形體是建築的，是幾何的。在我製作的時候，皆不要固定的姿態；凡被約定的姿式，必要變成呆板，那是生動的否認。殷先生很贊同我的意見，使我現在還覺得光榮。

這偉大人物的威儀，不久即要建立在我們的眼前，真使我們感謝。但是作者自身的思考技術，實在不足以表現盛德，只有深深的感愧了。」

殷先生偉大，而鄭先生從影像，翻沙，鑄銅能不假手於人，而完成這件偉大的工作，的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不單是鄭先生個人的光榮，也是中國藝術界的最大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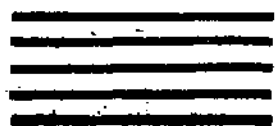


戲劇

金蘭譜

(三幕劇)

招·司·



人物

本劇搬演須徵作者同意。

- 吳世平——五十多歲，吳公館的主人。
- 大姑太——四十上下，世平的妹妹，居孀。
- 二姑太——老處女，比她姐姐小一兩歲。
- 吳坤——世平的獨子，二十七歲。
- 紀得標——四十五六，世平的把弟，在吳家住閉。
- 紀大紅——得標的女兒，二十五六歲。
- 紀小寶——得標的兒子，十二三。
- 葉觀軒——四十七八，世平的另一個把弟。
- 葉秀梅——觀軒的女兒，十七八。
- 王媽——吳公館的傭人，四十上下。
- 老劉——吳公館的僕人，五十多。

小和——吳公館打雜的小當差

警官

警士甲

乙

時間 民國二十五年的嚴冬

地點 某大都市近郊的吳世平公館

第一幕——吳公館的客廳，嚴寒的雪夜。

第二幕——同第一幕，次日的清晨。

第三幕——吳世平的書齋，當天晚上。

第一幕

佈景：吳公館的客廳，看這客廳的建築形式，可以想到一個很老的年代——晚清西洋建築最初流入中國，經過一番融化

，而形成的一種很不調協，如所有那個時代沾染了西洋氣息的各種產物一樣，因摻作過分而成爲很淺薄的樣子。最明顯的是牠平板陰沉，陳舊而不顯眼，即西洋建築的明快與東方迂迴曲折，也完全沒有把握住。右手方有一道向內突出的一部作「形」的大門，裡面用比門寬大的褐色絨門簾遮住，打開門簾可以看見門上部粗俗的飾着「色」的玻璃，門外通着一條細長的甬道。這門的兩旁安置了一對花盆架，盆花已經枯萎的垂着頭，像很無聊的垂視着旁邊鋪着棉椅墊的兩張烏木椅，和介於椅子中間的茶几。屋角放着一個塵封的古玩櫃，和牆上掛的屏

條對聯一樣，只作為敷衍這「客廳」名稱的一種裝飾品，但從擺列上看，則明顯的可以看出這宅子主人對這種東西的粗忽。正面有一個窗，和大門一樣也嵌着彩色的玻璃，也遮了褐色的窗簾，窗底下放着一張大條几，放置了一個大座鐘和一對空花瓶；條几下面有一張八仙桌，桌上放着一套茶具；即正面的間隙完全以和門旁是一套的烏木椅來填補了，左邊是一道通內室的便門，這道門氣派和對面的完全是兩樣，也沒有遮門簾，門旁的窗也是一樣；爲便利起見，就顧不到氣派和建築的統一性。台正中有一個高大的洋爐子，爐前放着一張較可使人安適的搖椅，和幾張散置的方凳。這上面吊着一座梅花式的五光電燈，却只燃着了中間的一盞。

下雪天，沉寂裡遠處傳來一絲一縷抖顫的風聲，恰正使人想到這是象徵了一個死去時代殘餘的呻吟和太息。

「老劉拖着沉重的步履從大門入，他穿得很多，微駝的背更顯得擁腫起來，他咳嗽着，使他的年齡更形衰老，而被一個過份沉重的背背永世的壓伏着，他像是支持不住而有隨時倒下的可能似的。他進門先奔爐子前面烤烤手，打開爐門，爐火閃爍的照着他衰老的面頰，他加了

幾條煤，累得又咳嗽起來，他仍掙扎着去勾爐底，他就這樣咳嗽着，牆裡還數落着和所有老年人一樣，不須乎別人聽取的喃喃話語。

「王媽打左門站了一會，推開門站在門根上，她的年紀只不過四十上下，從臉色判別，身體也相當的結實，但她的裝作，反要比老劉衰老得厲害，她有點太過機伶，可是她耳朵有點背，總像也是拿來掩飾她那點機伶，而且還利用來折騰別人——說話多費些氣，而有時可以藉來躲懶的裝作。胖胖的身材和紅潤的四方臉，都顯示她的能幹，形容這種女人，有一句很恰當的俗語，這俗語就是「大馬金刀」。

王媽 我說是誰呢？原來是你呀。（走到爐旁。）劉爺，怎麼要你添爐子呀，真，大冷天——我說小和呢？

老劉 （放下煤鈞）瞧你的記性，小和不是陪寶少爺聽戲去了嗎。老爺安歇了沒有？

王媽 姑奶奶們就下來，爐子可要弄旺一點
老劉 唉！我說王奶奶，你的耳朵；我問老爺！

王媽 我的耳朵，沒辦法！劉爺，人一活過四十就算完了，混身上下不知那兒猛瘋丁的就會出毛病——

老劉 你是財大燒身啊！

王媽 （不理他）人一過四十就算廢了一半；就說咱們老爺，倒退十來年，人家還帶着隊伍上火線呢，到現在，說什麼呢，你叫他搨槍桿看看——

老劉 可不，王奶奶，你別瞞我，開光復那年，我也在前線上開過眼。

王媽 開光復，那時我還跟着我娘逃反來着，敢情那些軍隊裡還有你——

老劉 我幹軍隊可是憑良心，沒幹過壞事，不像——

王媽 你心地好，按說你這個年歲出來伺候人，可真——你說說看，大姑太剛才又發了脾氣，你知道她怎麼發脾氣！

老劉 她像隻睡貓似地在肚子裡念心經，咒罵人！姑奶奶的脾氣——唉，當底下人嗎，就得認命！（忽然，他好好地又犯了咳嗽的毛病，咳了一個痛快，他長長的喘了一口氣。）王奶奶，你還可以放點錢嗎？

王媽 放錢？

老劉 （又咳）瞧這要命的癢！

王媽 我打你手裡可放出去不少啦！

老劉 利錢可從來沒有說過，這回——這回是我求你。

王媽 你用錢？那只要一句話，你用多少儘管說——你不又跟你第二的說好了媳婦？

老劉 我有這麼好的命！我那行大的啊，他死啦！

王媽 好喪氣！唉！

（大姑太在樓上的聲音：「王媽，王媽！」）

老劉 聽，大姑奶奶喊你。

王媽 誰？

老劉 大姑奶奶！

王媽 大姑太！哼，她怕我鬧散壞了；我說劉爺，用多少你回頭我那裏拿，多少我都得應着，誰教你趕上這個背字呢，可是利錢——咱們都好說，是不是？

（樓上的大姑太大聲的叫了：「王媽，你上來看看老爺屋裡的爐子呀！」王媽好像沒有聽見，却從容的下。剛帶上門，大姑太已經走了下來，看見她說：「王媽，你到是聽見沒有？我叫你上樓看看爐子。」

大姑太隨說話的聲音板着脸從左門上，她年紀也是四十上下，乍一看有點像王媽，可比王媽胖，也許因為這點胖，她看來比王媽厚道。事實呢她那份沉穩，不愛多說話，使人摸不透她是怎回事，覺着她有多麼陰險似的不敢惹她；同所有老姑奶奶一樣，她的脾氣不好，要鬧點小性子，挑個眼什麼的，不過，即使是發脾氣，你也只能看她的臉神，她

還很少罵呀鬧呀的。她的處世信條是：「少說話，語必中肯！」她不斷的噙着瓜子，成了癮。

老劉 （站直了）大姑奶奶。

大姑太 唔。（她走向爐前的搖椅，拿手抹

抹椅子的靠背，看看手指又瞧瞧老劉）

老劉 （拿袖子擦椅背）下雪天，沒有土！

大姑太 什麼？

老劉 我說下雪天——

大姑太 我不是瞎子，不用你告訴。（坐在

搖椅上）爐子呢？

老劉 （打開爐門給她看）剛加的煤，就着上來了，大姑奶奶，您沒有什麼吩咐的啦？

（大姑太沒有出聲，他壓了一口氣，從大門下，剛出門，又咳嗽起來！

大姑太 哼！（搖搖椅子，她滿意這個靜寂的環境，又噙起瓜子來）

（這個環境安靜不到一會兒，二姑太手忙脚亂地闖了進來，她手裡抱着一個熱水袋，瘦瘦的尖尖臉還不時和那個熱水袋發熱；她怕冷得要命，就像離了爐子就過不去冬似的，她一步搶到爐子面前，拉張凳子，朝爐子先伸出兩條細足壓烤着。二姑太只比她姐姐小一兩歲，恰和她姐姐相反，愛說話，嘴裡不閉着，什麼事都管，嘴頭上什麼事都不服輸，

冒冒失失有時像少個心眼什麼的；她總是無事忙，那兒都呆不服，這種女人就怕天下太平。

二姑太 好冷，真有這麼冷的天氣，這樣冷！聽我的熱水袋都沒有熱氣了，早知道我就下來啦，爐子裡連點火都沒有！（端起肩頭）就捨不得加煤，不加煤，人家說是省啊！省——只苦了大家伙兒！（她差不多抱着爐子）幸虧我的底子好，不然就得凍死在道裡——這個家，正經事就沒有人管！

大姑太 你管呀！

二姑太 我不配，誰教我不行大，誰叫我不早投生幾年呀！可是我得說，誰也堵不住我的嘴；哪，我知道你討厭我，你不用陰，我明白你——打投生你占了先，往後什麼你也都不落後，你打心裡高興；你不用說話，我就知道，我知道你現在罵我什麼！

大姑太 憑良心，我沒有罵。

二姑太 你罵了，我敢保險！你的嘴硬，你的心更毒，你怎麼不罵出來，你罵出聲來呀！

大姑太 我不。

二姑太 你不？我知道你一定不，可是你在肚子裏不知罵了我幾千百句，你這裝滿一肚子壞水的泥菩薩！

大姑太 阿彌陀佛！

二姑太 阿彌陀佛！我可沒有得罪菩薩，我說你，你嗑着瓜子念佛，菩薩有靈！不怪我咒你，真，這天下着雪！

大姑太 下雪不打雷（她不奈煩的站了起來）你罵這半天是想坐這張椅子，坐吧，我讓給你。

二姑太 你讓給我？（真個坐在搖椅上）你說了一輩子讓給我，也佔了一輩子的便宜。我是口直心快，你別以為我是貪圖舒服搶你的坐位，我是吃虧受罪的命！

大姑太 你一輩子沒有嫁過人！

二姑太 我也沒有二十歲就尅死丈夫，可是人家命好，熬了十幾年，居然熬出一個發了橫財的好哥哥。

大姑太 哥哥是咱們倆的，你在鄉下也不享福！

二姑太 說是呀！（理短了）這太冷天，這爐子——（她打開爐門，看看裡面的火）淨燒碎煤渣，真——是誰呀？大打開了門！

（剛從大門進來的吳坤帶上了門，他年紀已有二十七八，看神情他是個誠實的鄉下人，可是舉止行為却沾染了都市的洋滑氣。這種人照例有他複雜的性格：一面是天真，而天真的詐偽形成的粗鹵和諷諷又是另一面的表現，這種人很難

對付，他壞，又壞得那麼天真，大胆，性氣還十分執拗，他輕視別人，也不注意自己，但却又十分的自私。

二姑太 原來是大坤，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早，喲，真個的，這半個月裡我算頭一磨在晚上看見你的影子。

吳坤 見面又怎樣，就這個家，我壓根就呆不住！

二姑太 你天天在外邊跟些不三不四的朋友鬼混，你爸爸昨天還發了脾氣。

吳坤 發他的呀，當兒子的有什麼法子叫爸爸不生氣！

二姑太 聽你，可別這樣說，你該早點成個家，你今年？也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啦。鄉下那個看不上眼就給人家退了吧，何苦總這樣耗着，落個兩就誤！

吳坤 管他呢，我早就消過信去，誰教他們要錢！當初我們又不是沒下聘禮。

二姑太 憑咱們的家底，出點錢又算什麼！人家也够窮困的，再說好好一個大姑娘家，等了這些年——依我看，鄉下那個可比這個強。

吳坤 那一個這倒？

二姑太 （嗔唇向上。）大紅呀！

吳坤 二姑媽，你可少胡說八道的！

大姑太 （很得意。）哼！

二姑太，看這一搭一唱的哼哈將作算，我胡

說，大坤，你明白，我是口直心快！

大姑太，你在村里時候是有名的快嘴。二姑太 唔？我，我可不像驪子那樣整天的拉長臉，裝正經。大坤，我隨你怎樣罵？我既說啦，你也沒琢磨磨，我的心比一面鏡子還亮！

吳坤 （氣忿的。）早晚我就鑿破你這面鏡子！真的那兒也呆不住了。大姑媽，回頭有人找我，你就說我出去啦！

大姑太 這樣大冷的天，有誰會找你，你還是上樓看看你爸爸去罷。

吳坤 我正打算找他要點錢，準得又惹氣！

（他很高興的樣子，從便門下。）

二姑太 （又端起肩頭。）這孩子，又不帶上門！也該成家啦，不像話！你說他變得多厲害，現在可滿不是從前在鄉下念私塾下地種田的樣子了。

大姑太，錢呀，有了錢會守着大洋爐子喊冷！

二姑太 也會嗑瓜子，吃洋點心，宵夜——這名堂，從前兩頓飯都吃不飽！

大姑太 你別洩底啦，省兩句好不好。

二姑太 你聽你，許自己不許人家！你聽你這份霸道勁！

大姑太 算我錯怎樣？

二姑太 算你錯，你心裏不服輸呀！

大姑太 好妹妹，你錯了我吧？何苦呢，整

天拾個沒完！

二姑太 怨我！我該死！（她說着氣更大了）

、她站了起來，好像要打架的樣子。）

（正她站起來這當口，紀大紅恰巧走到便門前面。她眼里有點淚痕，且在發着

酸。紀大紅已經有二十五六，生得不很美，風度且近乎少婦韻味，有點兒媚，很

沉穩，很安靜——這也可以說是有點呆板，如她，她很小心，總是縮縮藏藏地

怕人，怕說話。她在她下長成的，到現在還是個鄉下姑娘，這都市除了剪了的辮

子和換了套衣衫，就沒有再給她什麼。

二姑太 你呀，真嚇了我一跳！怎麼？妳好像哭來着？

大紅 我沒有呀。（她偷偷擦角的淚痕。）

二姑太 大坤回來了，剛上的樓，你沒有看見他？

見他？

大紅 （掩飾地，）我，我沒有看見他。

二姑太 你真的沒有看見他？你說他近來行為這樣壞，到怎樣才算個了！那班狐朋

狗友也真不是東西，大紅，你——

大紅 （到窗前拉開一線的窗簾。）雪下得更大了！

二姑太 大雪——噢，你還記得開荒災的那年咱們村里的大雪嗎？也許你記不得了

可你那時也該會記事啦，你才有（拿手

比劃。）這麼高。那時大坤的爸爸還在前

線當小兵官，和你爸爸在一塊——瞧，我

想起很多事情，大紅，你也許不清楚了，

你的娘和大坤他娘都是在那一年死的。

大紅 （這才放心，找一個椅子坐下。）我

記不清了，那時我還小哪。

二姑太 是啊，第二年他們打了敗仗回來，哥

三兒——（向大姑太）你許記得還有那

個姓葉的軍需官，都住在咱家里，就別

提那份窮啦，誰想到會有今天呀！你

記得他們跑去黃家燒鍋除酒，鬧翻了挨

了打！

大姑太，後來黃家權的滾上我們家里，嗚頭

陪不是。

二姑太 那是後來他們的頭目又搶到地盤，

三個人都升了官——他們聽到這個信的

那份樂呀，就別提了！

大姑太 劉媽媽還替你保了個媒，說給——

二姑太 瞧你——

大姑太 你可是也答應了，只是人家給回啦

——

大紅 當兵帶着家眷不便當。

大姑太 你爸爸到外面就弄了個窩子姑娘，

生了現在的小寶。

二姑太 這回事你從過十來回，你的心——

大姑太 紅鸞星動呀，你一輩子只有這一磨

，只可惜——

大紅 爸爸，總是那個樣子，他——

大姑太 他有時不講理，常常就一點理都不

講，哥呀也是那樣，當兵的總是那樣的

蠻橫。

二姑太 脾氣大，心地可都還好。依我看還

是那個姓葉的不壞，斯斯文文的——人

家是個念書人。

大姑太 念書人，更一肚子鬼；他幹的什麼

！勾搭上西頭朱家的小寡婦，臨走還騙

走了小寡婦箱底的二十塊錢，到了外面

還弄上一個女學生，出帖子結婚！

大紅 反正人總是難說的，誰都有點小脾氣

，也常常做錯了不該做的事，誰難誰都

不對勁。

二姑太 世界上就沒有這麼多情投意合，我

和我這位姐姐怕要做一輩子對頭——我

說，你剛才好像哭來着？

大紅 二姑媽，你怎麼啦，淨提這個！

二姑太 （關切地。）你又說他來着！

大紅 （坐不安。）我說過我沒有看見他。

二姑太 上樓下樓，說不上頭！你剛才還擦着

眼淚，你一定哭來着。

大紅 不，噢，你，二姑媽，你有時比事情

看得太要緊。

二姑太 別看平常事，有時候真會變得很要緊

，就說那年鬧荒災，誰想到就爲了過一

陣晴呢——我的嫂子和你娘都是那年

愁死的。

大姑太 總提這些幹什麼呢？現在過得又不
是不好。

二姑太 好，誰說不好呢！讓你——

（老劉拿着一封信入。）

二姑太 誰的？

老劉 外面來了一位小姐，說是從天津來的，
要見老爺，還帶着這封信。

二姑太 一位小姐？是誰呀？老劉，你把信
給我。

大姑太 （站起來，她就近從老劉手里拿了
信。）誰的信？我拿上去。

（她不等看信上的字，就匆忙的從門
下

老劉 那位小姐還帶着行李，像要在這里住
長似的。

二姑太 （站起來。）她在門房里？老劉，
你領我看看去。

（二姑太和老劉先後從大門下，剛剛走
開，吳坤從便門出。）

吳坤 就你在這兒？

大紅 （帶理不理的。）唔。

吳坤 剛才你又哭什麼，你知道我不能整天
守着你，好說是拜過天地——

大紅 （不耐煩的。）我怕沒有那一天啦，
我也不去想它。

吳坤 你會這樣想那不就結了嗎，又何必板
着個臉，像——

大紅 我打心裏高興不起來，誰教我自己做
錯了事呢。我早晚得回到鄉下去，只是

爸爸不肯走，他說他要在這兒享點福，
說知道享什麼福呢，這地方，我看像個
墳沒有一個活着的人！

吳坤 淨說喪氣話！（他回身要走。）

大紅 你上那兒？

吳坤 你別管！
（他正走到門前，二姑太領葉秀梅進，
葉秀梅的出現，使人眼目一新：她和這
個佈景和所有人都不調和，也整個的浮
現了出來。她年青，貌美而且大方；，
且有活潑甜密的都市少女的明朗性而沒
有那種浮奢和輕狂。這種女孩子會使所
有人為她傾倒，同時也使每個男人在她
面前感到氣餒。

二姑太 進來呀，快進來烤烤火，天可真冷
！

吳坤 二姑媽，這是誰？

二姑太 （稍拉搖椅讓葉坐。）坐這兒罷。
（向吳坤。）

你猜她是誰？老天爺給大紅送伴兒來啦
——哪，這是你大紅姐姐，這是大坤！
——我的姪子。你們猜猜她是誰？真有這
麼巧，我剛才還提來考我的記性，你

爸爸叫葉什麼？

秀梅 葉歡軒。

二姑太 着呀，剛才還提來着，我就會給忘
了：你爸爸是我哥哥的把兄弟，他排一

大紅爸爸排二，都算一家子人啦。我
見他的時候，都還不過三十上下。你爸
爸長得很好看，像個秀才似的，你說對
不對。

秀梅 噢，我沒有見過我爸爸——也許記不
起來了；媽說他死得很早。

二姑太 死得很早，我還沒有聽他們提過，
那麼你媽呢？

秀梅 媽上月也死了，她叫我上這兒來，給
留下了一封信。

二姑太 你的命真苦，唉，十來歲就沒有
了媽媽。

（王媽從便門上，她的神色慌張，有點
沉不住氣。）

二姑太 王媽，老爺呢？

王媽 老爺又犯了老病（向葉打量。）這位
就是葉小姐？——噢，坤少爺，大姑太
說叫你打個電話，還是請孫大夫。

吳坤 （不耐煩地。）還喝兩！他早晚要在
這上絕命！

秀梅 伯父是中風罷，我假若能常住這兒就
好了，我學過看護，我可以好好地照顧
他。

王媽 你可以常住下來呀——大少爺，您快
點好不好？

(吳坤勉強的從大門下。)

秀梅 不過我媽說過不教我住長，而且，我還要到學校里去。

王媽 你是放寒假啦，你們老太太呢？

秀梅 死有半個多月了。

王媽 哟！真想不到！那樣和氣的一個人，

就是——唉！

二姑太 王媽，你什麼事都掖著底！

王媽 那是什麼話，我原先就在人家葉公館

呆着；梅小姐，你也許想起我來了，那時你還小。

(樓上大姑太的聲音：「王媽，電話打了沒有呀？你快上來。」)

王媽 (不經意的。)一見十幾年，唉，真像個夢似的，你們老太太今年是四十，四十幾啦？

秀梅 才三十九。王奶奶，我雖說想不起你來，可是我母親好像提過你——你們都很親熱，這位姐姐——

大紅 (扭扭。)我——我也喜歡你，你的行李呢？回頭你先搬到我屋里去。

王媽 梅小姐，你吃飯沒有？

秀梅 我在車上吃過了。我的行李——

大紅 回頭叫他們搬好了，我的床够大，先這樣睡着，明天——這里的屋子閉着很多。

秀梅 那我就和你住在一齊好啦 只要你不嫌倒費事了，

二姑太 你和你爸爸是一個拗性子，不肯改名，他那得標得勝的，說什麼還讓入知道他是個兵；

二姑太 看你們這份客氣！葉小姐，你不要太客氣，就叫王媽給弄點點心吃，省得半夜餓着——車上的飯那里會吃得飽飽呀。

秀梅 伯父現在不知好點沒有？

二姑太 他常是這樣經不得事，我們也給他嚇慣了——

王媽 剛才大姑太好像叫我來着。

二姑太 聽你的耳朵，早就叫過了，你也有點——

王媽 什麼？

二姑太 沒有什麼，你快上樓看看去，回頭叫曹師父給弄點點心，給這位葉小姐墊墊飢。

(大姑太在樓上的聲音：「王媽，王媽——」)

秀梅 二姑媽，您以後叫我名字好啦。

二姑太 你是叫梅——

秀梅 不，我叫秀梅。

二姑太 這名字到很好聽，大紅也該起個名字啦

秀梅 大紅，這個名字也很好聽，可以叫得響；姐姐，你說是不是？

大紅 (笑。)我也不明白，都這麼叫，改啦倒費事了，

二姑太 你和你爸爸是一個拗性子，不肯改名，他那得標得勝的，說什麼還讓入知道他是個兵；

道他是個兵；

(吳坤從大門上。)

吳坤 這鬼電話，要打這半天，爸好點嗎？

二姑太 說知道呢。這也該問問你當兒子的

吳坤 他一鬧病更不願意我在他眼前——

葉小姐，你的行李還在門房重。

二姑太 回頭叫小和拿上來呀。

吳坤 我去拿，小和沒在外面。

秀梅 那怎敢當。

吳坤 有什麼關係呢。(向大紅。)送到你

屋里怎樣？

大紅 (不悅地。)唔。

二姑太 合是外頭一個人都沒有啦，老劉在樓上幹什麼？大紅，你上樓樓，叫老劉下來好嗎？

秀梅 姐姐，我跟你看看去。

大紅 你在這兒多烤一會火不好嗎，你還沒有暖過。

秀梅 在學校裡凍慣了，我倒不覺得怎樣。

(她們從便門下，吳坤攜行李提箱子上

二姑太 大坤，你先放在這兒，回頭讓老劉

拿上去吧。

吳坤 一樣，這一點東西我還拿得動。

二姑太 莊稼孩子，若是運這個都拿不動，那可有點！

二姑太 你和你爸爸是一個拗性子，不肯改名，他那得標得勝的，說什麼還讓入知道他是個兵；

道他是個兵；

(吳坤從大門上。)

吳坤 這鬼電話，要打這半天，爸好點嗎？

二姑太 說知道呢。這也該問問你當兒子的

吳坤 他一鬧病更不願意我在他眼前——

葉小姐，你的行李還在門房重。

二姑太 回頭叫小和拿上來呀。

吳坤 我去拿，小和沒在外面。

秀梅 那怎敢當。

吳坤 有什麼關係呢。(向大紅。)送到你

屋里怎樣？

大紅 (不悅地。)唔。

二姑太 合是外頭一個人都沒有啦，老劉在樓上幹什麼？大紅，你上樓樓，叫老劉下來好嗎？

吳坤 又提這個……你天生注定是個窮命！

（老劉從便門出。）

老劉 喲，少爺，您讓我拿。

吳 不用你！你到門房等着大夫。

（他攔住李從便門下。）

二姑太 老劉，老爺怎樣啦？好點嗎？

老劉 好多啦！（咳。）也真怪，好好的又犯起來。

二姑太 你說他好好地，你看見他好好的來着？

老劉 可不。我看着大姑太把信遞給他，說了兩句話……

（又咳了起來。）

老爺只看着信皮，怕誰偷看了去似的趕忙揣到懷裏，像要問大姑太什麼話，就直了眼說不出話來，這裏頭，可，可——（這回他又咳嗽了，可沒有痰。）

二姑太 可什麼？一個當底下人的，那來這些話！中風的病就怕犯心事，這位新來的小姐是老爺把弟的女兒，他興許又想起什麼來啦，你明白嗎？

老劉 二姑奶奶，您比大夫還明白。

二姑太 可不，當大夫的治病也有一半仗着精，憑我的閱歷，我也會治點不即不離的病。就像王媽，她耳朵的毛病，我就有法子治：我常給她點好處，我說話她就都聽得清；大姑太可不一樣，她不懂

這一套，勢力可礙不着人家有病。

老劉 二姑奶奶，您真——（他側耳聽見外面的門鈴聲。）許是大夫來了，淨說話啦。

（老劉匆忙下，二姑太很得意，坐回搖椅上，翹起兩隻腳，放在爐前烤。

紀得標從大門罵着：「王八蛋，混蛋！門要叫這大半天，你是死啦，你死絕了氣啦！」他怒沖沖的邁進這間客廳，紅了眼就沒有看見爐旁的二姑太。他很胖，臉通紅，長着一個酒糟鼻子，十足可以看出是一個醜酒的醉漢。這種人很難把握着自己——過去的軍伍生活使他十分任性，胸無點墨又使他那麼粗魯胡塗，他就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胡作非為時而還存點良心的民國初年軍人的典型

二姑太 你看，果你叫了半天門！

得標 可不。混蛋嗎！都沒有長着耳朵，惹出我的火，媽的我轟塌你這道牢門，王八蛋！

二姑太 也怪他們不得，小和陪小寶看戲去啦，剛才來了位客人，你大哥又鬧了病。

得標 凍死我還得出雙嘴！來了什麼客人？

二姑太 你們老二呀——

得標 （吃驚。）老二？他——

二姑太 他的女兒，她娘上月死啦，留下封信，叫她投奔這裡來。

得標 大哥就這樣中了病，是不是？

二姑太 這毛病早晚要送了他的命！

得標 不要緊吧？

二姑太 說是好了，我就沒有上樓看去，我不怕這份差事，我怕着別人受罪。

得標 真有你的！姓葉的孩子呢？

二姑太 跟大紅上樓了。

（王媽從便門出，往大門走。）

二姑太 王媽，老爺怎樣？

王媽 好了，跟新來的葉小姐說着話啦。大姑太說叫老劉打電話，回了大夫，叫不用來了。就近我到廚房去——

（她從大門下。）

二姑太 是呀，火車的飯那裏吃得飽！大姑太，哼，又省一筆大夫錢，真會過！

得標 財是會聚會守才算真財主，說起當財主的也真他媽的可憐，有錢不捨得花，就是活受罪！別看我這窮小子，當半輩子的兵，他媽的——

二姑太 你這輩子不算白過！

得標 說是呀，他媽的什麼藥子我沒有享過，可什麼孽我又沒有作過；真他媽的做人不能存好心眼，世界上就沒有善人！

二姑太 你們幹軍隊的本來就沒有把人當作一回事！

得標 死個千八百的算得什麼，黃山的一個勝仗，我他媽的槍斃了一百多口子亂兵，我還看着挺樂的。

二姑太 那時你正年輕！

得標 可不，人一老就算完了，現在差點事啦，就說大哥，他官比我高一級，作的孽可比我多得多，要命是他做了一件頂味心的事，現在還真不如我哪，動不動就中風，才鬼門關走個來回！

（大紅和秀梅從便門上。）

大紅 爸爸，你回來得早呀。

得標 我正跟她提著我們從前殺人的事，真是個樂子。（向秀梅。）你就是老二的閩女？

大紅 這是我爸爸。

秀梅 紀叔叔。

得標 出息得真不壞，你的媽是個洋學生，那時還學外國式的結婚，鬧新房人家還不帶臉紅的，大紅，人家可比你長得漂亮，你叫什麼名字呀？

二姑太 秀梅，名字很好聽。我說過聽這人的名字，有時會猜出這人怎樣，大紅也該起個名字了！

得標 大紅不就挺好了嗎，鄉下姑娘要什麼花梢，就說我這紀得標三個字，誰也會猜出是個老粗，營混子，大姪女你可別笑話我，離開軍界，哥三兒就是我沒有

改名，也數我最沒出息，沒有念過子曰什麼的，——到這兒你也別見外，當作到了家，安心的呆着，大紅呀，你這妹妹年紀還小，你得多照顧點。

秀梅 謝謝叔叔的好意。

大紅 大伯父早已說過了，他病一好，就要見梅妹妹。他說了好半天話，大姑媽怕他累着才強他歇下了。

得標 哼！

秀梅 你們待我都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二姑太 這有什麼說的，都是一家人，金蘭兄弟，沒有什麼說的。家裡人少，誰都喜歡多個伴兒，我是愛說話的，只要你不嫌我說得多！說我嘴饞！

秀梅 那裏會！

（王媽從大門上。）

王媽 雪住了，又刮起風來啦。

二姑太 廚房預備了什麼呀？

王媽 火都封了，還得等一會，曹師父可真

二姑太 好在還早呢。

（吳坤從便門上。）

二姑太 你把行李搬上去啦？

吳坤 還用問！

秀梅 謝謝你，我得上去收拾收拾。

王媽 小姐，我陪你去。

（秀梅和王媽從便門下。）

得標 你爸爸病怎樣？

吳坤 好啦。

二姑太 你不去看看他嗎？

得標 看他幹什麼！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他有方法算計來錢財可沒有法子顧全他的命，我的爲人第一怕娘們流眼淚，第二怕傷兵，第三怕看病人！大紅，我屋子裏的爐子升好沒有？

大紅 小和升着才領小寶走的，您上去歇歇吧。

得標 這等天不知怎地這樣暴——

（他走向便門，二姑太跟着他。）

得標 你——

二姑太 我也上去看看哥哥，樓梯挺黑的！

得標 真有的，一個大活人會怕黑！

（二姑太隨得標下。吳坤也要走。）

大紅 你上哪？

吳坤 總這樣問，真討厭！

大紅 我討厭，對啦！我說大坤，你對我得拿出點良心來。

吳坤 我壓根就沒有錯待你呀！

大紅 啊，你這人——她伏臂間飲泣。）你

對我好像冰一樣，你當初——

吳坤 當初，我頂不愛聽這句話，提這個幹

什麼呢，就說當初，也不能怨我一個人呀！

大紅 怨我，怨我不好！我受了你的騙，我
錯認了你這個人！不，你變得太厲害
，你！你從前是一個窮小子，可是你
沒有壞良心！

吳坤 提這個幹什麼！你當不住我爸爸發了
財，這是我的命！

大紅 你的命！對啦，你的命好，你們發了
財，有錢就可以隨便作踐人啦，你當初
怎麼許我來着，大坤，你想想看。

吳坤 我忘了，我那會記得清那都有小十年
子的舊事，我叫你少提這個！我說，你
爲什麼偏在這時候提它？

大紅 我爲什麼不提，我看出你的神氣，你
替人搬行李，你！

吳坤 說半天爲了這個，你又何苦吃這份醋
！

大紅 我才不呢，人家就沒有把你看在眼裏
，我才不計較；不過，我真忍不住了，
什麼時候我得豁出我的臉去，我要讓大
伙分辦個滑紅皂白！

吳坤 你不敢，你就那樣做了也不會有你的
好處！

大紅 對啦，你有錢，我們還吃着你家的飯
；可是我爸爸不是好惹的，他從來不會
饒過人！

吳坤 那又何苦呢，我跟他硬碰硬，我從
來也不服軟！

大紅 是呀，我願意着他，我不願意着他生
氣着急！不過，你剛才，你剛才那樣罵
的我，罵得那樣難聽！我勸你是爲了你
好！

吳坤 省着你的好心吧，你說多了就惹人生
氣，罵兩句又要什麼緊！

大紅 我恨透了，我爸爸！

吳坤 少提你爸爸，你把他看成一尊神，我
才不在乎他呢！一個臭當兵的！

大紅 （不發怒，不抑止的站了起來。）你，
你爸爸是什麼出身！

吳坤 總比你爸爸強！

大紅 （更怒。）強！一個小偷出身，讓人
打斷過腿！——連當兵都不如！

吳坤 你，你——（他也氣極了。）你這還
結！

大紅 你，你罵我！

吳坤 （凶神似的打了她一個耳光。）我還
要打你！

（站在便門的紀得標正看得清，他一步
搶上來，把吳坤推開。）

得標 怎麼啦，媽的，是怎麼回事？

大紅 啊，爸爸！（她伏在椅子上哭起來。

得標 大坤，你別走！我問問你，你憑什麼
打她，你他媽的憑什麼打她？

大紅 （站起攔得標。）爸，你不要問，我

們走吧，我們回鄉下去，你說我們明天
就走！

得標 走？走也沒有好走！（抓住吳坤。）
告訴你，小子，姓紀的一輩子沒在人面
前吃過虧，你——王八蛋，你瞎了你的
龜孫眼睛，你敢欺負我的女兒！

吳坤 （氣餒了。）三叔！

得標 三叔？我在交情上並不認識你爸爸，
他不配做我的朋友，他還是個人！

吳坤 剛才是我的錯，可是，你不該這樣說
他！

得標 說他！我欠拿刀殺了他！你也是，你
這毛還沒有長齊的鬼孫子，你他媽的也
，也學你爸爸的不是人！

吳坤 （也撞上火來。）你放屁！

得標 （打吳坤一個嘴巴。）王八蛋，你罵
我！（又打他。）我叫你動手，你怎麼
不回去吧？

（吳坤正忍不住的要動勁，大姑太和二
姑太匆忙跑過來。）
大姑太（同時的。）大坤，不許你動——！
二姑太（同時的。）大坤，不許你動——！
她們把他們拉開。）
得標 （掙扎。）你們不要攔我，今天我跟
他是較量定了。
大姑太 何苦呢，老三，你這麼大的年紀啦
，有什麼話好說呀。

得標 說話管個屁！他媽的——

大紅 （這才放了心，又哭起來）爸你，你

別再開了，只怨我不好，不怪他——

爸，你要再打，你打我好啦。

大姑太 你就聽聽你閨女的話，老三，你大

哥病剛好，你也得替他想想，他再經不得

什麼事情；大坤，快跟三叔陪個不是，

說是你的錯。

得標 我就聽你們的；可不是爲老大，他早

就該死，大紅，你跟我來，我得仔細問

問你！

大紅 （恍惚的站起來啊，爸！）

大姑太 你就陪你爸爸上去吧，好好勸勸他

——年青的做什麼事，得別讓老人們

生氣，大坤，我是說你！

吳坤 我聽着！

二姑太 快去陪個不是呀。

得標 陪不是管什麼用，大紅，你跟我來！

【大紅隨得標下。

二姑太 大坤，你到是怎樣惹的他，發這麼

大的火，我說你到是怎麼惹的他？

吳坤 你不用管。（他向大門走。）

大姑太 大坤，你上那兒？

，【吳坤不理地出。

二姑太 到是怎麼回事，老三還動了手；吳

是他知道了吧？那有這樣的，不拜天地

結婚，生了孩子算那一門子事，既有今

日又何必當初呢。大坤的心眼可也太活

了，男人真是不得！

大姑太 唔

二姑太 所以我不嫁人。你別在心裏笑話我

，你——啊，這麼冷，大坤又沒有帶上

門——看，爐子也要滅了，冷死人，真

的，我說老劉，（大聲地。）老劉！

（老劉匆忙的上。）

二姑太 快加點煤，爐子都快滅啦！

老劉 是。大姑奶奶，明天買什麼菜？曹師

父說叫您先囑咐下。

大姑太 老爺說過啦，打葉小姐來，每天菜

錢加兩塊，買什麼，回頭我想起來再告

訴你。

老劉 （看爐子）爐子滅了；姑奶奶們要不

上樓，那就讓我重升好啦。

二姑太 （比剛才還害怕。）滅了火！

（她連忙抱緊了暖水袋，跑了回去。）

大姑太 大驚小怪！值當的——又不是失了

火！

老劉 失火，我想起來啦，剛才聽說第一監

獄失了火！

（王媽上，她聽見了，很注意。）

大姑太 失火，監獄失火，那班罪人真可憐

，怕不要燒死在里面。

王媽 那一個監獄呀？劉爺。

老劉 （咳嗽）第一監獄，近着哪。

王媽 第一監獄，真的嗎？劉爺，你快說，

犯人怎樣了？

老劉 我怎會知道，你着什麼急。

王媽 我，我就是這個樣子，你真——

（吳坤從大門上。）

大姑太 怎麼你回來了？

吳坤 馬路上戒了嚴，監獄失火，犯人逃出

不少——這班該死的囚犯們，我就出不

去！

大姑太 老劉，小心點門戶，兵慌馬亂的快

去看看門，寶少爺他們還沒回來？

老劉 許快回來了，戲也快散了。

大姑太 散了也得回得來呀，你沒有聽說外

面戒了嚴，真的，急死人！大坤，你今

兒是怎麼啦，現在得想法子了呀，他的

皮氣可不好！

吳坤 唉！沒個了，這倒霉的日子，我算撞

見了鬼。王媽，新來的小姐沒有睡？

王媽 新來的小姐還沒有吃點心呢，現在

也許在老爺屋裏

吳坤 該死的！

大姑太 你罵誰呀？

吳坤 我說我自己！

（他忙忙的從便門下，王媽也跟了去。）

大姑太 老劉，好好看門，裏邊的事就不用

你管了；你瞧王媽的神氣獄里也許有她

的什麼人，別讓他溜到咱們家來，你聽

見沒有？

老劉：想見呢，大姑奶奶。

大姑太：還不快些去！

（老劉不敢怠慢，忙忙的咳嗽着出。大姑太孤零的站在室中央，看看陰沉的四周，她有些胆怯了，但仍然硬着頭皮，走到大門跟前往外看，外面風聲大了起來，她打了個冷戰，緩緩向便門下。幕隨之落。

第一幕完

第一幕

佈景：同第一幕，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天色雖然已經很亮，可是窗戶被窗簾擋住，這客廳陰沉沉的沒有什麼亮光，外面的風更大了。

王媽抖戰着從大門上，看她的樣子，她是正從外面回來，披着一條藍色大圍巾，差不多包上她的頭；她像藏着什麼心事，怕人看見的縮縮掩掩，她看見這客廳沒有人，放下了圍巾，到爐子跟前烤着手。

紀大紅從便門出現使她吃了一驚；紀大紅木然的站在那裏，她沒有注意到王媽，她有自己的心事；眼睛紅腫哭得太多了，而枯黃的臉色，更看出她一夜的失眠。

王媽：小姐，是你呀。

大紅：你——這麼早，上那兒來着？你看見

那位姓葉的小姐沒有？

王媽：葉小姐？沒有呀。

大紅：她也許到外面溜躑着玩了，你沒有看見三老爺？

王媽：三老爺，也沒有呀，他不是昨晚就出去的？

大紅：不，他昨晚——

王媽：聽二姑太說，昨晚他跟他少爺嘔了

氣，還是——小姐，這話不知我該不該說，您也得將就着點他們，這爺倆的性子都不好，你諒着出什麼事來那可——

大紅：王媽，你也是這兒的老人了，我也不用瞞你，什麼你都很明白；從前，他是多麼忠厚老實——我就沒有想到會有一天，我真糊塗，現在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王媽：人有錢啦，脾氣很容易變壞；你說外面那些花花俏俏的壞女人，還不是也似的哄着他，讓牠失了性；可我想他終有明白過來的一天，總有這一天——

大紅：是啊，我得等着，可我又憑什麼等呢？

王媽：你們的婚事早就該有個定規！老爺，唉，他的病！他就顧不到這些；近來他更恨透了坤少爺，都看作仇人似的。

大紅：王媽，你說說我現在該怎麼辦，事情鬧到這個地步！

王媽：我也正要問你，三老爺昨晚說了些什麼？你都告訴了他？

大紅：我，我說了實話。

王媽：他火更大啦！

大紅：他打了我，他說依往日的性子，他要活埋我——我不能活着丟去他的臉，他又說他不饒過大坤——他們爺倆。

王媽：他要怎樣？

大紅：他要碰命，後來他又說他們爺倆在她手心里攪着，他說你知道。

王媽：我？我怎麼知道？

大紅：他說你們老爺做了虧心事，他說他發的是黑心財！

王媽：他是喝醉了，不要聽他的——

大紅：我也沒有這份心思聽他嘮叨，我想把事情蓋過去，我哭着說他，求他，他沒有理我，他去找你們老爺說了很久的話。

王媽：他回來說了些什麼？

大紅：他的氣更大了，誰個許是反了臉，小寶回來了過去睡了；唉，我一晚上沒有睡安穩，就天快亮才迷糊了一會，那位葉小姐起來又把我鬧醒了——王媽，你看，我想了一晚上真的，我覺着我不能活着！

王媽：小姐，您可別往那上面想，世界上有許多人過戶您更苦更委曲的日子，您得想開點！

大紅：是呀，我還要活着，我捨不得這個世

界，我怕死，可是準有什麼時候，這事
情得擠羅我走上那條道。

王媽 年青青的，你若是那樣做了，教三老
爺怎辦好！

大紅 我活著也應了他的話：替他丟淨了臉
。

王媽 別這樣說，年青人都會胡鬧一陣子，
很多事就較不得針。

（葉秀梅從大門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毛衣，臉凍得通紅，那樣精神煥發喜氣
洋洋的滿面紅光，手里拿着一封信，從
信上她許得到什麼好消息。

秀梅 姐姐你起來了，我沒有攪活了你的覺
——我是起慣了早的。（向王媽。）還
有，王奶奶，我剛才看見你。

王媽 看見我？

秀梅 是呀，我走過西頭那條胡同，那條小
胡同。

王媽 石獅子胡同，我就住在那里。

秀梅 你是回了趙家，跟你在胡同口說話的
那一個——

王媽 他，那是打鄉下來的一個本家兄弟。
秀梅 鄉下人都那麼凶，我以為他要跟你打
架；也不怪鄉下人，有時窮得很可憐，有
活路誰往城市裏奔呀；你該給他個法
子，找個事許多公館都喜歡新來的鄉下
人。

王媽 就是哪，我早就打算，打算——

大紅 這兒也得用人，你可以跟老爺提提。
王媽 回頭我就提，就像我這個兄弟，他原
來過着很舒服的日子，就因為交了壞朋
友，他受了很多苦，多少委曲，死去活
來的又硬掙掙的出來了。

大紅 出來？

王媽 從鄉下出來，大紅小姐，你明白嗎，
我意思是說一個人怎說也得活。葉小姐
，您洗過了臉嗎？

秀梅 洗過啦，鴨，我還吃完了點心！
王媽 吃完點心？

秀梅 呀，是門房里的小和給我買了兩套燒
餅果子，我就在那兒吃了。

王媽 大清早灌一肚子風，我給你弄點水去
。（她從大門下。）

秀梅 姐姐，你的氣色可不大好——昨晚我
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大紅 昨晚，你聽見？

秀梅 我看見你一個人在那兒哭，我想問問
你——

大紅 噢這封信——！

秀梅 （才想起她手里的信。）這是一個朋
友寄來的，你說他多傻，一天都等不了
剛分別了，就寫信，可是却帶來了一個好
消息！姐姐，你還是說你的，你的——

大紅 不是我要瞞你，你終久會知道的；反

正我比不了你們——你們這時候的人，
誰教老爺叫我早活了幾年，又給了我
這麼一個境遇！你看，我做錯了一件事
，走錯了一步，就沒有法子挽救，我什
麼能耐都沒有，離了別人我就沒法活著
，可是別人——

秀梅 你太小看你自己啦。

大紅 我沒有小看我自己，你知道我是個鄉
下人，我總以為我不該到這個大地方來
過日子，我不會變，別人——

秀梅 你們都很忠厚，只是這裏的住的那位
老爺——

大紅 他原本是個鄉下人，他變得很厲害，
你看他有點不三不四！

秀梅 昨晚我上吃過點心他和我說了會話，我
不知道該怎麼說；他不像鄉下人，也不
像都市的人——你說得對，他有點不三
不四。真，我們在背地裏說開別人來了
！

大紅 有什麼關係，他也明白他是怎麼回子
事！

王媽 王媽提水壺上。

王媽 （沖上茶。）喝杯茶吧，廚房連開
水都沒有預備，這還是外面泡來的，曹
師父那份懶！

秀梅 我真的渴了好半天——（她接過王媽倒
給她們的茶。）

大紅 不是我要瞞你，你終久會知道的；反

正我比不了你們——你們這時候的人，
誰教老爺叫我早活了幾年，又給了我
這麼一個境遇！你看，我做錯了一件事
，走錯了一步，就沒有法子挽救，我什
麼能耐都沒有，離了別人我就沒法活著
，可是別人——

秀梅 你太小看你自己啦。

大紅 我沒有小看我自己，你知道我是個鄉
下人，我總以為我不該到這個大地方來
過日子，我不會變，別人——

王媽 小姐，您用什麼只管說，別淨客氣不
好意思開口，委屈了自己，我從前就伺
候過你們老太太。

秀梅 是呀，我媽提你來着，她說在這兒你
會照顧我。

王媽 所以呢，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老
太太是開肺病過去的？

秀梅 肺病。她太苦了，雖然這裡的老爺常
給她匯錢去，沒有缺過用，可是她心裡
總有點事，也許爲了我早死的爸爸，常
常半夜裡她自己還在那哭着！

王媽 他還是哭！

秀梅 她有一回說過她做了要後悔一輩子的
事，有時她的脾氣還很壞——你知道害
肺病人的脾氣就是那樣，她常常給我說
起，不是爲了我，她就不會好好地活下
來！

大紅 (動心地揮下眼淚) 啊！

秀梅 姐姐，你怎麼啦？

大紅 我嗎？你說你的，我——我只可憐你
們老太太，流着眼淚過一大串日子！

秀梅 是啊，我就沒有好好陪着她過，醫院
裡又是那樣的忙，只有放假的時候能跟
她在一齊。

大紅 孤零零的不更可憐了！

秀梅 有什麼法子呢，她疼我，她不教我常
和地呆在一塊兒，她知道她的病會過給

人。

王媽 她是個很開通的女人，她念過不少時
候的書，認識比老爺他們哥三個還多的
字。

秀梅 她好像知道要死似的，她寫好了給你
們老爺的信，她不叫我在這兒呆長了，
我打算——

大紅 你還要走？

秀梅 信上說要這兒的伯父供給我一筆學費

王媽 你看見信裡說什麼來着？

秀梅 不，這是我聽吳伯父說的，媽囑咐過
我不許我偷看她的信，險有多麼要緊的
樣子。

王媽 她不願意別人知道她的事——她從來
就是這個樣子。

秀梅 我也是這樣想。

【大姑太從便門上。

大姑太 你們都在這兒，三老爺呢？

大紅 大姑媽，您也找他？

大姑太 你伯伯說有話要對他說。

大紅 伯伯找他？他一清早就出去了。

大姑太 他到那兒去啦，這鬼皮氣，真讓人
着急。

大紅 噢！

【她忽然抑止不住的哭了起來，掉首跑
了出去。

秀梅 她，她怎麼啦？

王媽 小姐，您去陪她一會兒，女孩子家心
地窄，小姐，您去看看她一點罷！

秀梅 看着她，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她說着，看她們緊張的神氣，匆忙的
跟着下。

大姑太 她怎麼啦？說着好好的。

王媽 她剛才對我說過要尋死！

大姑太 尋死！這是人命！大坤這孩子，真
作孽！

王媽 這坤少爺，大姑太，您可得說說他。

大姑太 說又有什麼用呢，他就是這樣的任
性，親老子都管不了他！

【吳坤從便門上，很無聊的樣子，看見
客廳有人，他打算退回去。

大姑太 大坤，你到那兒去？

吳坤 (站住) 我？我沒有地方去；我等着
那老小子怎樣施法寶，降伏我！

大姑太 你這孩子，總是這麼拗！不管怎樣
，你也得替大紅想想呀，我說你對她翻
底有什麼打算？

吳坤 我早已說過啦，我娶她！

大姑太 那就得早點辦！

吳坤 辦，我才不辦哪，到這個地步，我得
看看他們的本領！

王媽 這又何苦呢，坤少爺，大紅小姐說這
尋死的話。

大姑太 尋死，大坤，人就怕存下這個念頭

，萬一有個三長兩短——

王媽 你得快娶一輩子！

吳坤 我才不那樣哩！又不是我逼死她的，

有我的什麼相干呢！大姑媽，你們的顧

慮太多了，人要是疑慮得太多，非脆就

別活著！

大姑太 可也不能像你這樣的胡來！就說你

爸爸的病——你看他還能活多麼長，他

經不得事，你也要替他想想！昨晚上他

們哥兩鬧翻了，你爸爸也許已經知道你

們的事。

吳坤 知道，他根本沒有把我放在心上，我

知道他不會著我的急。

王媽 你就不怕惹起別的事情？

吳坤 別的事情？還有什麼事情！（他發怒

了）你知道些什麼？給我走，這沒有你

說話的地方！

王媽 （不服氣的，念聯着）可不，這兒現

在可很有我說話的地方！

【她從大門下。

吳坤 一個下人也這麼大模大樣的！

大姑太 你得顧念她是個老人啦，你爸爸還

挺喜歡她！

吳坤 這老東西，一肚子鬼，裝腔作勢的，

我真看不透她是什麼路道！

大姑太 人家可有兩下子，手頭上趁幾個！

——她放出不少印子錢。

吳坤 一個當老媽子的，哼，我看她和爸爸

一樣，他們的錢的來路都怕不怎樣正當

大姑太 坤，別說這種話，你爸爸的錢是做

買賣賺的。

吳坤 我知道他做買賣賺過點錢，可是你說

他打那來的本？說這些費話幹什麼，說

歸齊我有點不放心大紅。

大姑太 你還有良心，現在咱們得想法子去

「了」！

吳坤 了啦也好，那個姓斐的——我也想過

啦，她不會喜歡我，她沒有把我看眼

內，她有點看不起我，你瞧，大紅也許

全告訴她！

大姑太 她總得告訴她的，姓斐的孩子，你

就放下這份心事吧，你別忘了你自己！

吳坤 （他不伏氣）我怎樣？

（二姑太從便門入，今天她更怕冷了，

她披上一條圍巾，把熱水袋抱得更緊。）

二姑太 下雪不冷化雪冷，這天氣，一清早

，大紅又哭了起來，這份家！

吳坤 不愛呆你可以走啊！

二姑太 你爸爸還沒有死，你說不著這個話

！

吳坤 你咒他！

二姑太 我咒他幹什麼，天地良心！我知道

我是你們的眼中釘，出氣泡！我的話多

，可我說的是正理，年頭不對，我這薄

氣趕的，說話也遭忌啦！大坤，你不用

一清早就跟我發威，你得替大紅想想，

我早就說過，這樣下去不像話，你又何

苦鬧到鬧到——

吳坤 看你這一套！給我省兩句好不好！

【他氣忿地下。

二姑太 看這大地，脾氣變成這樣子！你說

，老三一早就出去了，誰知他變的什麼

戲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真怕他拿

出槍來捧玩命！

大姑太 虧你想得出！一家子也值當的！

二姑太 依你說天下不就太平了嗎。雖說他

們老哥倆是把兄弟，可是很多朋友交情

就壞在拜把子上，若不是他吃着我們，

花着我們，那紅眼酒鬼早就反了臉，哼，

才不是一家人哩！你瞧着吧，照大坤

這樣拗着幹，不鬧出什麼亂子你挖掉我

的眼！

大姑太 你的眼！

【王媽從大門上，她又披上了圍巾，看

樣子是又出去了一趟。

二姑太 是呀，你挖掉我的眼！王媽，一清

早你上那兒來着。

王媽 沒有呀，我剛跟大姑太他們說着話。

二姑太 是嗎？你的臉凍得通紅，你瞧你，

你的鞋也濕了，街上的雪化了吧？

王媽 什麼？

二姑太 你的耳朵！我問你街上的雪。

王媽 我沒有上街呀，我剛打院子裏來。

大姑太 點心做好了嗎？

二姑太 對啦，挺冷的早晨，昨晚我還沒有

吃夜宵，不像別人家——

大姑太 那你昨晚爲什麼不跟葉小姐他們一塊兒吃呢？

二姑太 我不慣！我沒有那享福的命，王媽，你到廚房催催去，看曹師父上街回來沒有？

王媽 曹師父，人家許還沒有起哩。

二姑太 真該死，叫他快點開點心呀！

王媽 (走向便門) 今天是什麼日子，都起得這麼早！

二姑太 你不是上廚房？

王媽 我先上樓給老爺回個話。

(她從便門下。)

二姑太 就知道老爺！看這鬼祟的樣子，這老婆子又不知存着什麼心思，做賊似的！

大姑太 昨天晚上獄里失了火，逃出來幾個囚犯，看她這慌張神氣，也許是關係着她的什麼人。

二姑太 囚犯，老天爺！可得小心點！這地方真不能呆了，我看看總是懸！當初我就不贊成買這所房子，大白天連個亮都

沒有，鬼氣烘烘的，又空着多半！唉，總是斜氣，也住不出什麼好來，發了財，什麼地方不好住，偏——說住大洋樓，你說囚犯會不會躲到這裡來？

大姑太 我不知道。

二姑太 哥哥買這所房子，你也不說句話。

大姑太 人家喜歡這里偏僻，安靜。

二姑太 是呀，那才是個凶宅呢。小和不说他碰過一個吊死鬼嗎，我說，咱們還得留點心，女孩子家經不得事，大紅心眼又是那樣窄，不怕！

大姑太 剛才不有葉小姐跟着她了嗎？

二姑太 總得提防着呀，吊死鬼——

(吳世平從便門出。吳世平，四十多歲，中風的毛病使他年紀看上去老得多，他的舉動遲緩顯預，說話音調也很沉濁，其間還夾着粗重的喘息，他和紀得標正相反，他有滿養，而且還很機伶，年事較高，便也多着一份的尊嚴，爲維持他「老爺」的身份，他有點矜持，但他的病使他急躁易怒，同時又給他一點工作上的便利，他剛從外面進來，很够累的，氣喘的說不出什麼話。小寶扶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小寶是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臉色不很好，身體也够弱，這沉鬱的環境，埋沒了他的天真。

小寶 大姑媽，二姑媽。

二姑太 哥，你下來幹什麼？病剛好。

大姑太 是呀，你——

世平 唔，我下來看看，老三沒有回來？

大姑太 沒有。

二姑太 他一直就沒有回來，依我看——

世平 (厭煩的) 怎樣？大坤呢？

大姑太 大坤沒有出去吧，誰知道呢。

世平 這狗食東西，管他去吧，我自己都顧不過來——我的病！

大姑太 您就得少勞動點呀。

小寶 伯伯在外面走了好半天了——不知要找什麼東西。

世平 我下來看看，難得下來的——(向小寶)

小寶) 小孩子家不許亂說話

大姑太 唉，你是忘了您的病，你得靜養才

對呀。

世平 靜養？什麼事情讓我安靜下去！大坤

這孩子，王媽呢？

大姑太 不剛上的樓，她說要給你回個話。

世平 她呢？叫她來！小寶，去叫王媽來，

真，她就不會找我？快去呀。

(小寶慌忙喊「王媽，王媽！」)

二姑太 怎麼這樣着急？

世平 你少問。

二姑太 好，我就不問，當初買這所房子的

時候，我若是多說一句話，也許不會鬧

到——

世平 這房子怎麼嚇？你說！

二姑太 白天連陽光都見不着，這是一個凶宅。

世平 胡說，我叫你少說話！大坤和大紅的事，大妹，你們早都知道嗎？

大姑太 這種事，很容易看出來。

世平 你該早告訴我！

大姑太 都怕你着急生氣，誰敢跟你提呢，你的病——

世平 別顧忌我的病，我現在知道了，不也好好的活在這兒嗎！老三呢？

二姑太 他只顧找個人的樂子去啦，做夢也許不會想到過，這渾人——若不是他親眼看見大坤打了大紅，從大紅那兒原原本本追究出來，他得糊塗一輩子！

世平 那就不怪他昨晚對我發了那麼大的火！

二姑太 他怎樣？

世平 他，他恨不得吃了我——什麼事你都要追根究底！

大姑太 你就該哥哥少費點氣！

二姑太 (忍住她的脾氣。)是呀，我真混！

【王媽從便門上。

王媽 老爺。

大姑太 王媽，你不是去找老爺嗎？

世平 你們去一趟，把大坤和大紅都叫來，

王媽就在這兒，我有話對她說。

【兩位姑太太有所會意的下。

世平 (歇了一會。)去把門關上。

王媽 (帶上門。)您怎麼下來啦？

世平 我看看。怎樣啦？

王媽 他把錢收下了。

世平 (放心的。)很好。那封信——

王媽 他說錢原來就是他的，所以他收下了；那封信，他沒有看，他拿過去撕了個粉碎——他說要和您當面算這筆帳。

世平 他不肯聽我。

王媽 他許安上這兒來，我囑咐過小和，叫他門戶當點心。

世平 老劉呢？

王媽 老劉不跟他告假了他死了個兒子；老爺，這該是下絕手的時候了，我有個鄉下的叔叔在衙門當差，要不我就找他去。

世平 不，你等我的信；還有，你把我的意思透給他沒有？

王媽 我說了好半天，我也告訴了她，他的小姐在這里。

世平 她還以為她的父親早就死了！

王媽 他說他明白，可是他說他對你再也沒有什麼通融了。

世平 他許不知道我的病，唉，王媽，我真後悔；也不怪他，只怨我自己，你瞧，

我的病，我也活不長——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的罪。

王媽 坤少爺的事——

世平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昨晚三爺和我也提起這當事，他要擠羅我拿出應給他的錢；是呀，他知道這件事，他拿得住我！大坤惹下這個亂子——老二來也好，我們得算算這十多年舊帳了；王媽，我可沒有該三爺的！

王媽 三爺，唉，說也是，誰不愛財呢，這坤少爺——

秀梅從便門上。

秀梅 伯伯，您起得早啊！

世平 是你，大紅姐呢？

秀梅 大紅姐姐在哭着，二姑媽在勸說着。

世平 她不下來？

秀梅 她說她不願意見人。

世平 她不肯見我。(沉吟地。)你在這住着，覺得怎樣？還好嗎？

秀梅 你們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過，我朋友今早給來了一封信，我打算過幾天——

王媽 你住得不安穩，你要走？

秀梅 不，我要走是因爲，他們計劃的醫院已經成功了，那裏有我的——一個職位。

世平 很好，晚上你到我屋裏去一趟，我還

有話對你說。王媽，你去看看坤少爺。
(王媽下，兩位太太上。)

大姑太 大坤這孩子，一清早又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小梅姐，我們都下來了，你還是去看着點大紅。

二姑太 大紅淨是哭，你說有什麼辦法？
秀梅 (忽然想起來。) 瞧，我去勸勸她看，醫院裡用得着這種人嗎！

【她忙忙的奔了下去。】

二姑太 什麼醫院？
世平 怎麼什麼事你都要管，這到是個法子，大坤——

大姑太 老三脾氣不好，這事也得怨大坤，依我看護着他一點，把他們成全了也就完了。

世平 老三好辦，我早已想好辦法；就是大坤這孩子，他不會聽我的話！真是年輕人都這麼任性，淨幹些糊塗事；到了我們這個歲數，落下的就全是後悔了！

二姑太 說起來，昨晚不是獄裏失了火，犯人逃出來不少，看王媽慌慌張張的樣子，我們都得小心點。

世平 王媽，你說她慌慌張張，那裡，她就是這個樣子。

二姑太 我總擔心着，你說逃出來的犯人會不會有她親戚什麼的，咱們住得又這麼偏僻，隣近又多是窮人窩。

世平 你多餘操這份心！

大姑太 你擔心還不相干的事還有個完！
二姑太 瞧，你剛才怎麼說來着？

大姑太 (使一個眼色。) 哥哥，您上樓歇歇吧，藥吃了沒有？

世平 我就去。(立起。) 回頭老三來，你先叫他見見我。

大姑太 小寶，小寶，來扶你伯伯上樓！
【小寶忙出，扶世平從便門下。】

大姑太 看，當着他你爲什麼提起監獄裡的事，讓他多操一份心，自己的家事還顧不過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病！

二姑太 喲，還是你細心，不白多活幾年。今天我是怎麼啦，當着姪子也不好，對着哥哥還是個錯！我說這點心還有日子開出來嗎？小和，小和！

【小和上，他是個十四五歲的小當差，臉色紅潤，整天嘻嘻笑着臉，他的世界就像沒有什麼憂愁的事。】

二姑太 給我買兩套燒餅果子去，鴨子都餓扁了，活到這個歲數受這份罪！要熱的呀，涼的叫我給我退。

小和 二姑，您這是一塊錢。

二姑太 不是一塊是幾塊呀，要你多囉嗦！

小和 我怕您又記掛是五塊的了。
二姑太 別擰？你這小子混！——次明明是五

塊的，你這冒失鬼，你玩喪了心，還說我記掛，不叫你賠就便宜了你！快去買呀，這都餓得直不起腰來啦！

【小和忙忙下。】

二姑太 這大的個子，沒心沒肺的，到鄉下那娶媳婦抱孩子啦。這天氣，爐子敢又快滅了，老劉，王媽，王媽！

【王媽上。】

二姑太 看看爐子都要滅了，你一清早到底忙的什麼？
王媽 (向爐子添煤。) 忙，忙着開點心呀，反正都是你們家裏的事！

二姑太 點心開出來沒有？
王媽 淨等着您去啦。
二姑太 早說句不就完了，小和去買了燒餅這日子，犯了什麼忌，怎麼是別扭呢！

王媽，你叫了他們沒有？
王媽 還有誰？三老爺和坤少爺都不在家，大紅小姐說不吃，葉小姐說剛吃過。

二姑太 回頭小和來，你叫他把燒餅果子送到飯廳去，對啦，還有找回來的錢！

大姑太 那還會差得了！

【她們下。舞台靜約半分鐘，葉筱軒從正門偷偷掩掩，新從獄里逃出來，他的眼睛發直，加以披頭散髮，鬍子老長，穿着破舊的棉褲，使人一見生怖。他原本不是一個善良人，但是很文雅。

，他念過很多古書，就這環境的淘練，他依然還存上點書生本色——很斯文。現在，他很胆怯，這客廳對他狠生疎，他正不知往那裡去好，葉秀梅從便門出，他躲藏已經來不及了，他把手伸向懷中，搶到她的前面。

筱軒（放低聲音。）別嚷！

秀梅 是你，你到這兒幹什麼？

筱軒 放低點聲，不然我就——

秀梅 你不是王媽的本案兄弟，你打算幹什麼，你說呀！

筱軒（將錯就錯。）我，對啦，我是王媽的

本案兄弟，我來找王媽商量點事，她呢？

秀梅 你該在門房等着。

筱軒 門房裡沒有人。

秀梅 沒有人？那也不該進來呀。

筱軒 別這麼大聲——

秀梅 怕什麼，你剛從鄉下出來！

筱軒 鄉下？（沉吟地。）我不是從鄉下出來

的，我給你說實話，我是打獄裏逃出的！

秀梅（吃一驚。）獄裏逃出來？

筱軒 被他們抓住，我就要沒有命！

秀梅 你到這兒幹什麼，幸虧我見過你，剛

才我看見你和王媽在一齊，不然——

筱軒 所以啦，我得謝謝你，讓我躲起來，

不要對別人說！

秀梅 你在這兒藏著也不是了局，你應該——

——這兒你就認識王媽？

筱軒 就認識她，我只求你不要管我，讓我

藏起來，你肯答應我？

秀梅 我是才來的，我是這兒的客人，我怎

能答應你！你不應該在這兒藏著，你看

這兒還有許多麻煩，你不能替王媽惹事，

也不能給和你不相干的人添小麻煩，

你得走！

筱軒 不過——我不能再出去啦，外面有人

釘上我。

秀梅 有人看見你進來？

筱軒 沒有，可是，他們會等着我出去，我

的這個情景真是危險極了你要行好。

秀梅（尤疑了。）你怎麼地入了獄，你犯過

什麼罪？

筱軒 我——我只有可以告訴你我不是個壞人

，我沒有功夫細說了，我要找個地方藏

起來！

秀梅 樓下有很多空屋子，我回頭帶你去，

你說你不是壞人我也信，剛才王媽提過

你來着。

筱軒 說我？她說我什麼來着？

秀梅 她說你的遭遇很可憐，你受了別人的

害，可她沒有提過你是從監獄裡逃出來

，看你的樣子，你一定受過很多委曲！

筱軒 我真喜歡，你是個好心人！

秀梅 不過我還不知道王媽的底細，還有你

的！哦，我藏起你來，真不知道會不會對不住這裡的主人！

筱軒（尖舌的。）你總得顧全我呀，她，

有人來了！

秀梅（慌張的。）你快藏在這兒。

【她拉開門帷，忙把他推在裡面擋起來

，小和拿着燒餅果子上。

小和 啊，葉小姐，二姑太呢？

秀梅（慌張的。）在飯廳裡了，你上那兒

找她吧！

小和 就是，葉小姐，您害冷吧？要不要弄

旺點爐子？

秀梅 不用啦——爐子我自己弄也行，你去

吧！

小和 下，筱軒探首看沒有第三人，從帷

中出。

筱軒 你是姓葉？

秀梅 是啊。你問這幹什麼？

筱軒 剛才我已經猜着你是新來這兒的——

葉小姐，我聽見那小當差這樣喊你，所

以我問問，也沒有什麼。

秀梅 你倒很明白這里的事。

筱軒 我只是聽王媽這樣說過。

秀梅 她對你提過我？

筱軒 是的。（吟沉的。）你知道，我纔認你

的母親。

秀梅 你認識我的母親，你姓什麼？

筱軒 我？哦，你回頭問問王媽的娘家姓什麼就明白了。

秀梅 你還是不肯說實話，你認識我父親嗎？

筱軒 （很不自然的，他神魂失舍了。）你父親，就是，就是那位葉——哦，我還忘他的名字。（機警的。）我只聽說過，我不認識他！

秀梅 他早就死了！可憐，媽爲他早死，苦了一輩子！

筱軒 苦了一輩子！一輩子的苦！哦！（他感動的流淚了，爲掩飾這心情，他探首看看別處。）小姐，你領我找個地方藏起來，我真怕他們一下闖了進來！

秀梅 我回頭再告訴王媽！

筱軒 不，不要告訴她，你知道，她若是知道我藏在這裡，她一定要慌慌張張的露了相，你答應我，說除我們兩人以外，不讓再有第三個人知道！

秀梅 你說我要担多大干係！

筱軒 你爲人也要爲到底呀！

秀梅 好吧，我就冒險，不過，你得答應我，你祇有機會，你就要偷偷地溜出去，你也估算沒有見過我，好不好！

筱軒 你真痛快，我們就以一句話爲定！

秀梅 你得往遠處走，越早越好！

筱軒 我聽你的，你就放心吧！在這兒我還

有點事我辦完就走！

秀梅 辦什麼事？你若是沒有錢，我可以替你籌點盤費，我媽死還留了給我很多錢

筱軒 你媽留給你很多錢，謝謝你，我不用，王媽已經給我一些，我很富裕，但是

——啊，瞧，他們要來了！

秀梅 那麼我們快走，來，這兒來！

（秀梅領他從大門下，二姑太說話聲又隱約傳來，幕隨之落。

第二幕完

佈景：吳世平的書齋；這書齋處在它邸樓上的角落上，毗連着世平的臥室。右向是通樓上甬道的一道木門，門旁外面擺着一張沙發椅，里向的角落上斜擺一張大書桌，書桌上零亂的擺着書籍，應用的文具和一盞檯燈，桌正面有一張皮墊的轉椅，椅背後有一個書架和一個保險箱，桌對面放着一張椅子。

台正面放着一張雙人沙發和茶几。牆上掛着吳世平的像片，和幾幅洋畫，正面右角是一個通臥室的門，掛着一道花布門簾，門旁安着一個火爐，爐上的水籠蒸發着水氣，使人感到這屋子的溫暖，左側並排的兩個高大的窗戶，窗下部也遮上了簾子，看得見的玻璃也滿佈着水氣，使人想到外面的寒冷，窗下是一排小書架，散亂的放着一些閑書，書架

旁有一個花盆架，盆花亦已枯萎。

【幕開時，屋內沒有燈光，窗外面的光透過沾附在玻璃上的水氣，閃爍的散着暗影的光。通甬道的門半敞着，走廊的燈光看出這屋內約略的屋廓，葉筱軒的影子在門前恍

了一恍，終於他偷偷地掩了進來，這屋子黑

，他楞了一會，他在辨認這屋子的形式，他在桌上找着，他摸着一合火柴，他劃着一

枝，照照桌上，他拿着火柴照向牆壁，他首先照着吳世平的照片，他慘厲的笑了一聲。

走廊上有了脚步声，他慌忙掩進臥室里去，

大姑太推門進，她把燈打開，看見屋裏沒有人。

大姑太 （奇怪地。）噢！

【王媽出現在門前。

王媽 大姑太，老爺沒有在屋裏？

大姑太 說是呢，他許又到下邊去了，誰在樓下呀？

王媽 誰也沒有在樓下，二姑太小姐他們

都沒有下去嗎。

大姑太 他又下去幹什麼！步履挺不利落的

王媽 就說呢。

大姑太 他趕是又不放心門戶了，老劉又告

了假。

王媽 老劉，可不，他死了個孩子；老年喪

大姑太 你去幫着他擦上來吧。(忽然的)
。坤少爺沒有回來！

王媽 連三老爺都一直沒了影子！

(王媽下。)

大姑太 (感喟的。)這一對冤家！

(大姑太到門旁看爐子，加了兩錠煤。)

(王媽和小寶攙扶世平上。)

世平 (向王媽。)行啦，不用你；你不聽

，我走得很好，我今天精神很好，不用

你扶。

王媽 惹氣色比白天可好多了。(放開他。)

「可也得小心點，這歲數！」

世平 這歲數，才不過五十多，好的人正

是這幾年才幹些倒倒烈烈的事！就這

病！老劉沒有回來？

王媽 許得明天才回來了。(向茶几斟水。)

「老爺，您喝杯水。」

世平 水！(厭惡地。)放在那兒吧。你叫

曹師父今晚睡在門房里，多個人好有點

照應。

大姑太 你不放心門戶，交待給別人好啦，

又何苦自己去勞累呢。

世平 這是我自己的事。(換轉話頭。)說

起來，我這病，還要我操心！(發脾氣

。)(養兒子有什麼用，大坤這東西！哼

，他別以為我有錢，我的錢是我，我自

己的，活著我不和他惹氣，我護他花；

等我死了，我告訴你：一個鬮子都輪不

到他的手！

王媽 您這說的是氣話，那有財產說不傳給

兒子的，您又只有他這一個！

世平 這一個！我沒有兒子，我的兒子早在

鄉下就死了。

大姑太 死呀死呀的多不吉興，您該去騎一

會，歇歇乏。

世平 不，又是騎着，耗上那張床不就死

了一樣！你看，我還喘着氣，我還要活

呀！王媽，你先去吩咐好曹師父，省得

回頭他跑了出去。

王媽 (預備往外走。)是。

世平 (叫住她。)還有，你順便把那位新

來的葉小姐請過來，我有話要跟她說；

三老爺回來，你告訴小和，也叫他先到

這來一輪——白天你不是說要回籍家，你

現在就去，早點回來，你都明白嗎？

王媽 是，我聽明白啦。

世平 你去吧。

【王媽下。】

大姑太 大坤他們到這麼晚還沒回來。

世平 頂好他們這輩子弟別露。大紅呢？

大太 大紅好多了，晚半天也下樓吃飯了；

秀梅把媳說伏啦，那孩子的一張嘴這年

頭的女孩子可真了不得！

男孩子，就說大坤，我灰透了心，錢管

什麼？錢，錢！錢治不了我的病，治不

了我的命！

大姑太 大坤學得太壞了，也是年紀輕，再

過幾年！

世平 (往桌上拿書看。)我能活幾年！

大姑太 這麼晚你還看書，你就不肯睡，也

是歇歇的好。

世平 你不用管，今晚我還沒有吃藥，你進

去把藥水拿來，就在床頭上。

大姑太進臥室，忽然驚叫了一聲，世平

登時立起。

世平 怎麼啦？

大姑太 沒有什麼，許是隻老鼠，我眼忿啦

世平放心的坐下，大姑太拿藥水出，交

世平，用水送服。

世平 (品味藥味。)那苦漿子，病！我這

病，一天喝三劑，我是喝了十年，你給

我算算，你算算看！

大姑太 怎麼啦？老年人誰沒有個病呀疼呀

的，吃點藥又算什麼！你今天到是怎麼

啦？

世平 算算這筆帳！(自語地。)也該到清

算這筆帳目的時候了。

秀梅上。

大姑太 啊是秀梅！

世平 秀梅，大紅怎樣？

秀梅 伯伯，大紅決定跟我走。

大姑 太，你們上那兒呀？

秀梅 太，大姑，你早知道我有幾個朋友，全是

大姑 太，下的一萬多信說，我一筆款子！我媽留

秀梅 太，不，大姑媽，我和我的朋友們都年

大姑 太，錢；現在還正想做點事業，倒不計較

秀梅 太，道是救濟人類，爲人羣服役的！

大姑 太，好幾，現在當醫生的錢來得真易，出診十

秀梅 太，；好幾，打打針，服點藥，五十就出了頭

大姑 太，我想，我們將來不致於這樣；我在那

秀梅 太，也很合適。

世平 你們定規好了？

秀梅 太，是的，我得等他們的信。

世平 那很好。可是你們的醫院——你把你

秀梅 太，的錢全放了進去？

世平 因爲那是我終身的事業。

秀梅 太，很好！（向大姑太。）你下去看看

世平 曹師父搬到門房去沒有？你去囑咐他們

秀梅 太，小心點門戶！

世平 小心門戶！

秀梅 太，是呀，這地方太偏僻，小心點好。

世平 您怕有壞人溜進來？

秀梅 太，可不，西頭的監獄昨晚又剛失了火。

世平 （驚覺地。）哦我——

秀梅 太，我，沒有什麼，伯伯，您有什麼吩咐

世平 請您快點說！

秀梅 太，你有別的事，那麼回頭再說也不要緊

秀梅 太，了，（好興地。）我們籌劃總有一年多

世平 要，可是，大家湊起來的數目雖然不少，

秀梅 太，的，我們的目的又是那樣；你聽，我們

世平 現在又怎樣了呢？

秀梅 太，我們得到一位慈善家的同情，他答應

世平 拿出幾萬塊錢來。

秀梅 太，那又够不够呢？

世平 說，當然，當然，這道理很遠，不過我們都

秀梅 太，信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秀梅 太，這當然可以召點資本。

世平 我說的是實話，我沒有向別人這樣提

秀梅 太，可是，我當利了錢，我恨透了他們的兒子！

世平 別，大稱，我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的，我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我的錢，我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別，這錢，我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你！這錢，我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秀梅 太，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世平 家，你這一句，我就打心裏說出來，

我屋裏有人，誰也不讓他們知道，我有話和你说！

秀梅：（好罷！）你先別走，我，我——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秀梅：（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你多謝她的熱心！）

世平：是呀，你還有報仇的希望，我的仇人門定是殺死他們！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世平：（現在，我們心里多少可以舒服一點！）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你多謝她的熱心！）

得標

債性命，半誠的罪你就不能熬！我已經殺了人，剛才他毀了我的女兒，

得標

我動動，他就敢不把我抵償人家的性命，

得標

你還怕抵償性命？你忘了你的深仇大恨，

得標

我不怕；來，把槍給我，我來替你報仇，

得標

了！你打算自殺，別那麼傻，我們想點法

得標

子！他忽然指向我：「那是我們當面，他

得標

有三！你看見沒有？那裏，那裏，那裏，

得標

有手！我治伏你，他可！老奸巨滑，他

得標

蘭蘭，我的心動了，我動了，我動了，

得標

的，我們的好過，我動了，我動了，

得標

個樂子，現在我們命在，我動了，我動了，

得標

活著，這道門，可是，我動了，我動了，

得標

他死？強強，桌上錢，有一包是你的，別

得標

走！老強，桌上錢，有一包是你的，別

得標

我！尤豫地。」我們沒有逃。」傾耳聽

世平

老三，不要怕：你做事太魯莽了，你

得標

心，別看他打我的兒子，我知道，早

得標

不，這些幹什麼？你打不開門，他們進來

得標

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得標

有人看見，我來的正好。你說，你殺他有沒

得標

「門外斧砍聲，一直刺破門入方止。」

得標

有事，知道嗎？我總得跟他回去，好漢作

得標

好漢當，你替我，我把槍還給我，好漢作

得標

不要說我命，只是，我剛才就想到過；

得標

我還有女兒，你得活！

得標

對，我女兒許就回來了，也許現在她就

得標

在外面，你答應我，你裝作不認識我，

得標

母親的事！快，你看門鈕扣開了，你

二姑

他媽的沒有氣啦！「姑起拍警甲肩。

二姑

「真有的，打得真準。」大姑太二姑

二姑

跑出門外。」「扶抱世平。」「哦，他嚇壞

二姑

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二姑

去呀，「著急地。」「叫老劉，你也行，你

二姑

他們抱世平進臥室。」「小和，小和！

二姑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二姑

「強飾地站起。」「我——我在找一點

二姑

秀梅，他不要緊？我簡直！唉！

二姑

看，他剛才還喊着你的名字，你快進去看

二姑

哦，我對不住他，我會煮下這個禍

二姑

！她忙進臥室。」「爸爸這是誰？

二姑

「這是我！不要說，不要對別人說。」

兒童健康問題

急性與慢性消化不良症

問：在孩子們，消化不良有幾種狀況呢？

答：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急性消化不良幾天便可以好，慢性消化不良症，能夠繼續幾星期或幾個月。

問：那一種消化不良症最容易嚴重的傷害子孫們的健康呢？

答：慢性的消化不良症；因為病源既未認明，往往繼續幾個月和幾年不止。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有什麼病狀呢？

答：這些病狀都是人所共知，和容易理認的，就是嘔吐，肚子痛，大便有不消化的東西，往往發熱，並且困難異常。因為這種病症平常能查出相當的病源，病源除去，病就好得快了。

問：那麼急性的消化不良的尋常病源都是什麼呢？

答：時常是因為飲食過量，隨意多吃某種不相宜的食物，或是在疲倦之後盡意吃飯，急性的消化不良症往往是遍過染患急餘病症的開始朕兆。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怎樣辦呢？

答：人們應當記着主管消化的各機關暫時完全停止工作，所以要緊的事是要用有力的瀉藥，如草，臟油把一切未消化的食物從腸部裡清除。胃部平常已用嘔吐方法自行清除了。一切食品。應當停止十二小時至三十六小時，以病的輕重為標準，祇可飲水。

問：這個問題終止，就入手平常的飲食妥當嗎？

答：不妥當。這種辦法差不多一定引起第二次的消化不良症。起出只能用藥，稀粥，頂極淡的奶或乳清。孩子的胃口和消化力進步，他的飲食可慢慢的却是漸漸的增加，但是多半的孩子們必須經過一個星期或十天才能恢復全部的飲食。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都是什麼呢？

答：這些病狀雖然常見，却不容易辨認，往往認錯了。平常有普通的病狀，如不舒服，睡覺不安，咬牙，煩惱，困憊，喪失重量，和貧血病。此外還有局部的病狀，腸胃發炎肚子痛，腹部膨脹，便秘，或瀉肚，大便帶粘液，氣有惡味，舌頭有苔，食慾不振，或胃口失常度，或無定性。這種病狀往往錯認為腸部有虫。

問：慢性消化不良尋常原因都是什麼呢？

答：普通是餵哺程序不良的結果，就是久用不相宜的食物，或餵哺的方法不相宜。像引誘或強迫進食，快吃，嚼的不够細，兩餐中間吃東西，准許孩子隨意採選食品，即如所吃的偏重一種食品，所應當認爲不相宜的食品有任意吃的糖製品，附如食品等等，用未煮資的食品，尤其是穀類，菜蔬，或生陳菓品。

問：一種飲食或一件食品也使孩子致病，就證明這種飲食或食品是與孩子相宜可以嗎？

答：不可以。許多人餵哺孩子的唯一方針是若所用的某種食品不使孩子致病就是可用，這是很不正確的原則。要採用滋養兒童身體的食品，使消化機關負力最少，是較好的原則，換句話說，凡屬經驗證與多數兒童有害的食品要一概除外。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應該怎樣辦呢？

答：這個比較治療急性消化不良症更困難，因為慢性消化不良症是由於平常久用不相宜的食品，或餵哺的方法不良所致，要治療成功，必須查明和察除致病的原因才能有效。

問：有沒有藥物可以治療呢？

答：當然有，最有效的藥，必須服用正當胃腸的消化和吸收機能，並且藥性和平，適合孩子們服用，唯有若素是胃腸藥中最有效。藥性最和平的內含營養素特別豐富——因為胃腸等的臟，必須營養素充足，新陳代謝始能活潑，始能有健全之消化力，且若素內有大量酵素數十種，最能賦活消化機能。孩子們如果時常服用，可以避免胃腸一切病症。且若素藥性和平，不苦不辣，無過量之弊，孩子們服用最為相宜，如能每日以十餘片給孩子們作零食，則孩子們身體活潑，較以往更為健壯。

中國文藝

第七卷·第六期

(第四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張 鑾 室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文字不轉翻
刊字得載印

本刊定價

購法	零售	預定每卷	預定全年
冊數	1	6	12
定價	0.50	3.00	6.00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恕不刊登。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揭載後，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爲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揭載後，略致薄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本刊廣告價目

月 1 回
130.00
100.00
95.00
80.00
70.00
40.00
25.00
50.00
40.00
35.00
25.00
20.00
30.00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爲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爲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爲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維他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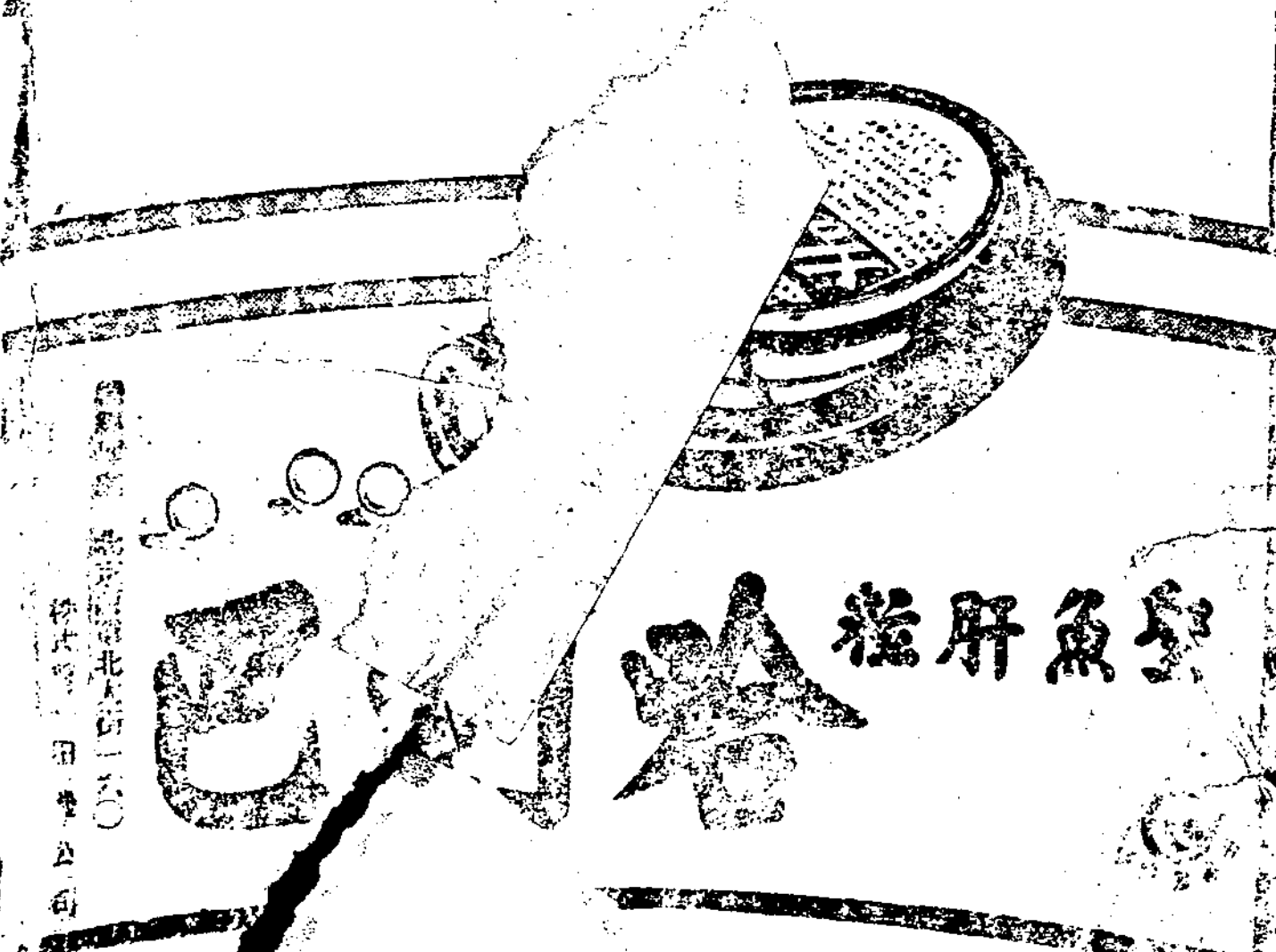
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担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2066

中華民國卅貳年

九月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北平一〇一〇

中華民國卅貳年八月七日 中國文藝